

國粹叢書第二集

中冊

張蒼水全集

國學保存會印行

張蒼水全集卷八

奇零草

寄紀石青 乙未

憶昔公車歲在午。太乙飛旌挂河鼓。閩南紀生豈其儔。搏風遂奪吳剛斧。余亦持鋒起越中。謬於文章稱跋扈。乾坤排蕩會有人。日月沈淪忽無主。言也左袒一奮章刻本

呼。五千甲盾色如土。斯時屬縣望漢官。君獨躬耕吟梁父。終繻不棄意何深。賈組長擢節殊苦。迨余收燼赤堇山。錫涸銅乾抑何補。低眉始作下邳遊。屈指誰向中宵舞。短衣皂帽乍相逢。濁酒素筇安足數。予理能令萬象開。鴻文直並三墳吐。別來國步尚滄桑。藉甚襟期在幹蠱。聞君曳履近夔龍。笑余袂衣逐罷虎。寂寂溫劉竟屬誰。悠悠絳灌徒為伍。歐越予雲自卷舒。勾吳落月空分割。何時功成歸去來。重與尊前說破虜。

秋懷三首

秋色來何許。滄江對晚潮。宜人偏淡蕩。似我總蕭條。隼翮憑誰健。狼心尙爾驕。也知雲意薄。聊自擬丹青。



屈指金行半。流光不我予。鱸膾味信美。雁足耗全疎。客散黃金盡。兵飢白粲虛。只愁綿

力弱。何以挽。

章刻本
作慰

皇輿。

天方尊肅氣。民已苦兵聲。高枕真無事。扁舟似有情。靜同仁者壽。隘得聖人

章刻本
作之

清。遣放應如此。毋勞造物爭。

大安沙坐風雨復疊前韻三首

風雨添新漲。荒洲幾尺潮。場禾愁滯穗。渚荻響叢條。茅舍炊烟淡。篷窗暝色驕。秋颺母

乃妬。未敢說摩霄。不解因人熱。新涼忽起予。單衫輕自好。雙鬢落應疎。冷暖秋中節。升沈覺後虛。九州多

怪事。無賴

章刻本
作復

問堪輿。

尋常悲旅况。可復雜秋聲。砧杵千家夢。蓴菰八月情。寒蛩啼露重。健鶴喜霜清。始識乘除理。予心了不爭。

新河口雨泊二首

案章刻本此詩列
之庚子黃節識

一水真衣帶。今行報幾籤。迴颺何震盪。飛沫更廉纖。嶺岸潮聲壯。膠舟風勢嚴。叢祠堪

蔽雨分旅向山尖。

四時冬不用。况乃問舟程。自與泗人伍。翻章刻本作還。令颺母輕。枯槎粘水骨。虛枕挂魚睛。珍重陽侯意。母勞費送迎。

遊龍教寺 案章刻本此詩列之壬辰黃節識

雲林次第望中收。碧瀾清泉曲曲流。山勢有情留古寺。海潮無意到孤洲。素冠獨刻章

本作許黃冠。伍芳草。渾同衰草愁。自覺行藏章刻本作蹤。猶廓落。五湖烟雨釣魚舟。

再入長江 案趙譜及章刻本此詩皆列之甲午以為再入長江乃甲午事趙譜且援全氏神道碑銘言之極詳似宜從之黃節識

江聲萬古似聞鼙。天險依然渡水犀。涿鹿亦曾章刻本作會。經再戰。盧龍應復待三犁。瑯

弓挽處驅彘武。鎖甲擐來失白題。兵氣只章刻本作至。今猶未洗。自慚無計慰雲霓。

答紀石青年丈二首

秋雲一片自蒼涼。千里鴻心對夕陽。蘭蕙年來宛似雪。蒹葭露下正為霜。驚開尺素干戈淚。賦得聯珠襟袖香。解道安危關出處。可能無意掃天狼。

十年心事半江湖。浮泊真同章刻本作猶。五石瓠多難。交遊渾陌路。至尊警蹕尚泥塗。已

知世態。供談虎。豈爲微名重。憶鱸早晚封。題通動定報。余旌旆指勾吳。

七夕同諸子限韻

淡淡明河帶露痕。驚秋長自問天孫。斗間槎到應非誤。壁上梭停章刻本。日莫論興作勝。至正須浮玉。翠愁多何必弄銀盆。年年此夜傷離別。獨有西風識故園。

送程嶼嘉將軍還閩南

聞說君廬傍若耶。却從閩嶠問歸槎。十年許國懸旄節。千里徵師點鬢華。過越新霜憐客冷。留吳舊雨悵人遐。興朝會有掄侯賞。莫羨東陵五色瓜。

歸思寓郡望姓氏丙申

兵甲破章刻本。天來邱樊亦改氣。中田一揮手。十年悲捐棄。四晞髮扶桑津。希蹤渺無儷。胡已歲寒心。古今迴自異。明苙月挂霜口。辛禽沒雲際。悵悵章刻本。嘆遠刻章。余本作。行。人生竟安寄。張交游漸爲乖。父書將終章刻本。廢幼穉儼成行。刀環徒縈絮。糸等身五嶽間。寸土焉留滯。睹物起離情。日斷歸鴻易。箸

楊芳生以徐闇公高弟浮海來晤於東甌爰贈一章

楊生美髯白接羅。來自雲間映少微。自言年少曾問奇。南州高士則我師。南州迢迢不可極。且去杖藜看山色。永嘉山水稱妙絕。君獨掉頭噴耳食。既疑雁宕構虹橋。復怪龍湫剪蛟綃。着履扶筇何太苦。丹崖翠嶂枉相招。古人相馬惟相骨。今君看山但看笏。想君胸中自有五城十二樓。安用巵舞鬻飛之突兀。楊生能酒復能棋。酒章刻本不分有亦字。賢聖棋章刻本。不辨雄雌。左手一枰。右一卮。掀髯大噱。誇兵機。兵機無過古遁甲。君已稍稍知涉獵。願君章刻本。持此覓封侯。男兒豈肯長彈鋏。君家子雲太糊塗。那曉春陵赤伏符。今君不向亭。老差章刻本。勝當年莽大夫。作羌

登菩薩頂

絕磴凌虛嵌佛龕。捫天拄笏恣豪探。蒼茫遠水橫空碧。歷亂羣峯倒蔚藍。雙屐俄從雲章刻本。漢落一拳章刻本。幾與石梁參。如來肉髻應非幻。最上何須駕鶴驂。作銀

贈傅惕菴二首

多君姓氏章刻本。動芳郵。一揖高踪豈暗投。經濟東山殊未起。文章北海迴章刻本。無儔風塵握章刻本。手沾衣袂。霄漢論心睨璧鈎。更向尊前問鄉土。幾時扶醉六橋章刻本

遊。

孤劍蒼茫十載餘。扁舟東過重躊躇。黃金客散韓何在。白璧人歸趙自如。大澤魚龍聊混跡。中原豺虎正端居。莫嫌介子勳名晚。麟閣而今席尚虛。

一紀

一紀戎衣有寸塵。到來江漢只孤臣。龍編未達劉琨表。蛟島空存豫讓身。甑墮妻孥復惜劍。懸朋友更誰親。頻年慙負蒼生望。敢向桃源別問津。

即事有感

久已浮萍寄此身。倦遊何意轉風塵。即看蓬鬢難逢世。况到灰心懶應人。一旅尙堪扶共主。百年誰肯鑿孤臣。也拚海岸投簪去。自有桐江足釣緼。

夢中得句云。集候秋蟲偏解語。失途老驥亦長鳴。意似有感起而成之。

一枕新涼夢自清。詩甓偏向睡魔生。從來物態蜉蝣似。未必人情蝴蝶輕。集候秋蟲偏解語。失途老驥亦長鳴。世間何限榮枯跡。底事通人眼劇明。

重登秦港天妃宮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羣山依舊枕滄洲。風雨蕭然雜暮愁。梅蕊經寒香更遠。松枝帶燒節還留。荒祠古瓦興亡殿。絕壁迴潮曲折流。身世已經飄泊甚。如何海外有浮鷗。

吳定西侯墓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牙琴碎後不勝愁。絮酒新澆土一坏。冢上麒麟那入畫。汀前鴻雁已分儔。知君遺恨猶瞠目。似我孤忠敢掉頭。來歲東風寒食節。可能重到剪青楸。

中秋同賓從小飲步朱夏夫韻

二首案此二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海若秋高賦壯遊。開尊此夜景全收。坐來爽氣原蕭散。醉後清光可拍浮。拾桂不妨同着屐。傳柑何惜且擎甌。年來戎馬眞塵夢。坐嘯輸君已一籌。

盤空雕鸞恣天遊。極目雲霄淚未收。幕下風流名自擅。樓中月滿興誰浮。行廚玉糝無兼味。促席金莖更一甌。佳客莫須嫌草貝。欲從樽俎問前籌。

送陳立之還閩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路江一別楊空懸。滄水槎來意惘然。君較虎頭原獨步。我甘龍尾尙高眠。天聲到處憑揮羽。國恥談間欲置鉛。若問歸帆何所載。祇應圖得越山川。

寄遠

寒燒荒原映夕烽。海槎猶阻石尤風。故園梅信今何似。可有鴻書雲外通。

丙申除夕

亂後年光似客郵。每逢蜡日越生愁。傷心繞樹猶三匝。屈指浮章刻本作靈槎已一周。國事存亡關正閩。人情冷暖逐春秋。啣杯却問東皇信。應為催花出嶺頭。

丁酉元旦余駐師秦川

丁酉

閩國旌旗越國船。春風奚俸到江天。未能捧日真虛歲。且復占雲似往年。辛苦椒盤一紀後。衰涼菱鏡二毛先。夜來見說旄頭闇。拂拭吳鉤競祖鞭。

客有談故園花事者感而賦此

案章刻本賦此作有賦又此詩繫之乙未黃節識

故國春應滿。花枝解照人。馱笙還出郭。燒笋或呼隣。此事真無價。吾行未有津。繁華豈不愛。天步屬艱辛。

愁思

案此詩為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楓葉殘。江秋漸橫。楚臣芟制。正寒生。晚香愛插黃金菊。倚醉思調白玉笙。風急龍鼉吹。

浪走雲高鵬鷲望空行。欲知我獨淹留意。露掌西京無限情。

舟山感舊

四首 案趙譜此詩
繫之戊戌黃節識

孤雲兩角委漁磯。極目滄桑事已非。隔浦青燐相揜映。傍溪紅雨自霏微。檣鳥轉逐危。舟宿社燕空尋舊。壘飛獨有采芝人。尚在。天荒地老不知歸。

十洲三島憶登攀。煙火仙

章刻本
作山

原半闌闌。豈意晉陽仍禍水。枉傳越絕有神山。荒

城睥睨眠還立。虛殿罨罨廢莫關。誰與海翁爭地主。到來却讓白鷗閒。

江臯烽盡燼猶紅。獵火巋然滿故宮。樓閣總隨蜃氣散。鼓鼙迸

章刻本
作井

入角聲空。田

橫島上淒涼。月杜若洲前零落風。翹首靈光何處是。五雲應復捧南中。

島嶼

章刻本
作樹

微茫兵甲殘。千年碧血恨漫漫。空村人跡疑毛女。野寺僧閒說漢官。獨

喜亡秦三戶在。翻憐興夏一成難。只今漲海胡塵裡。莫作當時天塹看。

春雨望茅舍炊烟限六魚韻

江村煙雨復何如。野外人家雲外居。松爨蒼茫

章刻本
作寒

春社近

章刻本
作杜曲

茄櫨清迥

古秦餘水雲半入漁樵宅。煙火堪傳風俗書。最愛陰晴剛社日。啣泥小燕傍精廬。

島上祀竈

絕島寒宵亦薦陰。聯從越俗祀非淫。曾聞五祭尊益盎。却憶西歸賦釜鬻。老婦偷能來絳節。少君空說致黃金。只憐漢臘無多地。拍葉梅花自古今。

維揚姜張二友浮海來訪賦贈

案章刻本訪字作唔黃節識

廣陵春擁雪濤來。萬里江聲亦壯哉。忽訝龍文臨越嶠。何須駿價起燕臺。陰符欲捲滄溟闊。借箸能令瘴癘開。帝室只今還卜臘。飛熊好待後車回。

戊戌元旦

戊戌刻本所無黃節識案此詩為章

扶曦初拂上枝寒。曙海春回歲月寬。塞柳江梅看次第。朱旗玄鉞影闌干。獨驚馬齒垂垂長。却抱魚腸細細看。要識嵩呼南極近。而今天末是長安。

吳子佩遠遊雁蕩歸備述名勝因為詩記略亦志余企望之懷也

名山繫慧業。遐覽情亦怡。恭聞永嘉勝。拱揖乃失之。吳子骨森秀。獨往良所私。白衿破蒼煙。短筇橫指麾。歸來氣色驕。風光生鬚眉。磬折前問訊。抵掌登眺奇。雲根插萬笏。一攀青霓梯。霞轉證道衆。妙來參差靈巖割。元氣陰洞礙。朝曦巖中何所有。
章刻本

萬象迸葳蕤。林立丈人峯。高冠肅威儀。危岑古形容。箕踞各隨宜。洞中何所妙。複道夾
軒墀。宛轉石竇間。髣髴陰風吹。居然天地房。日月安敢窺。更復捫浮屠。寂觀豁天機。老
僧相候門。爲告山靈知。章刻本 外疑飛柯攢石棧。叢棘闕。章刻本 作一天池所以廻。雙屐恒
懼鬼物揮。章刻本 作神詒但見飲長虹。蜿蜒挂翠微。時或展湘簾。散作千珠璣。聞言殊曠
兩腋出寒颺。豈無濟勝具。而爲塵鞅羈。拍手問愚公。茲山詎可移。

歲在戊戌余行年已三十九矣撫時感事遂以名篇

人生百歲安得有。我今草草三十九。猶憶中原蕩赤風。結束辭家歲在西。銀魚嘗挂鐵
襴襦。金馬長懸玉七首。江東霸氣倏蕭條。純鉤繡澀沈槍朽。縱橫露布浪飛書。突兀星
槎莽犯斗。風雲縮胸帝應嘖。日月膏盲鬼亦吼。丈夫意氣豈勳名。何況文章等芻狗。頭
顛如許可奈何。慷慨悲歌還自詬。太史公。牛馬走。鯨涎蛟沫日攢眉。虎符龍節憑誰手。
擲揄齷齪里中兒。曩曩黃金竊。章刻本 作窮佩肘帶礪山河安在哉。五侯空縮龜文紐。自
昔英雄多妙年。隆中圯上相先後。如彼南陽鄧仲華。丹青獨畫雲臺右。其人鬚眉尙宛
然。咄咄微軀眞敵帚。古來何代無廢興。雌伏雄飛更某某。上不爲富春澤畔羊裘翁。下

即為山中宰相。天子友不見。故侯原上瓜。請看徵士門。前柳誰能出。處兩無憑。獨千秋笑雞口。莫論兵且飲酒。令人爭羨。古人賢後人。亦羨今人否。

絕炊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壬辰黃節識

炎涼雖世態。不信在同舟。自是梁間燕。真如水上鷗。婢原無赤脚。僕已鮮蒼頭。亭午炊烟絕。何能免百憂。

得姚興公書以舫音集見寄

二首 案章刻本題下有自注法號耀公六字黃節識

何處纖鱗至。瓊雲落滿函。虎溪聞卓錫。鷺島憶歸帆。詩律隨人老。禪鋒已不凡。慚余座夢在。兀兀趁征衫。

救世嗟無具。為僧亦自嘉。只愁新舊雨。總作暮朝霞。楓落江煙澹。梅橫溪

案刻本 作漢 月

島居八首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亥黃節識

天地勞何

章刻本 作何勞

甚空山足息機。辛黃悲鼎沸。蒼莽看帆飛。誤世芙蓉劍。撩人薜荔

衣。迷途知未遠。還復臥鳧磯。

島事幾滄桑。何勞更辨亡。人能扶日轂。我且挾雲囊。傲骨甘鷗鷺。雄心怯虎狼。誅茅還
關土。海外有封疆。

古賢多大隱。豈必盡攀龍。所惜辜三輔。其如礙兩雄。計疎憑鑿錯。道廢漫書空。仰止羊
裘客。千秋一冥鴻。

山中仍逐鹿。却喜少雄雌。蛋戶供新錯。蜃樓獻祕嬉。鑿坏聊偃蹇。拜石故支離。試問門

前雀。章刻本
作鶴何如翟尉時。

閨闔不可極。投荒小有天。行藏疑橘叟。變化媿梅仙。野火漁燈外。樵風雁字前。到來生

百感。章刻本
作太息理詩篇。

浮槎非我好。戀戀爲衣冠。豫讓橋應近。田橫島正寬。蘆中長罄折。圯上獨盤桓。雖未成
嘉遁。人呼管幼安。

十洲曾卜築。師過毀章刻本
作化爲薪。荆棘任公宅。蓬蒿夸父津。老聾章刻本
作聾避客去。

舊犬逐人親。不忍乖初服。茆檐日又新。

鳩工嚴部勒。治屋亦猶兵。據水軒轅法。依山壁壘橫。短垣繚却月。中齧貫長庚。只此扶

桑國居然細柳營。

解艇行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癸己黃節識

乘。解。艇。載。餘。腥。提。鉦。擗。鼓。走。風。檣。滿。船。兒。郎。抹。額。黃。人。言。若。輩。真。鷹。揚。飢。則。攫。人。飽。則。颺。江。村。雞。犬。絕。鳴。吠。老。稚。吞。聲。泣。道。旁。罄。我。餅。中。粟。使。我。朝。無。糧。斷。我。機。中。章刻本作上苧。使。我。暮。無。裳。我。亦。遺。民。事。耕。織。當。身。不。幸。見。滄。桑。入。海。畏。蛟。龍。登。山。多。虎。狼。官。軍。信。威。武。何。不。恢。城。邑。願。輸。夏。稅。貢。秋。糧。

泉穴魚

南有鮒魚實生泉穴。臣於龍君。鼈行仰沫。水族失歡。暴腮弗章刻本作勿活。豈其擾鱗。貪

餌故

章刻本作欲絕。

庖焚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己亥黃節識

已自傷餘燼。何堪章刻本作勞廚傳災。早應章刻本作成防厝火。空復冀燃灰。鼎俎渾輕擲。

盤盂且盡隳。明朝添菜色。那得爨烟開。

喜從弟至兼寄中表

玄雲蕭瑟望鄉臺。雪影霜聲雁自哀。消息鴟原家難後。行藏蜃市國仇來。孤踪橫被黃金笑。晚節爭禁白髮猜。回首故園華萼冷。誰知三徑總蒿萊。

清明感懷 案章刻本此詩緊之乙未黃節識

江天小雨恰清明。杜宇聲中故國情。傳蠟祇成前代事。藏烟何意異章刻本時名蓋

蒿三徑荒應廢。松柏千年黯自驚。狸首只今傷暴露。一杯空擬醉章刻本佳城。

王師北發草檄有感 二首 案此詩章刻本緊之乙未考乙未無王師北發事當從全譜戊戌五月滇中分道出師因有是作黃節識

似聞天地悔瘡痍。片羽居然十萬師。走檄故嫌玩瑀拙。射書正覺魯連遲。丸中但說明三表。麾下寧忘試六奇。要識遺民垂涕處。當年司隸有威儀。

期門取次出貔貅。首路軍聲胡騎愁。何獨止戈非廟算。還應聚米足邊籌。嚇蠻事往疑虛語。論蜀才窮媿老謀。自古殊勳歸躍馬。幾人談笑得封侯。

舟次三山 案此詩及下盡江詩趙譜與章刻本均緊之丙申是年蒼水軍於秦川故有入閩之作然考全譜戊戌蒼水會延平克復樂清

等縣則戊戌亦嘗入閩此本緊之戊戌亦與全譜暗合也黃節識

每擁旄旌欲淚潛。萍踪無奈又三山。才非命世空沈族。事尙因人亦強顏。猿鶴秋深刺

本作悲別岫。魚龍夜舞。章刻本。泣間關。途窮未就行藏計。華髮朝來已半斑。

壺江即事二首

倦飛無路且投閒。滄海人來第幾灣。真覺壺中留日月。猶疑畫裏對江山。章刻本。

蛋戶還相笑。偃蹇柴門長自關。閩越波濤千里關。那能有夢寄刀環。

壺天乍可一枝安。畏壘危機轉自嘆。駭浪扁舟輕似葉。重圍匹馬跳如丸。創深已信傷

弓。數痛定應愁捲土。難但使胡塵終隔斷。餘生猶足老衣冠。

五月既望行營恭祝監國魯王千秋有感

寥落吹臺望紫宸。上觴此日正千春。乾坤縹渺靈光殿。江漢滌洞黯黶津。一自玉輿蒙

霧露。遂令金鑑轉風塵。可憐節下遙稱祝。章刻本。獨有瑤池舊從臣。

冬懷八首 案章刻本 作戊戌 冬懷八首 黃節識

故國平陰迤 章刻本。未開。蕭條景物總堪哀。龍蛇蟄伏 章刻本。天方屈。草木凋殘

地亦災。禿節誰留蘇武。名流幾上李陵臺。賓鴻獨解朝宗義。依舊隨陽渡海來。

九邊鎖鑰斷胡烽。膠纒先朝費歲供。猾夏已無秦塞險。防秋豈復漢家封。黃河凍解應

穿起龍。寄語金微多。舊戍草。回崖海。揚枯蓬。折爲誰從。

鍾山紫氣隔黃塵。石馬金鳧倍愴神。縮酒不聞供楚子。藏冰空憶典。章刻本凌人雲

寒輦道橫毡帳。火照臺城臥鏡輪。賸有孤臣依漢臘。海天何處答明禋。

滇池洱海拱行畿。玉輅遙。章刻本巡正式微。薏苡林間。章刻本屯組練。空樹花底。

度旌旗。中朝夢遠難歸節。大澤寒深少賜衣。矮首嶺頭春信好。南枝爭似北枝稀。

清角悲笳思黯然。長因滄海問桑田。越王臺榭風雲。章刻本暗禹會冠裳。日月鮮。黃

屋建時曾割據。朱弓。章刻本受罷亦依遷。只今冷落蛟螭。章刻本窟。雪夜徒吟鬼

苑篇。

樓船戈甲自羣雄。指顧扶桑可挂弓。豈意空填精衛水。頻年猶御石尤風。田橫避去偏

多客。徐市歸來恐似翁。見說斗杓回北陸。敢將消息問蒼穹。

何須南國更招魂。甌脫江山幾處存。豫讓有身還未漆。婁離無族已先燔。最憐燕子來

孤島。獨負梅花到故園。縱使鬢眉仍健在。炎風朔雪不堪言。

朝職慘淡夕飢寒。痛飲豪吟且自寬。萬里孤槎真汗漫。十年長劍纔。躡先鞭。未許終

章刻本
作先

輸祖前箸。何妨借報韓。安得三塗還帶礪。却令百越盡衣冠。

聞行在所遣使至營宣諭有感

二首 案此詩為章
刻本所無黃節識

傳聞使節下牂牁。天語啣來識聖波。南國衣冠猶似昔。北門鎖鑰竟如何。時危還說依銅馬。道阻徒勞想玉珂。料得楓宸能燭遠。黃麻紫綵不須多。

頻年東國賦無衣。百越依然守六飛。彤管幾曾參講幄。干戈空復仗戎幃。時余官少
司馬兼學士徵師已審皇情重。掃境猶慚臣力微。從此羣材須努力。星輶到處即天威。

徐閣公入覲行在取道安南聞而壯之

二首 案此詩為章
刻本所無黃節識

益部星文紫氣躔。遙知雙鳥去朝天。孤臣白髮還投闕。眞主黃衣尙備邊。五嶺折衝春瘴癘。九溪舊闢漢山川。旌旗只在昆明裏。好說中原望凱旋。

萬里行朝古夜郎。從龍敢復憚梯航。使車合浦愁風黑。賈舶交州怯日黃。白馬侯王今異姓。青牛令尹久炎荒。多君不負溫劉約。玉佩先歸銅柱旁。

寄金二如兼訊朱建武

案此詩為章刻
本所無黃節識

越絕衣冠已入胡。年來故老盡瞻烏。吹簫江上虹誰變。栖甲山中月自孤。似我鬚眉還

戴漢多君。姓字欲逃吳。羣豪獨有朱家在。猶向西京結客無。

送客還里門 案此詩為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鑑湖揮手十年餘。里社誰尋舊草廬。今日相逢皆後乘。高風端不為長裾。臯比暫向龍門設。塵尾聊從虎帳舒。惆悵君歸當雨雪。故園梅信復何如。

濱海居民聞余生還咸為手額且以壺漿相餉余自慚無似何以得此於輿情也

案此詩章刻本繫之已亥當是江甯之敗成功入海蒼水至無為州棄舟登岸復歸臨臺之時此本列之戊戌殆誤黃節識

虛名浪說逐羣雄。垂翅何心得楚弓。每把金魚羞父老。豈應竹馬笑兒童。衣冠不改秦時俗。雞黍相遺晉代風。正覺漁樵多厚道。不將白眼看途窮。

野人餉菊有感 四首 案章刻本此詩題下注云元校一本作餉菊索題甲辰在獄室之作細釋詩中無獄中語恐非甲辰作黃節識

戰罷秋風笑物華。野人偏自獻黃花。已看鐵骨經霜老。莫遣金心帶雨斜。

柴桑杯酒寄東籬。種菊書成在義熙。今日風光如昨否。殷勤且自把花枝。

嘗言愛菊耐霜威。晚節都甘與世違。章刻本自愛字只恐秋來容鬢章刻本改。幾

人插得滿頭歸。

天寒萬木盡悲秋。誰殿羣芳鬪未休。寄語黃花應努力。須知搖落有黃州。

張蒼水全集卷九

奇零草

代內人獄中有寄已亥

國破已飲泣。家破復間關。自君之出矣。妾媵君亦繲。兒女雖有情。不在別離間。上堂潔
 脯脰。下堂代斑斕。知君驅汗馬。豈敢怨紅顏。夷官張羅網。忠義委草菅。奄忽大椿謝。君
 滯滄海灣。兀然生死魂。并作鮫珠潛。君行實膚髮。奔跳安所還。妾自感百罹。飛蓬任雙
 鬢。衰門既零落。空閨誰貞艱。哀哉井臼婦。終年困狴犴。非不輕微生。將離實且辱。圖扉
 滋味惡。燐青碧血殷。古稱東海婦。嚴霜暑露斑。胡天嘗夢夢。莫辨玦與環。如何貫索星。
 獨照望夫山。視彼磨笄峯。高名良可攀。難將妾巾幗。來佐君羽綸。報君還祝君。旂常樹
 人實。

擬答內子獄中之寄

案趙譜及章刻本之寄作有寄又趙譜上
 首及此首均列己亥與此本同黃節識

盛年不惜別。客久始懷慚。我非蓬蒿人。江湖遂屢淹。况復避豺虎。誰能解征衫。孤雁自
 西來。彷彿墜書函。書中寄珍重。書外淚重緘。章刻本恍見閨中秀。吞聲寫素練。卿今

陷虎穴。雙魚何從探。珊珊魂魄來。關河諒非諳。棘林魑魅鄉。骨肉各生嫌。稚子亦囊頭。狼狽形影兼。憶我初行役。兵戈未解嚴。驅馳悲九折。輾轉歲華添。白雲空繚繞。長此傷鳥脚。水鷗雖忘機。安得此鷓鴣。名教自束躬。柔情非章刻本所就。憐卿持門戶。鼎俎心已甘。豐獄有埋劍。紫氣若煙炎。莫邪獨掩抑。干將慘不銛。神物庶終合。造化焉能殲。生富挽鹿車。死當駕雲驂。

生還四首

案章刻本列之已亥
與此本同黃節識

落魄鬢眉在。招魂部曲稀。生還非衆望。死戰有誰歸。蹈險身謀拙。包羞心事違。江東父老見。一一問重圍。

痛定悲疇昔。江臯滿陣雲。飛熊先失律。騎虎竟孤軍。鹵莽焚舟計。虺隤汗馬勳。至今頻扼腕。野哭不堪聞。

本以揚旌去。胡爲棄甲旋。名城空繡錯。故老盡株連。百折終何補。千秋尙章刻本復憐。亦知收燼易。蕭索媿金錢。

奔北誰能殿。圖南我亦迷。翻令百步笑。未得一枝栖。孤島搖烽燧。登壇恃鼓鼙。風雲蹙

跌後無計展霜蹄。

送邱含山還長亭山房

案章刻本題下有自注邱舊任中書舍人九字黃節識

投者猶垂橐。忘歸未拂衣。江山雙淚迸。家國寸心違。作客悲王粲。爲郎憶紫薇。入林還悵望。吾道已全非。

浮蹤同含山感賦

案章刻本浮蹤作萍踪含山上邱字又此詩列在上首之前黃節識

蕭瑟干戈事。浮踪已似萍。半牀留破席。一室欠疏檣。霜月窺人白。漁燈入夜青。天涯知已在。猶自嘆零丁。

己亥閏元宵賦排律十四韻

案章刻本題無己亥及賦字黃節識

獻歲杓頻指。良宵箭獨稠。東皇添玉厯。南陌駐銀駒。莫葉章刻本應雙吐。椒花已兩

浮。小年燈市永。午夜漏聲悠。月令初中節。風光第章刻本幾籌。蟾輝看倍皎。鶯語聽

全流。復擬傳柑會。偏宜秉燭遊。流黃連夕怨。拾翠隔旬愁。柳弱先披拂。梅寒故逗遛。乾

坤分正閏。夷夏辨春秋。只此尊天統。因之念帝憂。耗磨何足論。伏臘豈相謀。金鑰方重

關。銀缸可再篝。香塵冉冉去。歌吹幾時休。

閏元宵限十四鹽韻

案章刻本閏元宵上有已亥二字無韻字黃節識

每惜春宵未可淹。天留倒景上元添。燈毬前度何時再。簫鼓平分此夜兼。靈雨故遲桃李候。香風仍入柳梅占。不愁曉箭相催急。只恐金吾令已嚴。

重到羊山憶舊與定西侯維舟於此

案章刻本無此首黃節識

海國天空一柱撐。重過畫鷁似逢迎。雙牙舊憶聯翩駐。八翼新看跳盪行。化去鸞旂難入望。分來龍劍尚孤鳴。羊山亦有羊公淚。片石應同峴首名。

得家信有感

二首案此二首為章刻本所未錄黃節識

漫向空閨問別離。年來翟茀已難期。失林應惜飛蓬早。出獄仍悲曳縶遲。豈為留賓還斷髮。聊因佞佛故低眉。天涯亦有刀頭夢。恰是塗山化石時。浪跡何如五嶽遊。尚平累在轉生愁。佳兒天幸猶完卵。弱女人憎似宿瘤。敢望童烏能接武。祇令老蚌自含羞。故園倘有歸來候。最好沙頭趁野鷗。

蜀貴陽失守

百粵河山已自愁。播遷此日更堪憂。方傳檣杪從南竄。豈意機槍自北流。險阻莫能關

象。郡。炎。荒。何。處。割。鴻。溝。一。成。賴。有。滇。雲。在。捲。土。誰。爲。借。箸。籌。

會師東甌漫成

案全譜章刻本此詩及以下五首列之已亥與此本同黃節識

甌。越。聲。動。鼓。鞞。霸。圖。南。北。尙。雞。栖。誰。爲。揖。客。稱。司。馬。獨。將。遊。兵。是。水。犀。箸。借。章刻本
自。來。非。爲。漢。琴。操。章刻本猶。恐。未。工。齊。十。年。種。蠶。成。何。事。敢。向。人。前。說。會。稽。作借箸

師次觀音門

樓。船。十。萬。石。頭。城。鍾。阜。依。然。拱。舊。京。弓。劍。秋。藏。雲。五。色。旌。旗。夜。度。月。三。更。中。原。父。老。還。
扶。杖。絕。塞。山。河。自。寢。兵。不。信。封。侯。皆。上。將。前。茅。獨。讓。棄。繡。生。

師次蕪湖時余所遣前軍已受降

元。戎。小。隊。壓。江。關。而。縛。長。鯨。敢。逆。顏。吳。楚。衣。冠。左。袵。後。蕭。梁。城。郭。暮。笳。閒。王。師。未。必。皆。
無。戰。胡。馬。相。傳。已。不。還。寄。語。壺。漿。休。怨。望。懸。軍。端。欲。慰。民。艱。

師入太平府

案章刻本作師次黃節識

天。驕。取。次。奉。冠。裳。畿。輔。長。驅。鐵。襜。襜。王。業。昔。誰。開。采。石。伯。圖。古。亦。起。丹。陽。太平府即古丹陽
百。年。禮。樂。還。豐。鎬。一。路。雲。霓。載。酒。漿。此。去。神。京。原。咫。尺。龍。蟠。虎。踞。待。重。光。案章刻本無夾注太

平府八字
黃節識

姑熟既下和州無爲州及高滄溧水溧陽建平廬江舒城含山巢縣諸邑相繼來

歸

千將一試已芒寒。赤縣神州次第安。建業山川吳帝闕。皖城戈甲魏軍壇。東來玉帛空胡虜。北望銅符盡漢官。猶憶高皇初定鼎。和陽草昧正艱難。

驛書至偏師已復池州府

赤羽飛馳露布譁。銅陵西去斷悲笳。橫流錦纜窺三楚。出峽霓旌接九華。歌吹已知來澤國。樵蘇莫遣過田家。前驅要識王師意。劍耀弓鳴亦漫誇。

師入甯國時徽郡來降留都尙未克復

千騎東方出上游。天聲今喜到宣州。威儀此日驚司隸。勳業何人媿武侯。舊闕烽烟須蚤靖。新都版籍已全收。遺民莫道來蘇好。猶恐瘡痍未可瘳。

得徐閣公信以交行詩見寄
二首 案章刻本此 詩列之 戊戌黃節識

天南消息近成虛。一卷新詩當尺書。誰看墜鷲偏擊檣。似聞鳴犢竟迴車。蠻夷總在天

威外越。寓應非王會。初讀罷。瑤篇還涕淚。行吟何獨有三閩。
瘴海誰堪汗漫行。知君五月在舟程。鯤人鼓鬣驚濤暗。烏鬼含沙宿霧生。溫嶠已乖歸。
闕望。張騫徒負泛槎名。武陵溪畔桃源客。故節依然蘇子卿。

新安溪行

案趙譜及章刻本此詩列之。已亥與此本同。黃節識。

曲曲溪流面面山。青峰千折水千灣。山亭擁霧遙疑塔。水碓春雲巧作關。越榜下灘雙。
槳疾。吳鹽到界一帆間。却看兩岸楓林晚。似送離愁照客顏。

寄宿石塘菴與居人道定西侯往事

漢臘誰留十五年。琴亡鳥嶼尚蒼然。野人偏愛甘棠樹。義士猶吟華屋簷。海有浮鷗憐。
後死村無眠。憤憶前賢。請看緱嶺今宵月。可得將軍勒馬還。

已亥冬末立春用杜韻

案章刻本題首無已亥冬末四字。黃節識。

臘殘海嶠懸桃日。正是山家爆竹時。寂寞兩京寒玉瑄。蕭疎雙鬢點銀絲。干戈回首都。
成夢。杖履隨身那免悲。不飲也應春酒笑。強邀石凍助新詩。

已亥除夕

湖海椒觴十五星。故園咫尺却揚舲。流年與日相將去。歸夢兼愁總未醒。蜡鼓何如鼙鼓急。聞船猶並越船停。春來消息茫無據。起把菱花仔細聽。

經烏江二首

楚歌聲裏霸圖空。匹馬歸來勢自雄。四百年餘炎火章刻本作口斷。誰知隆準一重墮。旌旗垓下亦堪翻。戰士其如憶故園。縱向江東收燼去。應無子弟到中原。

縱陽謠二首

八尺風帆百丈牽。縱陽湖裡去如煙。江南米價欣來長。喜殺桐槽賣稻船。
章刻本作江湖下網蕩湖船。網內織鱗錦樣鮮。燈火湖邊兒女笑。魚秧種得不須田。

黃溢謠二首

妾家生小住黃溢。亂挽烏雲刻着禪。九月魚腥湖上熟。自搖蘭槳過前村。
黃溢賈客百金裝。溢口長年醉索郎。聞說江干烽火急。停橈一曲古襄陽。

庚子元旦駐師林門 庚子

中華正朔古相傳。永歷於今十四年。玉几南荒新日月。明乘輿播遷金戈北道舊山川。

春來水逐桃花漲。章刻本 老去人憎柏葉先。章 猶幸此身仍健在。擬隨斗柄獨回天。章

刻本無夾注聞乘與七字黃節識

遊小壘山庵

案章刻本作游小壘山庵九字黃節識

春郊彌望盡蒼煙。選勝還探小有天。筍發新篁饒玉版。花迷野菊章刻本 似金鈿。客

來漸與山藥狎。僧去惟章刻本 留海鶴眠。堪笑阮生幾兩屐。桃源總在亂峰前。

病中遣懷

案章刻本此詩列之乙未黃節識

潘鬢蕭疏已自驚。何當一覽復縱橫。漸安藥竈同丹鼎。早廢詩瓢共酒鎗。俠骨風中添

寒山

寒山一息影。歧路總章刻本 忘機。敢望充藜藿。其如斷蕨薇。徘徊貪有髮。惆悵賦無

衣。此地兼烽火。孤踪何所依。

得朱子成書

案趙譜及章刻本此詩皆列之庚子與此本同黃節識

書來惜分手。正憶皖城秋。入海仍精衛。還山尚嗣緜。參差非恨事。倉卒少良謀。異日傳

心史孤忠冀見收。

聞監國魯王以盜警奔金門所

揮淚東南信。初聞羣盜狂。扁舟哀望帝。匹馬類康王。流彘終何限。依劉儻不妨。只今謀稅駕。大地已滄桑。

贈張書紳還錢塘

歸棹蕭然向

章刻本
作入

虎林論兵十載。恰知音。千金散盡仍

章刻本
作還

彈鋏四海交。空

且碎琴戶。牖陰謀天地。忌夷門奇計。古今深風塵。何處躬耕好。垂老還為梁父吟。

上已書懷

九十春光強半空。今朝禊事媚東風。亂紅過雨應千點。新綠含烟自一叢。曲水無觴娛島上。遠山似笏供簾中。子規歲歲啼成血。不道勞人太轉蓬。

重過桃渚

案章刻本題下有自注在
台州臨海縣八字黃節識

一棹天台依舊迷。重來秋爽足攀躋。苔衣糝髯偏美石。燈鱗齒未齊。夢到赤城霞氣近。感深滄海水聲低。臨流空作桃花想。媿殺仙源是武溪。
章刻本
作夷

復屯林門

十年兵甲滿滄洲。此日迴戈又上游。人去鹿場仍舊蹟。秋高蟹浦章刻本。足晨羞空山。餓犬聲如豹。失路窮黎狀似鳩。自笑經營何太拙。誤將島嶼作并州。

中秋有懷

去年拾桂英山裡。今夕浮槎漲海中。關塞每憐鴻雁影。江湖應悵鯉魚風。金甌玉露原無異。躍馬乘舟已不同。明月當前人在側。持螯把盞莫辭章刻本。從章刻本。有誤六字亂字。

歲暮得蔣馭鴻信兼見其新製寄贈二首

蔣舊授御史今入道案章刻本無二首字蔣舊授御史上有自注

二字黃節識

海嶠爭雲入歲除。遠從茗水下雙魚。少微慘淡愁無賴。章刻本。中散蕭疎調有餘。仙

鳥不妨神武外。法冠何似惠文初。鑑湖珠樹今安在。黃鶴摩天未卜。章刻本。居。

梅花一寄起相思。聞向江湖學采芝。吳市尚章刻本。留仙尉跡青門何限故。侯悲鴻

冥豈爲飛揚倦。驄瘦還應行步奇。獨怪槎來十二載。只傳柱下五千辭。

辛丑元旦清歷十八年矣。辛丑元旦下案章刻本無六字黃節識

春回島嶼海天波紫閨其如赤伏何晉室新書題甲子周家舊歷紀共和金沙日暖朝
 廻輦玉壘雲開夜止戈閱王師出演克蜀故云案章刻本無此九字聞說今年莽臘盡椒花頌裏雜饒
 歌。

弔旅墓案章刻本此詩繫之丁酉黃節識

荒墳三尺土宿草幾經秋鬼亦離鄉賤人胡渡海遊鹿場殘照淡蟻垤野花幽不用山
 陽笛淒然淚自流。

送吳佩遠職方南訪行在兼會師耶陽四首

何處申胥淚章刻本作哭星槎滄海回依牆悲鶴立戀闕夢蠻迴黑巖黃圖關烏蠻紫氣

來孤臣芒屨好敢望畫雲臺。

哀牢原有國聞自夜郎移輦路應千折旌臺亦九疑駿歸何日事翟捧幾人知君去排
 闔闔將母恨執羈。

鄖江稱斗絕咫尺向夔門雲棧凌霄起霓旌掃壁屯金貂皆上將鐵馬足中原一見隨
 何檄還應報國恩。

尙有臣靡在其如天步何涼州方倚柱盟府執揮戈刁斗孤軍細香益夾道多憑君馳蠟表蚤晚聽饒歌。

失題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孤竹餐周粟予懷胡不然慚將吞炭恨并作茹荼憐半七分麩雪三杯酌乳泉終南從辟穀豈羨赤松仙。

秋日傳蜀郡克復瓊海反正喜而有賦

商聲八月愁萬木正凋秋空谷音初到同袍賦足酬珠唾仍復漢玉壘亦宗周從此投天隙羣雄好兆謀。

三過沙關

五載眞如夢秦川恨舊遊地分山閩越天闊水沈浮鴻鷗難羈縲蛟龍空負舟包胥洵國士復郢更辭侯。

送羅子木往臺灣二首

中原方逐

章刻本

鹿何暇問虹梁欲攬南溟勝聊隨北雁翔巖帆天外落蝦島水中

央。應笑清河客。輸君是望洋。

羽書經歲杳。猶說袞衣東。此莫非王土。胡為用遠攻。圍師原將略。墨守亦夷風。別有芻蕘見。迴戈定犬戎。

辛丑長至舟次祝聖二首

朔氣行將盡。今來復一陽。書雲存珥筆。挽日仗冠裳。社稷千帆影。乾坤一劍芒。微臣無限恨。稽首儼天王。

歲華方剝極。何意泰重來。國脈真如線。天心未似灰。山呼愁節禿。章刻本海晏章刻本待槎迴。賴有黃鐘動。梅花雪自開。

送黎大行南訪行在

誰登仙嶠問。皇輿十載驚。傳典象胥英。籟難歸萬里節。輜軒徒積百蠻書。越人翡翠應無恙。漢使葡萄總不如。惆悵五雲橫。斐道看君却上指南車。

春島霧雨次壁間舊韻

輕寒三月恰春陰。蒼霧青嵐苦滯淫。客至梅花初滿。瓊官貧柏子尚充。鬻櫻桃紅暈枝。

枝。玉。楊。柳。黃。疏。樹。樹。金。笑。語。東。風。何。惡。薄。獨。遲。芳。草。章刻本 到於今。

雨中寒甚再疊前韻

浮雲何意結層陰。海氣朝來越浸淫。誰解催花能節鼓。豈逢寒食欲懸鸞。春衣襤褸還如鐵。島樹槎枒轉似金。可是大荒猶殺運。難將燮理佐當今。

春暮悵然有作

蕭條春事又今年。鳥樹江籬最可憐。悲至淚因孤燕下。閒來魂在杜鵑前。雄圖誰復能窺足。雌節何如且息肩。記得古人曾化杖。鄧林孤影亦參天。

三月十九日有感甲申之變

三首案此詩章刻本繫於壬寅黃節識

燕山春老泣啼鵲。屈指號弓十八年。關里麟遊書莫載。橋陵龍逝鼎仍遷。玉衣晨舉黃塵染。銅狄秋眠碧血捐。欲賦黍離何章刻本 限恨。依稀風雨故宮前。

當年羣盜滿長安。倉卒宮車棄百官。旗散黃龍爭解甲。桁虛朱雀罷鳴鑾。攀髯猶借鬢眉少。壓紐空悲羽翼單。獨使至尊殉社稷。千秋青史未曾寬。

漢家天仗肅仙班。一擲金椎不復還。苜蓿祇肥秦塞外。櫻桃誰薦晉陵間。魂招蜀望花

同碧淚染姚章刻本 華竹盡斑何處旌旗皆錦素好傳露布到陰山

梅花和中峯大師韻三首案此詩為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閒從寂寞露精神。絕世風流換玉真。夢入梨花口一色。看來松雪口三人。等閒標格成
凡種多少芳菲步。後塵最是枝頭元臘破。鶯聲還報上林春。
自是天工巧入神。不將醅醑混真真。開從嶺外誰為主。折與江南第幾人。鐵骨珊瑚疑
有韻。玉鱗寂寂迥無塵。醉餘好弄柯亭竹。吹徹揚州萬樹春。
野鶴仙姿別有神。僊昭端合禮羣真。已開香國堪稱聖。若貯瑤臺便可人。淡月模糊檀
作暈。清霜窈窕玉生塵。相探莫漫輕攀折。元賞應澆竹葉春。

雜感三首

越國年年教習流。朱旗彳亍甲自章刻本 沈浮。歲星不識今何在。依舊機槍挂斗牛。

即看江鳥盡流離。精衛何曾借一枝。最恨蹠林秋祭後。天驕猶目灼羊脾。

平林章刻本 疇昔富梧桐。聞說樵蘇樹已童。華表亦含千載恨。空傳鶴夢到江東。

長鯨行刺鄭芝龍案章刻本無此四字黃節識

南海長鯨何橫絕。吞吐波濤噴日月。鼓鬣俄成赤羽旗。批鱗都變黃金穴。初依海市現樓臺。旋上天關守宮闕。天狼忽從西北來。旌爲蚩尤鞭。爲孛長鯨稽首稱。波臣玉皇香案皆羶羶。希恩豈望鳳凰池。論功欲章刻本乞蛟螭窟。那識狼心最不仁。組繫長鯨離溟渤。跳梁竄復昔睚眦。涸轍應憐舊饜養。長鯨有子類龍種。起伐靈鼉震列缺。銀河朝犯織女機。珠浦夜泣蛟人血。天狼跋扈還叱咤。僉謂鯨鯢本遺孽。疏屬山頭貳負屍。鍾離村內耑車骨。殘魂幾處聽蒲牢。遺醢何年化彭越。嗟嗟長鯨爾何愚。如彼異類空屈節。神龍不臣臣貪狼。抉目屠腸坐自滅。昨夜星躔弧矢明。却喜機槍影欲沒。天狼大狼莫浸驕。海宇會有真龍出。

辛丑除夕行營沙關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十年三度到閩關。風急星迴客未還。腰臘總來殊越俗。屠蘇那得破愁顏。春符競貯黃龍榜。新歷虛銜丹鳳班。悵望故山雲物改。歸心不斷歲時間。

刊

行

張蒼水全集卷十

奇零草

壬寅元日軍次仍行祝聖禮

案此詩為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蒼輅青旗不可望。海隅猶得奉冠裳。吹塵夢逐條風遠。思漢情隨旭日長。萬里越人迷

貢朔。時滇黔陷百年真主闕。當陽也知報國心。無補願續春王正月章。

元夕金瓶道中

二首案章刻本有壬寅二字黃節識

海苦

章刻本作若

波俱惡。春陰氣倍寒。征帆渾出沒。鏡鏡儘闌珊。燈謎憑誰賭。棋聲讓客

彈。勞生兼浪迹。節物肯為歡。

最是蹉跎恨。都從此夕來。幾年春爛漫。共月影徘徊。每擬銀鈎滿。當看玉燭開。逢時還

寂寂。辜負夜光杯。

元宵舟次步寶從韻

得魚字案此詩為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春濤擁艦儼宸居。雪舞風迴寒滿裾。簫鼓浮空停曉箭。樓臺幻景隱仙輿。帳中絕少盤龍戲。幕下偏能倚馬書。共道六鼉來海上。如何照夜只鯨魚。

贈別陳文生還三山

平生重意氣。定交在班荆。忽忽經亂離。風雨晦雞鳴。得友炎章刻本洲上。傾蓋襟已

橫。一奏蘭蕙章刻本曲。相辭戒北征。青峰千萬仞。家枕古榕城。將歸省松菊章刻本

甯爲猿鶴驚。瓊瑀鮮雜佩。何以贈君行。屋梁一片月。三山兩處明。珍重陳孺子。昔刀俟

漢兵。章刻本刀作與

辛丑秋虜遷閩浙沿海居民壬寅春余纘棹海濱春燕來巢於舟有感而作案章

壬寅春作
秋黃節識

去年新燕至。新巢在大厦。今年舊燕來。舊壘多敗瓦。燕語問主人。呢喃淚盈把。畫梁不

可望。畫艦章刻本聊相傍。肅羽恨依樓。唧泥嘆飄蕩。章刻本

自言昨辭秋社歸。比章刻本來春社添惡况。一片蘼蕪兵燹紅。朱門那得安。章刻本

無恙。最憐尋常百姓家。荒煙總似烏衣巷。君不見。晉室中葉亂。五胡烟火蕭條千里孤。

春燕巢林木。空山啼鷓鴣。只今胡馬仍章刻本南牧。江村古樹竄。鼯鼯萬戶千門徒

章刻本四壁。燕來亦隨檣上鳥。海翁顧燕且太息。風簾雨幙胡爲乎。

甌行志慨三首 案趙譜此詩繫之癸卯 全譜 與此同繫壬寅黃節識

甌水秋堪掬。頻來五兩輕。豈知魏勝壘。欲化李陵城。苦口吾同澤。甘心彼喪名。張陳千

古恨。誰更負今章刻本 作金盟。

不信炎靈斷。還留七尺身。吹笳悲自壯。擊筑和誰親。故主呼迎莒。遺民泣避秦。所愁惟

甲脆。徒倚欲章刻本 作倍沾巾。

行矣河梁別。翻為送隴西。胡天應誤雁。漢地孰亡氐。冰雪危孤膽。風雲怯病蹄。玉關雖
咫尺。敢復望芝泥。

春心

滄江歲月深。老去惜春心。花到辛夷候。人歸杜宇音。閒眠避獨醒。繁恨寄孤吟。天骨原
蕭散。能消許事侵。

北回示將吏

利鈍甯能料。孤軍又北回。同仇計左矣。遺老思深哉。破釜烝徒義。持籌叅佐才。古來忠
孝事。天地每相哀。

顯甥奔至

初聞購孺子。何幸脫蘆中。執手哀吾姊。囊頭並若翁。死生盡一別。忠孝已雙窮。淒絕青山外。鷓啼血倍紅。

聞家難有慟四首

仇國言終驗。門衰祚亦危。痛深章刻本惟骨肉。盡及受深夷。白首青楓暗。黃腸廣柳

遲。百端交集處。能不碎心脾。

家破原因我。何堪玉並焚。亢宗空有子。函夏已無君。左衽興亡決。南冠生死分。拊棺猶未得。揮淚結玄雲。

孤竹行吟後。家無四壁存。更聞宗欲墜。不但族先燔。章刻本臣節踉蹌孝子魂。願為雙白鶴。飛去叩天閭。

淫威何太甚。原外鶴鷓鳴。空擬班昭疏。甘成聶政名。肝埋有處士。腸斷是零丁。遙識胥江路。霜飛獨滿城。

贈陳文生侍御返命閩嶠二首

益部今何似。孤懸一使星。滿思匡漢室。虛擬乞秦庭。鶴立孤臣淚。龍潛舊主靈。倡予還和汝。天夢儻然醒。

恨別還如昔。憂危較獨多。孤槎偏蹢躅。故節已蹉跎。羽翼猶吾否。鬚眉奈爾何。南陽雄雉在。努力向滹沱。

月夜同陳文生過黃粹伯留酌

爲妬秋容愛晚行。明河如練月初更。當關忽報雙笳過。入座先驚一榻橫。此夜冰壺堪濯魄。誰家紈扇獨關情。風流笑殺黃山谷。廚傳居然阮步兵。

傳聞閩島近事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南荒烟嶂百蠻天。別有山川紀漢年。仗鉞每勞紆鎖鑰。降幡何事閃樓船。似聞徐偃軍皆散。豈意田橫客未捐。四海總憑孤劍在。紫霓應傍斗牛躔。

感懷兼悼延平王

案此詩爲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擬將威斗却居延。捧讀珠檠事渺然。龍鬪幾人開貝闕。鶴歸何處問芝田。引弓候月爭相賀。挂劍寒雲祇自憐。想到赤符重耀日。九原還起聽鈞天。

得故人書至自臺灣

二首 案此詩為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炎洲東望伏波船。海燕啣來五色牋。聞有象芸芝。朮地愁無雁。度荻蘆。天抽簪。身自通

臣幸。棄杖誰應夸父憐。只恐幼安肥遯老。黎牀皂帽亦徒然。

杞憂天墜屬誰支。九鼎如何繫一絲。鼇柱斷來新氣象。蜃樓留得漢威儀。故人尙感寒

裳。夢老馬難忘伏櫪詩。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

驚聞行在之變。正值虜庭逮余親屬。痛念家國。何能已已。

案此詩為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自分孤臣九死應。國仇家難轉相仍。埋名恨不同梅尉。誓旅知非擬駱丞。芳草王孫歸

莫望。蒼梧帝子去無憑。枕戈此日將何待。仰視浮雲一拊膺。

秦吉了癸卯

秦吉了。生為漢禽。死漢鳥。塞南塞北。越禽飛。悵望故山。令人老。載鳴華音。載飛飛。華

土。翻折翅垂。夷敢我侮。生當為鳳友。死不作雁奴。我是名禽不可辱。莫待燕婉生胡雛。

鳶猶嚇鵲休

章刻本 作從

暗倉庚空格磔。哀哉不能言。起視嘗

章刻本有 來禽二字嘆息

枯魚過河泣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丁酉黃節識

枯魚過河泣。道上陽侯揖。此方介族難與立。

促織

案此詩章刻本繁之辛丑黃節識

促織促織。微吟閨夕。緯婦驚秋。停機太

章刻本作歎

息。織織苦疏。織織苦密。萬縷千絲。織

不成匹。

孤桐吟

孤桐產嶧陽。百尺巢風雨。時作白頭吟。天然發宮羽。斲為爨下材。遂與棗栗伍。中郎乘
玄鑿。勿因積薪阻。飾以琬琰姿。摩娑一再鼓。清聲洞天地。神物炫今古。士誠貴知音。此
道已如土。

薤露吟

案章刻本此詩繁之戎戌黃節識

赤風蕩海宇。弱水羣飛揚。日月長麗天。中有蓬萊鄉。桓桓國虎臣。據圖畫封疆。火生木
必焚。害金自相戕。屏藩遂已撤。干戈及寢臯。白日竄野馬。黃昏號國殤。貴賤同一骨。誰
為送北邙。

蒿里曲

猛獸在深山。藜藿亦壽考。况也濟亂流。干城國之寶。一朝捐賓客。三軍哭孤島。李代桃亦僵。蒯易絲逾擾。吁嗟周遺民。去作流離鳥。路逢故鬼語。死生何草草。野死媚鳥肅。水死蛟鱷飽。哀哉失所天。人命不自保。

苦饑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已亥黃節識

登彼三神山。慨焉思遐舉。蘆荻風蕭蕭。白石不可煮。絕粒固所宜。躊躇傷徒侶。驥首視烏鳶。青天嚇腐鼠。不念山中人。餅馨亦疊恥。豈乏稻粱謀。卓棲因殿羽。安得有蕝薇。瘞飢待明主。

虜廷以余倡義既久。屢復名城。遂逮及族屬。且開告密之門。波累親朋。榜掠備至。

聞之泣然 案捕逮族屬事黃梨洲蒼水墓誌銘及沈冰壺蒼水傳所書皆在甲辰而趙譜此詩繫之壬寅胥與此異又章刻本

波累作波及黃節識

宗國既飄搖。家門遂顛覆。感此多難生。 章刻本 欲泣不成哭。我生實數奇。乾坤方百

六。口口滿中華。 章刻本 赤靈社已屋。孤臣骨可糜。豈敢惜孳戮。所悲諸父行。斑白擗

三木。女兒與所天。株連遭孳梏。幸或作流人。否則 章刻本 登鬼籙。稚子竟何辜。十載

尚淹獄。此儻有寡妻。墨幪兼緇幘。國亡家亦亡。我固甘澁。章刻本 族。邇聞告密風。奮
遊復被錄。白虹慘欲垂。黃金貧莫贖。天地豈不寬。誰念忠之。章刻本 屬。惟應千秋名。
芬芳追王蠋。泗。章刻本 涕。慰親朋。安知此非福。

次韻酬林荔望

日日天南賦。章刻本 五雲。家亡國破友朋分。廿年血淚枯崖島。三度孤師哭宋文。力

竭臣靡難復夏。聲哀望帝痛思君。西臺幸有同仇侶。媿殺投繯終少。章刻本 軍。

愁泊

蕭風苦雨逐潮來。慘淡危舟倍足哀。身比傴僂長似曲。心疑混沌不知開。海翁蜃蛤還
相餉。山鬼椰榆日莫猜。往事分明堪擊筑。浮生那得數啣杯。

憶西湖案趙譜此詩繫之甲辰黃節識

夢裏相逢西子湖。誰知夢醒却模糊。高墳武穆連忠肅。參得新墳一座無。章刻本有元

新祠寫本作新墳者誤夾注凡十五字

甲辰元旦案此詩為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江花島樹影參差。海日晴開萬象時。正朔應非堯甲子。孤軍猶是漢威儀。真人白
年事故老青山幾處詩。雲物機祥誰定得。且憑玉歷辨華夷。

新正二日坐雨島上

纔望晴雲布歲朝。漸來仙嶠雨瀟瀟。山煙繚繞蒼堪滴。海氣模糊白欲飄。撥悶
意醉滯寒楫。拙逐時燒故人天際誰相問。總為春風尚寂寥。

懷古

憶章刻本昔東陵侯。浮沈在青門。種瓜皆五色。不肯負亡秦。故侯何足貴。章刻本

與世間羣。及為文終客。教以報章刻本功勳。似得黃老術。知亡亦知存。存亡會有作

出處。要有期。借問五色章刻本瓜。何如三秀芝。

月夜登普陀山二首案此二首為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孤情深一往。初夜捫雲峯。古色空山樹。元音暮海鐘。口痕盛月淡。香蹟踏花重。漸覺浮
生穴。何勞來去蹤。

海岸真孤絕。青青三兩峯。月圓清梵塔。潮上翠微鐘。鶴夢來何處。龍吟隔幾重。口門有

燈火。僧話。舊時蹤。

山居即景

四首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甲辰 下有元 校見采薇集六字黃節識

結茅在山椒曲曲

章刻本 作面面皆叢薄 獨坐微涼生 高情欲采綠

平楚殊蒼莽

章刻本 作然 衆峯亦 章刻本 作 窈窕清風 章刻本 來撲人 引我發長嘯

清

章刻本 作空清 空不可極 俯視但雲光 衆妙含其中 疑爲天地房

朝光來窺牀 樹影綴羅帳 推枕一摩挲 天然淡墨幃

山中屢空泊如也 偶讀淵明飢驅句 猶覺其未介 遂作反乞食詩 仍用其韻

三首 案

章刻本其韻作 陶韻黃節識

霖風變陵谷 余行將安之 浩然懷黃綺 燁燁

章刻本 作 紫芝詞 清聲出金石 孤情獨往

來 彭澤何人斯 東籬戀酒杯 微祿已不耽 沾沾乞食詩 乞時

章刻本 作 乞 固有意可

以觀其才 吾則愛吾鼎 白雲儻分貽

西山有餓夫 褰裳欲就

章刻本 作從 之 或言舉世腴 君癯甯有詞 流水淡須眉 天眞所由

來 况也朝市改 志士寡深杯 療飢託藜

章刻本 作 藜 藜 寧識招隱詩 今古多肉食 誰爲天

下才珍重墨胎氏。靈龜幸見貽。

三旬九遇食。我聞古有之。不貪以為寶。無受亦

章刻本

無辭。奈何饕餮者。朵頤鼎鼎

來。乞哀在暮夜。餘羹僅一杯。斟酌既飽滿。猶吟和陶詩。緬維珠樹鶴。清高未易才。芝田

良章刻本足耕。嘉禾聊自貽。

擬古二首

蕭蕭巖畔竹。亭亭澗底松。植根非不高。孤峭慮難容。骨肉緣枝葉。分飛類轉蓬。非關恩

義薄根株良不同。越鳥栖南枝。代馬立朔風。貌馬長惻悵。

章刻本

道阻誰適從。

晦明本如轂。日日相推移。寒暄亦如環。歲歲迭乘除。白雲從

章刻本

西來告我商秋

期。林臯色慘淡。蛩聲哀以思。昔也苦炎威。今含搖落悲。天地

章刻本

始肅殺草木詎

能違百卉倏委靡。

章刻本

寧復艷陽時。猶

章刻本

識持晚節。獨有凌霜姿。寄書

桃李子。慎勿恃芳菲。

懷王媿兩少司馬徐闇公沈復齋中丞

我昔曾

章刻本

上嘉禾島。島上衣冠多四皓。方瞳綠鬢映蒼髯。紫芝一曲何縹緲。年

來蒼海。

章刻本
作溟

欲生塵煙峯。亂壘商山道。杖履流落似晨星。天長地闊令人老。南望

銅陵又一山。風颿千尺鯨波間。不然擬

章刻本
作疑

乘黃鶴去。去去麟洲不復還。章刻本
本作

第幾
灣

聞孤鳥有作

案章刻本鳥字下
多一而字黃節識

孤鳥孤鳥聲。憶風雨中宵我心。似聞鳥言生不辰。空山寥落無顏色。在昔雄飛向

九霄。金眸玉爪行胸臆。巢雲曾傍萬年枝。擊水寧須六月息。風雲蹉跌幾星霜。宛轉枋

榆困枳棘。東門鐘鼓為誰觴。北海木石徒爾塞。杜宇漫語不如歸。鷓鴣疾呼行不得。予

口卒瘁予尾脩。

章刻本
作焦

却來山阿

章刻本
作河

欲避弋。一飲一啄孰將難。雙宿雙飛章刻本
本作

雙飛
雙宿

誰比翼。寒枝獨抱月黃昏。鳥樹蒼茫林影黑。橫絕四海會。有時敢告羈。雖章刻本
作棲

還努力。嗟乎此鳥亦非凡。鸞歌鳳舞嗜能識。但看孤鳥伴孤臣。悠悠蒼天曷有極。

入山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甲辰下有元
校已下見采薇集八字黃節識

大隱從茲始。悠然見古心地。非關勝覽天不碍。幽尋石髮溪頭長。雲衣谷口深。此中有

佳趣。好作采薇吟。

儂古 其一 案此詩為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百蟲恆鳴秋。百鳥恆鳴夏。人生百歲間。炎涼倏代謝。常憂時命乖。榮名不相借。時命亦何常。經綸貴權藉。所志豈榮名。擔負庸可卸。感此播中腸。攬衣起視夜。高天明月輝。爛漫繁星舍。願言照微襟。幽懷得暫暇。

清音

倚杖綠天中。清音自不窮。鶯枝傳古調。蟬翼章福本散元風。谷響丁丁發。溪聲曲曲通。由來塵夢斷。遮莫是心空。

林中漫興二首

幽棲得立章刻本理。雙屐轉從容。渴湖捫龍乳。荒溪章刻本探鹿茸。振衣空翠襲。

擁樹蔚藍封。不識鴻濛外。蒼嵐更幾重。

選勝非吾意。長林一送窮。天供青玉案。人坐碧紗籠。道貌山章刻本癯似。儂心海鶴

空。獨嫌遺世晚。所以遜龐公。

小猿畜之兩年以病抱樹而死為之惻然案章刻本兩年字作久矣黃節識

升木何須教。奔林豈爲驚。胡然櫻章刻本一疾。不復聽三聲。腸斷巫山暗。魂歸楚水

明。爭如孫供奉。能報主人情。

灑血

四首 案章刻本此詩繫之甲辰題作無題兩字下有元校據忠烈墨蹟題作武林獄中作三首無末一首凡二十字黃節識

灑血今何地。紅殷錮章刻本漢冠。雲臺圖畫杳。雪窖夢魂寬。豈望黃羊乳。今章刻本

勞白玉餐。廣陵有絕操。琴碎不堪彈。

文山不柴市。故里一黃冠。此意誰非屈。何人肯章刻本自寬。羽微難石飲。舌在任刀

餐。今古綱常事。因吾好細彈。

曾聞古俠士。相送白衣冠。生死關原重。興亡安章刻本肯寬。空思借壽章刻本棄。

誰復報吳餐。羞殺章刻本無長缺。從今莫浪彈。章刻本有夾注元校羞報司疑

乾坤竟如此。刺眼盡猴冠。射昴天方醉。騎箕地較寬。難中慚館穀。夢裡憶堂章刻本

口餐。一笑甘兵解。何曾有泪彈。

山中初度漫詠同羅子木來韻時年四十有五 案章刻本無漫詠以下

甲辰年作十一字然以年譜校之則此詩當繫甲辰矣黃節識

曾向洪崖乞大還。劫章刻本來烟火混人間。幾回擲劍橫青海。一笑攜瓢臥章刻本

掛碧山。羨石應難章刻本消俠氣。劇章刻本苓尚欲補章刻本頽顏。峰頭紫色章刻本

章刻本朝如蓋。為問猶龍可度關。

賦罷初衣未許章刻本還。伊人宛在翠微間。幸無白望章刻本粉榆社章刻本可

有丹名桐柏山。種邁章刻本麒麟徒掩淚。夢回蝴蝶章刻本且開顏。樽前莫論

浮雲態。回首風塵章刻本滿漢關。

日轡崦嵫去不還。客星慘淡五雲間。自非和扁難醫國。誰似巢由易買山。百谷烟霞鱗

馬齒。二陵風雨識龍顏。桑弧半老成何事。只合壺天獨掩關章刻本有元校雜

倦飛玄鶴亦知還。白石蒼苔咫尺間。車馬自然多易水。衣冠原只在商山。雲漿夜酌金

人掌。黛色朝披玉女顏。已覺閒身堪羽化。何須入翼夢天關章刻本有元校諸詩

清秋憶從弟嘉言案趙譜云國史吳元福傳總鎮林國梁謀內附煌言

甲辰憶嘉言詩意似未審存亡則以此詩為甲辰之作又章刻本有元校在采薇集六字黃節識

秋聲蕭瑟到空山。悵望驚鴻去不還。離別紫荊生死際。平安黃犬有無間。寒蛩織月思

章刻本 作縷 千里孤鶴巢雲影半關多少長林搖落態獨憐愁緒未能刪

索居島上童子折梅來獻喜而有賦二首

芳信天涯誰過存一枝瞥見慰離魂寄來庾嶺應無驛疑到羅浮別有村章刻本

經 華宜淡墨故人蕭散足清尊巡簷爲弄陽春曲羌笛何須惱故園

絕島凝寒氣未溫忽傳春色到蓬門蒼顏猶帶煙霞韻素魄時留冰雪痕欲探隴頭愁遠樹却看墻角喜孤根疎枝冷蕊仍堪把何遜揚州且莫論

卜居

荒洲小築笑焚餘結構新茅再卜居性僻故貪鷗鷺侶地偏猶逼虎狼墟寒蘆瑟瑟秋張樂宿火熒熒夜讀書正憶普大方左衽此身那得混樵漁

答趙廷臣二首

不堪百折弔孤章刻本 臣四顧蒼茫九死身難挽龍髯空負章刻本 鼎姑章刻本

留燈臂強當輪謀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章刻本 秦廷那章刻本 有人敢是天方嶽

閔位黃雲白草未曾章刻本 春

擲揄一息章刻本 尙圖存。吞炭吞氈可共論。敢望臣靡興夏祀。祗憑帝鑿答商孫。衣

冠獨章刻本 帶雲霞色。旂旒仍章刻本 懸日月。痕贏得孤臣章刻本 同碩果也

留正氣在乾坤。

山中七夕限廉韻二首 案章刻本作 限韻得廉字黃節識

青山詩思入秋添。愁對雙星韻漫拈。紈扇自來驚少昊。雲輶何處御飛廉。七襄枉乞天

孫巧。五緯虛傳漢使占。要識太清塵。務淨莫將河鼓擬香奩。

清秋一暈挂涼蟾。渺渺銀潢天漢淹。烏鵲橋成誰問渡。姮娥宮近偷生嫌。冰機爭似雲

擘薄。金掌依然露氣廉。却笑兒童偏解事。排瓜擲果向鈎簾。

疊七夕前韻案章刻本作又 疊前韻黃節識

斜風斜月章刻本 正纖纖。買得秋光價亦廉。繡幕何人愁遠望章刻本 綵幡章刻本

車 今夕喜重瞻。星前錦似千純麗。雲外香來百利兼。明日內家應看巧章刻本 絲

金盒共誰覘。

有所思二首

堯封禹貢幾滄桑。海外何富有大荒。脚爛地誰章刻本留野鹿探章刻本香人亦

類文。狼空將漢法。頒司隸獨少。周原紀職方。寄語居夷諸將帥。秋風萬里待歸航。

天星歲歲在餘皇。一去延津劍渺茫。最誤文皮包甲冑。漫夸卉服奉冠裳。望鄉臺上分

羹冷。建業城邊遺鏃黃。閩嶠至今皆蔓草。不知三矢有誰囊。

甲辰七月十七日被執進定海關案章刻本有元校墨蹟作入定關八字

執作也十六字黃節識

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同章刻本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

鬢難容五岳住。一帆仍向章刻本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被執過故里案章刻本作歸故里黃節識

蘇卿仗漢節。十九歲華遷。管寧客遼東。亦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國一身全。予獨生

不。辰家國兩荒煙。飄零近廿載。章刻本仰止媿前賢。豈意避秦人。章刻本作楚

囚憐。蒙頭來故里。城郭尚依然。彷彿丁令威。魂歸華表巔。有覩此面目。難為父老言。知

者哀。其辱愚者笑。其顛章刻本或有賢。達士謂此勝錦旋。人生七尺軀。百歲事復延

所貴一寸丹。可踰章刻本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

甲辰八月辭故里二首案章刻本無甲辰二字有夾注

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閨位在于闕。桐江空繫嚴光釣。震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傳。章刻本有夾注元校他年二字

墨蹟作千秋凡十一字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素手分三席。擬章刻本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章刻本夷。

宿官亭

漫道詩書價未償。滿身枷鎖夢魂香。可憐今夜官亭月。無數清光委路傍。

墻角紅梅九月發。花一朵偶成四絕時。羈獄舍案此詩為章刻本所無黃節識

秋嚴朝口薄於鹽。誰遣紅梅早放尖。一點春陽口口笑。不須寒霽臥春檐。奇葩香韻自廉纖。不壓冰霜瘦轉添。只恐枝頭口口貴。他年調得許多鹽。

何用高吟昔昔鹽。也應索笑到巡檐。獨驚梅菊爭先吐。東閣東籬韻兩拈。
寒枝堆盡水精鹽。欲捲孤山雪一簾。何事西風能點綴。先吹霞片到花尖。

坐次聞樂有感

案此詩章刻本合之獄中感懷作四首黃節識

一曲銅鞮自繞梁。王賓相對不尋常。莫言簫鼓

章刻本

非愁壘。豈信囹圄是福堂。唱

罷。秦。青。誰。避。席。悲。深。凝。碧。且。停。觴。請。君。休。訝。河。清。笑。

章刻本

司馬於今更章刻本斷。

腸。章刻本有夾注元校非愁壘

甲辰九月獄中感懷

三首案章刻本有夾注元校墨蹟作首黃九月

口碑載道似章刻本

還非誰識。蹉跎心事遠。既熟熊蹯寧復待。縱生馬角竟安歸。繪

巾原當蘇卿節。葛帔依章刻本

作猶

然晉代衣得與墨胎相把臂。九原應不恨知希。

羈縻斗室尙何爲。慷慨從容我亦疑。豈是殷頑能革面。雖然漢厄

章刻本

莫章刻本

低眉。鞴鷹躑躅堪誰語。鐵鳳躊躇只自知。莫道古人多玉碎。蓋棺論定未嫌遲。

棘林宛轉盡針氈。便擬寒灰豈易燃。空有沈湘魂黯黯。幸無入洛影翩翩。鸞刀欲下何

須挽。雁帛當頭不用傳。惆悵寸陰真似章刻本

作是

歲小樓爭繫章刻本

坐三年

放歌

案章刻本作放歌武林獄室書壁黃節識

吁嗟乎。滄海揚塵兮。日月盲神州。陸沈兮。陵谷崩。藐孤軍之屹立兮。呼突呼憫予庚此。

子遺兮。遂息機而寢兵。方壺圓嶠兮。聊稅駕以蕤。章刻本名神龍魚腹作服兮。權

此。章刻本豫且之譽予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寸丹為重兮。七尺為輕。維彼文山兮。

亦羈綆於章刻本燕京黃冠故鄉兮。非予心之所馨。欲慷慨而自裁兮。既束縛而嚴。

更。章刻本學謝公以絕粒兮。奈羣喙之相并。等鴻毛於一擲兮。何難談笑而委形。憶

唐臣之嚙齒兮。視鼎鑊其猶冰念先人之踐土兮。愧忠孝之無成。章刻本作忠與孝而無成鬻

本作嗣子之章刻本牢籠兮。痛宗祀之云傾已矣。夫苟瓊謝玉兮。亦有時而凋零。予

之浩氣兮。化為風霆予之精魂。章刻本兮。變為日星。尙足留綱常於章刻本昔祀。章刻本

兮。垂節義於千齡。夫何分孰為國祚兮。孰為家聲。歌以言志兮。肯浮。章刻本慕乎笑

子之貞。若以擬乎正氣兮。或無愧乎先生。

絕命詩

我年適五九。偏章刻本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萬事畢。張蒼水全集卷十終

張蒼水全集卷十一

詩餘

柳稍青

錦樣江山何人壞了。雨瘴烟巒。故苑鶯花。舊家燕子。一例闌珊。此身付與天頑。休更問秦關漢關。白髮鏡中。青萍匣裡。和淚相看。

長相思 中夜聞箏

炙鳳笙。調鴻箏。弄入陽關第幾情。銅壺滴漏明。一更更。一星星。都是商聲與羽聲。離人不忍聽。

前調

品瑤笙。按銀箏。換羽移宮無限情。秋天不肯明。幾更更。幾星星。半是商聲與徵聲。羈人和夢聽。

前調 秋

秋山青。秋水明。午夢驚秋醒未醒。乾坤一草亭。故國盟。故園情。夜闌斜月透疎櫺。孤

鴻三兩聲

滿江紅

蕭瑟風雲埋沒盡英雄。本色最髮指駝酥羊酪。故宮舊闕。青山未築。祁連冢。滄海猶銜精衛石。又誰知鐵馬也郎當。瑠弓折。誰討賊。顏卿檄。誰抗虜。蘇卿節。拚三台墜紫。九京藏碧。燕語呢喃新舊雨。雁聲嘹唳興亡月。怕他年西臺慟。哭人淚成血。

前調 懷岳忠武

屈指興亡恨。南北黃圖銷歇。便幾個孤忠大義。冰清玉烈。趙信城邊。羌笛雨。李陵臺畔。胡笳月。參模糊吹出玉關情。聲淒切。漢宮露。梁園雪。雙龍逝。一鴻滅。廣通臣怒擊。唾壺皆缺。豪傑氣吞白鳳體。高懷肯飲黃羊血。試排雲待把捧日心。訴金闕。

張蒼水全集卷十二

雜著

北征錄

余自乙酉倡大義於甬東。距今已亥十有五載矣。其間栖山蹈海。艱苦備嘗。俱無足論。

猶憶丁亥歲。持節監定西侯軍西征。遭颶風覆舟。陷虜中七日。得間行歸海上。嗣後三

入長江。登金山。掠章刻本瓜儀。而師徒單弱。卒鮮成功。章刻本至戊戌。追隨賜姓

延平王。章刻本北伐。抵羊山。復遇風。碎舟返旆。踰年。歲在己亥仲夏。延平全軍北指。

以余練習江上形勢。使章刻本余前驅。抵崇明。余謂延平崇沙。乃江海門戶。且懸洲

可守。不若先定之。為老營。不聽。既濟江。議首取瓜步。時虜於金焦間。以章刻本鐵索

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砲數百位。欲遏我章刻本師。延平屬余領袖水軍。先陸師入。余

念國事。敢愛軀命。遂揚帆逆流而上。次砲口。風急流迅。舟不得前。諸艘鱗次。且進且却。

兩岸砲聲如雷。彈如雨。諸艘或折樁。或裂帆。水軍之傷矢石者。且骨飛而章刻本肉。

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共總章刻本數百艘。得入者僅十七舟。而本轄則十

三。嘻危哉。次早。藩師始薄瓜城。一鼓而殲滿漢諸酋。章刻本 殆盡。乘勝克其城。延平

即欲取石頭。余以潤州實長江門戶。若不先下。則虜舟出沒。主客之勢殊矣。力贊濟師

鐵甕。而延平猶慮留都援騎。可朝發而夕至也。余曰。章刻本 何不遣舟。章刻本 無舟字。師

先擣觀音門。則建業震動。且章刻本 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屬余督

水師往。且以直達蕪湖為約。夫蕪關固七省孔道。商賈畢集。居江楚下流。為江介。章刻本

鎖鑰重地。况踰金陵。歷采石。懸軍深入。此不可居之功也。余一書生耳。兵復單弱。何

能勝任。雖然。倡義之謂。何顧入中原而不圖恢復也。章刻本 余何敢辭。於是江潮縮

臍。水下如駛。海舟行遲。余易沙船牽挽而前。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賫版圖迎王師。蓋

彼都人士。知余姓氏有素。故遮道來歸。迄余抵儀真。先一夕。延平已遣李將軍。單舸往

撫。余輒欲引去。闔郡士民。焚香長跪雨中。固邀余登岸。不獲已。登江濱公署。延見慰諭

之。衆以李將軍無兵。恐虜騎突至。則無以捍牧圉。章刻本 留余保障。余迄不可。遂

行。鷁首所向。遺民無不具瓣香相送者。而江濱小艇。載果蔬來貿易如織。若不知有兵

者。余顧而樂之。以為儼然王師氣象矣。舟次六合。得報。藩師已于六月廿四日復潤州。

余計潤城已下。藩師由陸逐北。雖步兵皆鐵鎧難疾趨。日行三十里。五日亦當達石頭

城下。即作書致張茂之。即所號為五軍者。謂兵貴神速。若從水道進師。巨艦逆流。遲拙

非策。余恐後期。因晝夜牽纜。士卒瑟瑟行蘆葦。章刻本中。兼程而進。抵觀音門。乃六

月廿有八日也。不意藩師竟從水道來。故金陵得嚴為之備。余熾棹觀音門兩宿。所統

章刻本戰船。無一至者。余乃發輕舟數十。先上蕪湖。而身為殿。泊浦口。七月朔。虜偵我

大鰲尚遠。遂發快船百餘。載勁虜。侵晨出上新河。順流而下。擊棹。章刻本如飛。余左

右不滿十舟。且無利兵。章刻本戰不利。幾困。忽一帆至。則余轄下犁膠。章刻本也。

余即。章刻本乘之復戰。後鰲續至。虜始遯去。而日已曛矣。詰旦。章刻本整師前進。虜

兵。章刻本不出。余部曲馳報江浦已破。蓋方余與虜對壘也。先一哨越浦口旁掠。止

七卒。抵江城。城中虜騎百餘。開北門遯。七卒遂由南城入。亦一奇也。捷聞。延平止余母

往蕪關。且扼浦口以撫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翌日。延平大軍。亦抵七里洲。正商。章刻本

量字攻取建業。章刻本而余所遣。章刻本往蕪湖諸將捷書至。蕪城已降矣。爾時

上游聲靈不振。章刻本而留都守禦亦堅。延平謂余蕪湖。章刻本又上游門戶。儻

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知非公不足辦此。余謙讓至再。延平但促余旋發。

本作但於是率本轄戈船以行。而幕府之謀自此不復。章刻本與聞矣。七日抵蕪城。

傳諭。章刻本諸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富塗。蕪湖。

繁昌。宣城。寧國。南陵。南甯。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

城。廬江。高。清。溧水。章刻本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為。以及和陽。或招降。或克復。凡得。

府四州三縣。則二十四焉。先是余之按蕪也。兵不滿千。船不滿百。章刻本惟以先聲。

相號召。大義為感。孚騰書。縉紳馳檄。守令所過。地方秋毫。不犯。有游兵關。章刻本入。

剽掠者。余擒治如法。以故遠邇。壺漿恐後。即江楚。魯衛。豪雄。多詣軍門。受約束。請歸。襁。

旗相應。余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章刻本以扼上游。一軍拔。

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偪新安。而身往來姑熟。間名為駐節。鳩茲。而其實。席不。

暇暖也。余日夜部署諸軍。正欲直取九江。然延平大軍圍石頭城者已半月。

初不聞發一鏃射城中。而鎮守潤江督。章刻本帥亦未嘗出兵取旁邑。如旬容。丹陽。

實南。幾咽喉地。尚未扼塞。故蘇常援虜。得長驅入石頭。余聞之。即上書延平。略謂。頓兵。

堅城師老易生他變。亟宜分遣諸帥。肅取畿輔諸郡邑。章刻本無邑字若留都出兵他援。我

可以邀擊殲之。否則不過自守虜耳。俟四面克復。方可以全力注之。彼則直檻羊穿獸

耳。無何石頭師挫。緣士卒釋兵。章刻本作戈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為空。虜謀知。用輕騎襲

破前營。延平倉猝移帳。質明軍竈未就。虜傾城出戰。兵無鬪志。竟大敗。時余在甯國。受

新都。章刻本無都字降報。遂返燕城。章刻本報返至燕已七月廿九日矣。初意石頭師即偶挫。未

必遽登舟。即登舟亦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退。章刻本作復守鎮江。余故壓彈上流不

少退。而虜酋耶廷佐。哈哈木管効忠等。遺書相招。余峻詞拒。章刻本作答之。太平守將叛

降於虜。余又遣兵復取太平。生擒叛將伏誅。然江中虜舟密布。上下信音阻絕。余遣一

僧賈帛書。由間道訪延平行營。書云。兵家勝負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况上游諸郡

邑。俱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圖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萬生靈。何詎刻。章

本有延平不但舍石頭城去。且舍。章刻本作棄鐵鑿城行矣。留都諸虜。始專意於余。百計

截余歸路。以為余不降。章刻本無必受縛。各將士始稍稍色變。然刁斗猶肅然。余欲

據城。章刻本有邑字與虜格鬪。存亡共之。復念援絕勢孤。終不能守。則虜必屠城。余名則成。

於士民何辜。而轄下將士家屬俱在舟。擬沉舟破釜勢難直。章刻本 馳欲冲突出江。

則池州守兵。又調未集。忽謀報虜艘千餘。已渡安慶。余慮其與虜值。衆寡不敵。因部勸

全軍。詣章刻本 上游。次繁昌。舊縣池兵亦至。共商章刻本 進止。章刻本 咸言石

頭師即挫。江楚尙未聞也。我以朦朧竟趨鄱陽。號召義勇。何不可者。若江西略定。週旗

再取四郡。發蒙振落耳。乃決計西上。初七。日次銅陵。海舟與江船參錯而行。未免先後

失序。余一軍將抵烏沙峽。而後隊尙維三山。所云章刻本 楚來虜艘果相值。余橫流

奮擊。沈其四舟。溺死女真兵無算。以天暮各停舟。夜半虜舟遯往下流。砲聲轟然。轄下

章刻本 官兵二字。誤為却營。起章刻本 帆解纜。衆將章刻本 一時驚散。或有轉蕪湖者。或有入

焦湖者。江西之役。已成畫餅矣。余進退維谷。遂沉巨艦於江中。易沙船。由小港至無爲

州。擬走焦湖。聚散亡為再舉計。適英霍山義士來。遮說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

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因盡焚舟。提師登岸。至桐城之黃金弻。有安慶虜兵駐守

此地。乃入山阻隘。章刻本 余選銳騎馳擊之。奪馬數十。章刻本 殺虜殆盡。遂由奇

嶺進山。一望盡危峰峭壁矣。余轄下甲章刻本 士素不慣章刻本 山行。行數日皆

躡。且多攜眷挈輜。日行三十里。余禁令焚棄輜重。而甲士涉遠多疲。余雖知必有長坂

之敗。而赴義之衆。何忍棄置。亦按轡徐行。八月十七日。已入霍山界。去縣治僅七十里

而章刻本遙。而所稱陽山寨者。直咫尺閒耳。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向多義族。

近為虜招撫。有褚良甫者。亦號章刻本義師。受虜撫無撫字符。據寨中。余令將佐

先以書往通。欲借寨屯衆。而彼已聞石頭師挫。有向背心。堅不納。然寨居險。萬夫莫能

仰攻。余遂移劄東溪嶺。思走英山。入將軍寨。但將士疲甚。偶語沙中。惟章刻本以窮

途為憂。余強起按章刻本行。占一數。四應皆章刻本空陷。余大驚。因申令詰朝早

發。是日余率騎兵前驅。但慮前有敵人。而豈意追騎之躡其後哉。余方越章刻本嶺。

後軍忽報虜奄至。急回馬。而旗靡轍亂。士卒皆竄山谷中。虜騎已當面矣。余顧左右止

二十餘騎。步兵不滿百。因勒馬高坡。以待後軍稍集而擊之。詎章刻本後軍已為截

斷。首尾不相顧矣。虜騎復合。余念鬪死無名。單騎突圍走。止一僮攜印相隨焉。嗟乎。余

之入山。非避死也。尙圖控連江。楚收河南之大俠。雲擾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奈何。孤

軍無援。鼓聲不振。卒以潰敗。東溪不為空坑章刻本者。幾希。天耶。人耶。余去敵稍遠。

而土人利散兵財。皆手挾鳥鎗。章刻本遊奕四山。余牙門將逃而復返。與余值。呼之

偕行。三人行。章刻本迴山岡間。迷失道。土人在山麓者。章刻本覘知。即趨至山椒

章刻本阻去路。余出百金為壽。土人即送余山广。期以日暮導余出。三人始變服。而余

將欲趨行下。惟恐土人之叵測也。余曰。死固余分也。藉土人叵測。吾當明言姓氏。令鼻

至建康。從容就義耳。不然者。脫虎穴矣。是蓋有命焉。及酉。土人果來導余。復裹脫粟相

餉。食畢。乘月而行。一夜走。章刻本七十里。皆羊腸鳥道。崎嶇特甚。余在馬上着靴。後

舍騎而徒。偶得雙鳥納之。實不容足。中宵涉水。履益加窄。迨曉。十指血殷。踵盡裂。余尚

踉蹌奔趨。而腹且餒。乃望門投止。謀朝炊。主人問所從來。導者答余為館師。余將。章刻本

已則買客也。皆以兵難避去。而導為之送往。因具盤殮。余為之進一七。復行。適余散兵

十許遇諸塗。見余驚喜。欲相勞苦。導恐耳目大駭。疾走。余恐迷失道。亦躡導疾走。而村

中豪傑。觀者如堵。竟相遮問。蓋村中惟聞余兵入山。風鶴甚驚。見蹶者趨者。必謂兵之

躡其後也。故執途之人而問之。導者見村中之遮余。必謂。章刻本事露。計不返顧。并

余襖被亦負之而趨。迴顧余之將與僮。尚鵠立隔溪。余既失導。章刻本復失導。不得

失道復失導

不反就。余將與僮步履倉皇。鄉音復異。村中心疑余為虜卒。敗逃益環擁索金錢。余恐

村中復

章刻本
作或

有他變。亦姑

章刻本無
亦姑二字

妄德之。且傾所有

章刻本
作傾

分贈諸人。始稍稍解

本作

去。余視其中貌厚者。俾之導行。強而後可。其人姓胡。昆季三。貌厚者其伯氏也。時

余但欲出山。達康莊。他不違計。是日又行三十里。托宿焉。逆旅主人胡族也。忽胡之季

猝至。

招其兄出耳語。已而主人咸出。余意其蹊

章刻本
作識

余行踪。必

章刻本
有行字甘心於

余也。然余已無可如何。胡却人

章刻本
作入

語余曰。君自海上來。非虜卒也。余曰。然。爾

章刻本

本作

何從知之。然則奈何。胡曰。君適在村中。不有十數人過我門乎。避余旁舍。余季問

之。知君亦海上人也。恐吾等導不力。所以來耳。然胡終不知余為何如

章刻本
作許

人也。

胡之老人。重具雞黍。為余言

章刻本
有此字

村中豪傑。向來

章刻本
作年

亦舉義旗。卒不成。受

虜殘虐。故今莫有親左足而動者。不料此番石頭師挫。君輩又敗績。吾儕不復親漢官

威儀矣。嗟泣久之。復前要盟。余易姓名里居相告。兼謀所向。僉云。須

章刻本
作當

從安慶

渡江。當余之離蕪關而趨江上也。舊時賓從歛人朱君來謁。叩其近狀。云變姓名。賣藥

於

章刻本有
安慶二字

高河埠市中。仍

章刻本
作乃

欲從余戎行。余謂事已裂矣。此行利鈍未卜。

贈以金。揮之使去。至是余憶前語。遂令胡導至高河埠。而胡亦云導至高河。能事畢矣。

余益不得不訪朱君而問道焉。信宿達高河埠。不過里許。時章刻本無已薄暮。余令

導與童子先之。問朱君藥室所在。詎意章刻本朱君別余後。他往尙未返。高河市人

見童子之問朱君也。覺有異。羣章刻本踪跡之。市中章刻本徐某金某皆款產。

與朱君善。偶從橋上聞童子之問朱君。市人之踪跡童子。亦覺有異。竟以數語解散市

人。故余得無恙。然朱君未返。無居停主。轉投逆旅。逆旅嫗亦款人。聞余爲朱君來。故止

余宿。而胡之導余者。將於次早別余歸。章刻本余俛俛無所問津。益無聊。章刻本

忽憶安慶向有賣稻船。往來江南北。必取道樅陽湖。而高河之樅陽。一水可通。遂令胡

代章刻本覓便帆。將渡江出池州。登九華山。徐圖歸計。買舟既定。舟人期亭午鼓棹。

余故暫止逆旅。而徐某金某從章刻本外入。與余聯榻坐。問余何來。余告以館穀歸

江南。便道訪朱君。逆旅中無賴子。遂詰余訪朱君胡爲者。余亦謬爲應對。而金與徐素

昧平生。語言時陰左右余。章刻本金目余起。引入空倉中。問余曰。君得母姓張乎。

余詭曰。吳姓。金曰不然。日者吾從章刻本朱某來江上。從鄰舟窺見君丰采。君固司

馬公也。業已章刻本無已字提師入山矣。何以至是。將何之。蓋金同朱至江上。余方作章刻本無作字

焚舟計。事旁午。金無從晉謁。而朱別去。金亦踉蹌而歸。以故朱與余交誼。金稔知之。而

金與朱行踪。徐固熟聞也。先一夕。余過市。金固疑之。與徐謀曰。茲二客之訪朱君。得毋

章刻本山中使者乎。盍往物色焉。故是晚之解市人。及是晨之過逆旅。殆有天幸。及見

余。徐不識也。金識之。余亦不諱告以故。金轉告徐。徐曰。江上未解嚴。誰能為蘆中丈人

者。偷疏虞。可若何。要余至其家匿之。始通姓名。備道夜來與朝來事。如此二君。其誠有

心人哉。適安慶虜兵經高河。士民畏虜如虎。盡室避村野。余不得已亦相隨避兵。至一

何姓家。亦金徐密友也。翌日虜章刻本去。金徐二人。另買賣稻船藏舟次。令何某伴余。

由樅陽出江。渡黃盆。抵張家灘登岸。而金與徐別從安慶來。相會於張家灘。灘屬池之

東流。徐之兄賣藥於其村中。故問津焉。於是由建德祁門兩山中走休寧。羊腸鳥道。較

霍山尤甚。余復病瘴。扶病而行。頭涔涔汗下如雨。形容枯槁。幾作溝中瘠矣。東建章刻本

達延袤高山。多小寇出沒。或乘夜剽掠。土人相率持兵守嶺頭。凡過客皆權金。名為禦

寇。實為寇也。余冒險奔馳。道路以目。將次祁門。江右義旅陳九思屯朱橋。村舍逋逃。商

族裹足。而獨余行行不已。

章刻本
作止

人皆怪之。賴導皆欵人。得無他。計程兩日。可抵休

邑。買棹溪行。可即達嚴陵。未至休邑三舍。輒聞有兵阻。抵郭外。果蜂屯蟻聚。闔閭盡閉。

蓋虜之叛將新復歸。僞長吏慮有變。登陴。余緣是不得入。止郭外招提。戢羽潛鱗。雖子

胥吹箎。不是過也。而耳目漸集。乘間抵城中。寓徐之諸父家。其諸父喜岐黃。有隱君子

風。余至。盛爲治具。然亦謂余館師。與其猶子善。不知爲余也。兵退。買棹嚴陵。過新安亭。

亭長呵止之。索篙師金。始放行。達衢。章刻本
作街口。有巡司麻邏卒。登舟讎察。見余將北

音。章刻本
無貌字魁梧。疑爲亡虜。持之急。徐起而與邏者。章刻本
作卒閱。而巡司適之郡。不

在麻。是以事得解。解維過淳安。已入浙矣。省會有文符插民艇。載。章刻本
有虜字兵截浮梁。

余船藏他港。不獲進。卒爲所司插去。行路難。一至是哉。余乃紆道走遂安。凡兩買棹。纒

達嚴郡。余旣入浙。晦迹益難。計。章刻本
有惟字山行可無恐。乃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赴海

壖。然鳥道羊腸。較徽州尤甚。時余將已令取道於杭。而金徐諸人。皆不諳浙道里。向者

導。導。余而茲。則余導。導。然余實茫然。問途已經。章刻本
得至二字海濱。濱海居民。咸來問訊。

遠近闐然。知余得生還矣。回首霍山奔走以來。之安慶之池之徽之嚴之婺之浦江之

義烏之天台。寧海。計程二千餘里。間關百折。何其窮也。章刻本復有追字。思向。章刻本崇明進師。而瓜步而潤江。而和陽。而太平。寧國。而徽。而池。而廬。之諸邑州。乘勝長驅。又何其壯也。然而轉瞬成敗。異勢榮瘁。殊形。是又戲耶。夢耶。余自丁亥。章刻本有迄字。已亥。前後入江。豈歲在雙魚。而一再躡。疑若有數焉。然以十五載之揣摩。簡練。既得而復失之人。壽幾何。河清難待。章刻本不亦重可慨也夫。作俟

張蒼水全集卷十二終

張蒼水全集附錄一

鄉薦經義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君子以一本同天下故大業因之時起也蓋人莫不有其本事而立之自君子則固處於日生之勢矣又甯必他道之務歟今夫倫品至殊而唯翼宣性緒者舉夫大共而其勢恆足以納天下於軌物蓋神明日茂則萬肇之源以開樸略寡文而百行之端莫越故雖操乎至約而亦可相觀以類也以今思孝弟行而犯亂不作何道之隆也意即君子豈能舍是而他務與夫君子鴻明庶績必敷責其天意然逆折之不必有其功而順習之每覺其多福則節節而懿曾不若一節之罔乖也所以君子泯其禁於至一而遂有羣相孳息之氣抑君子區觀衆類必肇定其人彞然衆酌之未免爲沿流而獨愷之適全其公溥則人人而胥匡曾不若一人之有覺也所以君子制其動以相深而因有環相會通之意然則君子亦惟務本焉而已而本立道生有斷斷不誣者天下事不有所起不能有所濟故神靈之資格頑解悖而鏡其源特建端於近類以其近者物本乎

天之情而放而準焉始有其權利君子行雖可矜不以留枝葉德雖可賜不以外模極未始不疑爲平淡而進之至於明察則經緯萬端具是矣天下理不有所尊不能有所統故辰耀之業藝極尋常而衷其要特開麗於庸經以其庸者人本乎祖之彝而推而行之始有其功名君子報所自生可以感琴瑟反所自始可以致羽干人未嘗不矜爲究圖而原之繇於敬凜則綱紀四方舉是矣而君子正非務之以表異於物也其銘之几杖與於此悟迪同焉其勒之杯棬與於此宏式訓焉觀夫怯夫慕義身不出閭而克廣其內心况君子之有倫有脊者哉而君子正非務之以尊行於己也其載之衿佩歟爲之蒸順氣焉其躡之戶牖歟爲之尙樸衷焉觀夫蒙士辨志守不離宮庭而適懷其內則况君子之無撫無教者哉是則一氣所召先率者爲能多功而大猷允升肇修者所繇寡過君子尙何他務歟抑自父兄之教不先而孝弟其榛蕪矣務本君子蓋將圖蔓固蒂以存水木之思者乎

用其中於民

虞帝不自用其知使民協於中而已夫中者舜自允執之而且以用於民彼曷嘗以知

自務哉嘗謂物情之難受齊也廣之以僉謀慮其紛紜而莫定伸之以獨斷又患其扞格而難勝唯本之於作稽而又不至過炫其聰靈天下所以服時又之猷耳如舜既好善而執其兩端矣萬幾之責而欲萃之一身則經文緯質大懼不洽於民庸乃廣集宏謀而內秉之爲心裁者外卽奉爲邦憲一日之理而欲垂諸百年雖忠箴懿獻有時不適於時宜乃參觀庶理而上建之爲皇極者下卽稟之爲民彝若是乎舜之中一民之中也今且用之矣彼其協濟哲於欽文得毋過恃其夔明而舜則謂上哲之務施諸愚人而嘗苦也勿謂民頑從星惟好勿謂民愚就日惟瞻史之所以稱順則也夫空鑑平衡哲后豈有意爲參調而羣品適協所不俟劑以五方之氣矣彼其耀光華於震且得毋自飾其亶聰而舜則謂至一之業歷諸紛途而始定矣疇爲降中稱天而處疇爲建中近帝而居書之所以紀從欲也夫詢芻采非聖人原無患其紛馳而衆方克調所不庸執爲一人之憲矣故有以參酌爲中者而不知非貞憲之度矣疆友樊友狙習各有柔剛而惟神明其意者雖持疏觀而不毗其衡引旁斷而不爽其等也所謂上有哲謀之君而風雨從象者此哉抑有以混同爲中者而不知非式敷之軌矣會極保極制事

具有幾微而唯平康厥心者卽值彝撫而不病於迂達權事而不詭於正也所謂上有化裁之主而錯綜盡變者此哉蓋總諏詢謀度隨在可以見知而必歸諸度量者用獨不若用衆之神極淺深高下觸緒可以稽中而先詳其委典者任己不若任人之大遯哉舜乎能不景思大知而服之無斃哉竊意允執厥中者堯舜相授之法也而十六字之傳又輔之以人心道心則用中云者其卽精一之旨也夫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稽器而得其情亦平施之明鑒也夫輕重長短皆有其情而藉非權度亦奚由知之哉是可爲稱施者之驗且王者之於民等勢絜量以爲意之所轉耳而實爲情之所緣故失平衡之智者事格於所懸而抱咫尺之義者力窮於所赴彼豈未明於工器之用歟胡不可引喻以鏡也大凡參劑王氣者莫過乎執方此君子有絜矩之察也而其濬於紘糾之域則非藉應圓者無以準裒益之施覽揆人情者莫貴乎司直此古人有執繩之治也而若其推於參錯之塗則非庸稱平者無以律高下之宜故權度兩者器乎要之不可不察也今夫權始亦辨之毫芒而已而推算於黃鍾爲萬事之本故王者以之

生律焉乃等其洪纖則嘉量平而鍾石準考其銖兩則宮候正而聲永依夫窳闇於大較乎昔者盛王當治安之餘而猶借關石和鈞以宣其德意遂得與掌於王府者並昭典則之垂夫亦有取於權也哉今夫度始亦謹之尺寸而已而測數於周官爲萬化之原故王者因之制歷焉乃稽其贏縮斯圭表修而算數永積其空圍斯累黍定而規式昭夫窳煩於指畫乎今之世族挾喫啾之術而猶假豆區釜鍾以達其惠澤遂得因設於量人者共察章程之合夫亦有審於度也哉所以官曲之能其端原不恃旁斷以爲安迨一入於輔相之宜而裁成悉利將所云制器以尙象者其道或出乎此也器巧之末其初亦不在外摩以爲智迨一物協於曲折之勢而本末大明所云稽器以展事者其道不由於此歟今卽以天下推之執杓而運亦足廣茲條教之風而一毫以乖遂爲輪鞅輻輳之所誤故操權度者不敢因任而憚推致之勞折衡而治亦可得其整施之序而相智相形斷在權奇質劑之所託則法權度者烏容抑牽而越公虛之量竊聞之執藝事以諫者師之職也孟子將無同乎

君子以容民畜衆

釋師象而撫衆貴養之於不試焉夫民與衆異實也容之即所以齊之矣宜君子觀象而深有取乎爾且古之設兵原以衛民也昔人謂其不得已而應之故以厓即田功者寓其流禽鹽利之意而即以載績武功者示其表貉誓衆之心自後世伍兩之制異諸鄧鄙之政而兵農始判然矣君子觀地水之象而曰民與衆未始無異名也然亦不可使有異實也以素不相習之民而戒以鈺鼓則挾不祥之器衆皆奮於技擊張克詰之威衆皆力於拘原是教之師者爲黷武之端也抑以素不相馴之衆而責以干城則墜弧矢之利民勿急其公上黜鬼置之用民勿扞其君侯是不教之師者爲玩寇之漸也此其權有所隱而事有所陰誠莫善於容畜之方矣夫師之時裒旅方旋懷桃棘者方自力於壯事而君子唯講蒐苗之節將無謂其弛備歟夫國非寢兵之足患而弄兵之足患也君子嚴黨塾之令則耕獵同乎田而精勇秉虔於步伐飲射同乎學而俊秀厲志於弓矢又孰非其成城之志也哉師之時藩封未建詠秬粳者誰共奏其敵愾而君子惟明井牧之制將無謂其忘戰歟夫國非武滿之足憂而人滿之足憂也君子篤比閭之慶則禮以治乎兵而甲冑表容於羽翟樂以行乎軍而金革寓理於宮商又孰非

其同袍之氣也哉嘗見退劉之代崧甲功高於泮水而夷氛孔熾猶薄伐而言歸若止
戈之武業濟於息事奪人豈有附土未堅致繹騷而動者乎夫民猶水也濬之則爲安
瀾斯其容之義歟又見鞠旅之世脫劍祀美於明堂而國本先搖奚采薇之治外若出
車之期典示於型仁講讓豈有地著未廣以召募而充者乎夫衆猶地也尊之則爲樂
國斯其畜之旨歟由是極容畜之經雖迎貓迎虎作之可以投戰烈而投民衆之名即
成旅成聚進之可以寄軍令彼君子豈誠無所取哉先儒有言井田爲兵法祖故國家
有事而象弭魚服卿士亦履行間虎韞龍盾婦女皆識戎事亦容畜之道得焉耳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隆解道以察時當知所以敬奉矣甚矣解至天地而物無不受其澤矣乘其時者庸何
忽諸聞之庶徵之應上究天心羣彙之升下占節序明乎時之所趨造物者啓之也然
而處瘴盈之終者極則必散而遘震盪之始者謹乃善承此古人設卦若與月令同紀
焉夫時至於解爲何如時乎前此者凝陰墜戶水泉涸而氣斂於藏則實落材收天地
亦憂其鬱而未暢而未嘗助宜之者恐干其紀也前此者農祥肆來土膏脈而機出於

穰則伏萌振槁天地亦慮其滯而未舒而未敢升長之者恐爽其候也至於解矣則雷雨始作矣恩覃霖雨蕭艾等其敷榮氣盪驚雷蕩神同於華實夫解之時百果草木有不甲坼者哉雖然祁祁之雨膏彼黍苗斯物得以滋長其丰容若將之搏擊而流澍由之摧折亦由之也然積瘁之後不先以震迅而生氣不全則撫異植而感同榮何不可仰薰維而頌歲功焉澑澑之露蔭於杞棘斯物得以暢遂其膚理若過爲鼓潤而積解由之災浸亦由之也然久塞之餘不極以降騰而亨嘉未會則啟朝華而振夕秀何不可推穹昊以察時序焉然後知解之時誠如此其大也氣霽方夷非壯猶難發六字之蒙故解有時可以糾刑而要非云過度也天地之德方應乎緩令違其時者爲之則疾焉品彙何以有廣瑞之升引義於此亦愈知匡時之非細矣因而知屯時乘滿盈之會柔剛交而草木節解故雷雨之動正以試草昧之經綸乃解時際西南之運陰陽和而草木甲坼故雷雨之作遂足介庶靈之繁祉此吾所謂解者如此夫春秋祀災異凡震雷雨雹殺草之類不勝紀豈天地之未欲解也或亦其時爲之也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本人情以爲端可斷言其所效矣夫易知易從者人情之所聚也端乎此而親之與功可環至而立効則易簡誠尙哉且夫有元后之體者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是豈可矜功虛願率己意以行之者乎蓋深父母之戴由無炷其神明而效奔走之能在不侮於矜寡所以羣心一而大順章也則且爲易知易從者計之天下形氣之倫仇后罔定耳或者聯以臂指而不動敷以腎腸而亦不歸此必上有作聰明之君也非然則尊卑之情也疎非然則君臣之體也遠及乎降大君而篤以家人之禮夫豈不躬被嘉祉乎宅命降康黎民莫違風雨之詔紀宗撫夏興王無俟雷震之文則其昭景飲醴者至矣極之省方以作樂而其情親辨俗以制禮而其性親蓋莫不函以如天之度也是以昔王十二年會朝方岳而又敘時錫福以優游嘉氣之治則見羹笠者感尹結於東都觀鶯鵲者念美人於西國易世猶親之況身沐其澤者歟天下瞻望之衆去來靡常耳或者歆之以厚利而不嚮揚之以明威而不附此必上任詐力之臣也非然其蜡索之利未阜歟非然其刑罰之禁未寬歟迄乎去其猜忍而隆以蕃輔之司夫豈不俗革風聲乎定銘迎書歸仁非關玉帛之惠立監愷史凱樂非由鐘鼓之娛

則其開誠示懷者深矣推之建國以受球而多康功經野以置畝而多田功豈真不假於配地之行也是以昔王十五國辨定風謠而又養欲給求以庶幾衆志之孚則金玉爲相四國雖遠而必依雲漢爲章六師雖武而必及家邦之相保荒服猶從之況耿揚其光者歟夫然而易知易從之至於有親有功豈逆計其效之如此者而道有相違者何可疑也蓋撫有一國者懼其威尊而命賤故必屬之以親以明人情之由而泄有兆民者恐其體異而情殊故必嚮之以功以識王道之本信乎易簡之理若是其有效也聞諸古云君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尊安是則有親有功之一鑒

天地之大德曰生

好生之德惟天地有其撰焉夫天地以生物爲心而生卽其德所由推本言之而見其大焉今夫民物之命皆基於函三而或至忘其誕育之宗將世之馮形翼氣者能無憂其顛隳哉雖然清寧之貺原不設虔劉之心而高深之撰何所外享毒之意此在天地每不以受德成其大而吾因得而指之曰生也原諸陰陽之始天地旣以分形界性者行其嘘植之仁原不欲使短折之徵並考終於福極則聽羽毛鱗介不必有局高踞厚

之思矣即稽乎壬林之後天地又以節性防淫者寓其鄂郭之度絕不忍以傾覆之情別栽培於同類則等聖頑愚慧亦可知戴昊履地之寬矣斯其爲德不誠大哉有上古之天地焉其時法令罕雜俗進康樂爲一書民皆登乎富壽之域天地已不事其匡扶故雨露之施象其仁霜霰之流象其義若無意隣於殺者而生乃安夫生安而天地之澤何普汎矣况春養秋育有降此而法其事者歟有中古之天地焉其時功利漸紛國靡生聚者十年物皆遵乎悔吝之途天地益不勝其振救故圖邴之祀告以譴泰折之享降以讐若有心閔其危者而生始全夫生全天而地之惠何休宏矣况歲和月吉有贊此而佐者者歟乃或者謂舒慘之形天下未嘗悖馳也不知人道攸虧則用違日德王事將敗斯治本月刑在王者猶不能以生而廢殺故有斷獄治兵之事况其爲樞極之朕哉蓋即以棄毀觀天地而究不失其遂生之功又或者謂哀榮之事天地亦所並存也不知四靈可畜仍不礙廢蠶三豎先殄亦無傷嶽降王者猶不克以生而矜死故有斬木伐獸之期况其在函蓋之宥哉蓋即以剝落求天地而究不爽其含生之理不然聖人亦何所取而必祖天地以爲德哉從來稱天地者曰大生曰廣生而史之頌舜

則又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吾謂其即言洽於天心亦可

附錄一終

張蒼水全集附錄二

年譜

後學全祖望謝山輯

公諱煌言字玄箸號蒼水爲宋宰相張文節公知白裔孫文節之後自滄州徙平江又自平江徙鄞居鄞九世避元季亂泛海至於高麗明初始歸故里時號爲高麗張氏張氏兄弟孝友世所稱雍睦堂者也又六世生尹忠尹忠生應斗應斗生圭章公之父也登天啟甲子

科官刑部郎

明神宗萬歷四十八年庚申六月十九日公生

有作四日者訛

太夫人趙氏中年艱於子禱漢壽亭侯祠得異夢生公故小字阿雲是年八月以後稱秦昌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公二歲

是年遼左失事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公九歲

崇禎四年辛未公十二歲

太夫人趙氏卒

崇禎八年乙亥公十六歲

補邑諸生時天下多故朝議欲重武略命學使者於經義之後試以
騎射諸生從事者新莫能中公挽強弓抽矢連三發皆貫革意氣閒
暇學使者大奇之

崇禎十三年庚辰公二十一歲

公少好黃白之學嘗絕粒運氣困殆幾斃已而游於樵埋拳勇之徒
扛鼎擊劍日夜不息忽又縱博無以償所負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
恨焉

崇禎十五年壬午公二十三歲

公舉於鄉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公二十五歲

國難報至

順治二年乙酉公二十六歲

江南失守六月同錢公肅樂起兵邑中時浙東義旗四出姚江則孫公嘉績熊公汝霖會稽則鄭公遵謙東陽則張公國維金華則朱公大典臨海則陳公函輝慈谿則沈公宸荃公奉監國至越詔以翰林院檢討掌制誥兼行人司事

錢公肅樂字希聲鄞人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事以循吏稱遷刑部郎乙酉起兵郡中拜都御史督師晉兵侍從亡入閩與鄭彩忤嘔血而卒諡忠介年四十二孫公嘉字碩膚餘姚人五世祖燧諡忠烈祖如游大學士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工部主事調職方司郎中遭讒下獄從徐忠襄授易喻年起爲九江道僉事乙

酉大兵東渡閏六月九日東浙創爲即墨之守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
戊六月二十四日卒于海外之滄州

熊公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知福建同安縣事以考最補戶科出督
上江漕糧敢言忤旨謫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原官晉吏科復與權要不合因
奉使歸乙酉起兵邑中是時江上方王諸大將皆頓兵自守縮朒不前公身提孤
旅從小疊徑發直抵海甯分營別汛浙西響應而諸將無繼之者屯兵置守而還
公軍最弱每戰多挫而氣益銳一時號爲熊兵累遷兵部尙書督師扈從入福建
拜閣學時鄭建國彩專威權與平夷侯周鶴芝交惡公票擬恒右鶴芝彩恨之彩
又與義興侯鄭遵謙相仇彩之部將李茂守琅琦與公奴子爭口蓋從亡諸臣之
室皆保琅琦元夕公以休沐至琅琦熊鄭兩家同鄉相餽茂即以合謀告彩公遂
爲所害暨幼子俱投海中

鄭公遵謙字履公會稽人僉事之尹之子倜儻任俠輕財嗜酒與東陽許都爲死
友大兵南下奄人屈尙忠至紹劉左都宗周曰凡逃官皆可斬也于守道穎字瀛

長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遂繫尙忠以待公卽出而縛殺之因謀起兵豎縛降官
斬之召故所結少年三千人與孫熊兩閣部應殺招撫使於江上迎監國至桂義
興將軍印進伯分守小壘累捷有功方王爭柄公鬱鬱不得志江上失守福州遣
使召之甫至公扈監國於長垣與鄭彩爭洋船交惡熊閣部死公不平彩恐襲已
遂誘殺之因赴海而死

張公國維字其四號玉筍東陽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大司馬相東浙尋死國難
朱公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浙之金華人也萬歷丙辰進士知章邱縣治最天啟
壬戌入爲兵科給事中轉工科又轉兵科逆奄用事出爲福建副使轉參議以病
去官崇禎三年起山東參政備兵天津適有登萊之難遂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
東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流賊焚中都禍及陵寢詔公以漕督兼淮撫攻賊以
行軍不持小節於公私囊橐無所戒謗大起御史姜琛等言之下法司勘問公以
功過不相掩請以家財募人勦寇公子萬化募材武士助之而許都變作公從
京口馳歸則許都已破東陽義烏浦江三縣進圍府城時浙撫新任未至遽接左

光先在江上推公主兵知東陽縣徐調挾舊郟誣萬化以交通有狀公以繼子
賊再被劾有詔逮治會國變而止後江上師起時則張公國維與公主金華
兩公主紹興錢公肅樂主齊波浙東之兵首推三府監國以張公輔政而公以
衛建行臺督師聞中詔至張熊二公議弗受公與錢公謂宜受之兩議各有所執
卒主張公議隆武聞亦授公閣衛公表謝張公與公分地治兵公轄金華蘭溪湯
溪浦江張轄東陽義烏武康永康而方國安等以潰兵列江上縱暴無狀國安卒
潰欲執監國以降監國航海遂引王師攻金華公堅守三月外無虬蟻子之援
於是國安以大礮攻城城中亦以火藥禦之大兵日夜濟師而城中人漸疲紛投
坑塹城遂陷公麾愛妾幼女及萬化妻章氏投井死走與郡將吳邦璿何武二人
入火藥庫中環坐公子萬化尙巷戰力盡見執有告者公子死矣公命從者舉火
頃刻藥大發如地震王師反走火止索公知在灰燼中矣

陳公函輝字木叔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越中初立公以少宗伯從事其後死節
沈公宸荃字友蓀慈谿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考選山西道御史馬阮亂政公

連上十餘疏論時政安危得失直糾士英十二大罪出爲蘇州兵備道後蹈海死
從兄其旋亦崇禎進士殉難台州時號爲二忠

順治二年丙戌公二十七歲

浙東失守富平將軍張名振守石浦棄之扈監國至舟山威鹵侯黃
斌卿不納名振乃奉監國入閩適永勝伯鄭彩至聯艦而行公留舟
山

順治四年丁亥公二十八歲

公在舟山時定西侯張名振歸詔公以右僉都御史監其軍是年松
江提督吳勝兆乞師威鹵侯欲却之右都御史沈公廷揚勸定西行
公與馮御史京第同往至崇明颶風大作全軍覆焉公閒行至海上
公有送黃金吾馮侍御乞師日本詩 按日本乞師之舉始於平彞侯周鶴芝鶴
芝者號九卒福清榕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爲盜於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
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島各有王

其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國主擁虛位政令皆聽之大將軍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禮撒斯瑪於諸島爲最強與大將軍相首尾鶴芝尋受撫得官乙酉閩中詔以水軍都督副黃斌卿守舟山其冬遣人至撒斯瑪曰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助軍將軍慨然許之期以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軍資戰艦器械自備其國之餘財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崎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皆大脩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鶴芝大喜益以珠璣玩好爲賂遣參謀林篤舞將命而斌卿止之曰監國命余尙書煌來言此三桂之續也且不見世宗之倭患乎鶴芝怒而入閩日本待鶴芝不至其意漸衰丁亥鄭芝龍降督師張肯堂乃行鶴芝之說請安昌王恭禱行鶴芝遣其義子林臯從之不得要領而還於是馮侍御京第自松江歸言曰方北都借兵時尙有東南可乘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不倫况世宗朝乃海盜耳我乞師國王其又何害斌卿乃遣其弟孝卿隨京第往至則適有歐羅巴之事初歐羅巴欲行其教於日本其教務排釋氏所謂天主教之學也日本倭佛乃盡殺之埋於土中焚其船置銅板於通衢刻天主像踐踏之

囊橐有歐羅巴物搜得即殺無赦歐羅巴精火器發擡數十里舉國來攻日本日本謝罪乃退京第至長崎島則方戒嚴不得登陸京第朝服哭於舟中會東京遣官行部如巡方者見之因收其書撤斯瑪王聞長崎之拒京第謂大將軍曰中國喪亂我不遑郵而使其臣哭於吾國國之恥也乃議發各島罪人以令孝卿待命長崎而遣京第先還致洪武錢數十萬以助軍需舟山之行洪武錢以此日本故多妓居大宅無壁以綾幔分爲私室嘗日夜各懸琉璃燈諸妓爭賽琵琶孝卿溺焉日本以是輕之出師之意中輟己丑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爲蕩湖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補陀山寺慈聖藏經爲贖則兵必發進與定西侯張名振疏請以澄波將軍阮美爲使齎經以往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舟有湛微則恚湛微故嘗犯法於日本日本法不殺中國僧有犯則逐再至則戮及同舟始知爲其所賣遂載經而還

公有和黃虎痴承制頌歷韻詩 初閩中班詔至越江干諸臣會議朱相國大典首奉詔具表稱謝錢相國肅樂言今日事宜合力不宜遽示爭端張相國國維恐

潛人心力持不可熊相國汝霖亦以爲然遂罷開讀之禮由是頗生嫌隙馬士英又搆之已而相繼失守諸軍皆至海上鄭招討成功自以福州舊宮不欲推奉監國用路相國振飛曾相國櫻計援天祐天復例頒東武四先歷以文淵閣印印之時錢相國頌魯大統歷海上遂有二朔

順治五年戊子公二十九歲

公在舟山鄞故主事華夏等乞師威鹵侯請公偕行至則事泄謀內應者被執不克而還

華主事夏別號默農鄞人爲諸生時即受知於倪文正公元璐黃文忠公道周乙酉與董主事志寧陸觀察宇燦張職方夢錫等同起兵于邑中所謂六狂生者也錢相國肅樂署爲監軍降紳謝三賓惡之謀敗其事不克遂與夏深讐夏之在江上不受官丙戌遜歸里中謀再舉時侍御京第密連慈谿義士聚衆夏與焉復爲三賓所告遂拘獄中以賂得免已而復乞師于舟山以屠主事家營弁爲應并聯李侍御王職方軍三賓聞之大懼陰竄得帛書告于巡方夏被執庭鞠詢其同謀

對曰大行皇帝造謀某見殉難諸忠臣共焉在獄神色自若遇害時夏夫人聞變絕粒夏母尙在堂夫人奉甘旨如故既聞行刑卽密語夏諸友託以遺孤時議逮及妻子林時躍詭出墮子以聞而匿其子于家夫人手杵米數斗膳進其姑因從容投繯云

公有挽屠天生兵部詩 屠主事獻宸者一名宸鄞人乙酉棄諸生走江上從熊閣部汝霖孫閣部嘉績軍時寧波尙未起兵也郡中師起復歸傾家助餉已而失守匿于曾王父大司馬之故居與華主事等謀再舉時故居已半爲營弁所踞海道中軍陳天寵仲謨者皆北產也屢邀獻宸過飲醉後感慨故國事嘆曰勿謂吾輩異國實皆故閣部史公舊將也當維揚決別時閣部各屬一印相誓曰異日無忘舊盟此爲左券即從衣領中出閣部印以示獻宸且指天曰公若能招海上軍以薄城若吾輩不翻城應者有如此日獻宸大喜會與華主事謀洩爲降臣謝三賓所告而諸父相繼被逮矣已而海師入海道孫枝秀曰海師不發矢第仰視城必有內應令諸營嚴守凡巷口市隘皆以馬兵紛馳有妄出者卽射殺之天寵等

不敢動師退獻宸遇害方庭鞠時獻宸誓死不承天寵等得無恙然天寵等左右
獻宸之力亦多

公有挽楊仲瑤廣文詩 楊推官文琦者鄞人諸生乙酉以流寓閩中得與陸武
從龍恩充貢舊例以推官用進補監紀推官丙戌與弟御史文瓚開道鄞華主事
之謀舉兵也文琦實爲介紹聯絡李侍御長祥王職方翊兩軍其後謀洩被逮時
文琦適出城不獲遂逮其父有勸之遁者曰俱亡無益文琦哭曰天下安有倡義
而陷父於理不顧而去者亟赴之抗辭不屈同華主事遇害文琦夫人沈氏亦自
縊

公有挽董若思明經詩 董主事德欽者鄞人右都御史光宏之孫大兵南下德
欽納衣領于文廟哭而焚之錢閣部起兵邑中以家財助餉華主事慈谿之獄德
欽以千金脫之方事之殷德欽與屠主事皆謂華曰人心不可知慎勿輕易託以
肺腑華性坦直卒用是致禍其時同謀十人爲首惟董主事志寧得脫辛卯死于
舟山之難王評事家勤杜秀才兆菡偕杜秀才懋俊施秀才元炆相繼遇害

順治六年乙丑公三十歲

公募軍結寨於平岡時蕭山會稽臨海天台慈谿奉化之間山師大起惟公與李公長祥王公翊軍不事劫略居民安之連破新昌上虞諸邑浙東綦嚴

公時屯兵山寨有勸農遇雨詩

順治七年庚寅公三十一歲

公年二十時監國軍潰於閩定西侯以師迎扈會諸勳鎮討威西侯殺之而奪其地因屯師焉公以所部入朝晉兵左侍兼學士

公有弔黃虎癡詩 黃肅鹵斌卿字明輔別號虎癡興化衛人甲申乙酉間累官

鎮南將軍總江北兵福州改元斌卿曾以向爲舟山叅將上言舟山形勢卽命以伯印賜劍屯其地便宜行事時張定西名振駐南田因結姻焉請用平彝周鶴芝自引斌卿猜忌而平彝慷慨下士士多歸之由是見忌而歸嘗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閩安瑞救得免斌卿怯于大敵而勇于害其同類判監軍本徹建義松江以

兵敗至舟山其將士皆驍雄斌卿忌之因鄉民之怨率而攻之監軍遇害江上失
守張定西名振護監國至不納甯國公王之仁至誘擊之得并其衆甯國將張國
柱因來爭斌卿傾師出禦勢不能當時阮蕩河進爲定西將精于水戰乃求援焉
國柱大敗而去斌卿并得其軍斌卿因說蕩湖背定西已而賀君堯等至復擊殺
之有兩王子至復殺之而奪其貲又劫義師將軍來貢船斌卿思仿南土司例世
有其土令民年十五以上即充鄉兵男子死妻即嫁其田入官年六十無子者則
收田別給口食是定西由崇明敗歸斌卿頗悔之定西積恨復歸駐南田王平西
朝先亦不得志于斌卿別屯鹿頸適蕩湖以軍飢乞糶舟山斌卿不應蕩湖怒遂
與定西平西連營時監國失閩地諸將因往迎之張相國肯堂曰將軍不奔同官
乎而與諸雄爲仇某竊危之不聽斌卿標將黃大振者海盜也以得罪奔平西勸
令攻之遂奉監國來討斌卿大懼求援于安昌王恭楫張閣部肯堂皆爲上章待
罪又議和于諸營會部將叛出洋蕩湖縱力劫之沉屍水中 按陸宇燦所作傳
盛稱斌卿之才略忠孝刻厲勤王不邇聲色力以恢復爲志并辨定西平西之事

皆以偶誤之嫌非其本心自賦卿死舟山遂不可守與前所載不同讀公弔虎癡
詩亦甚惋惜俟考

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二歲

八月聞有北師定西侯以恃險失備北兵悉抵城下定西乃分軍屠
監國北行直入吳淞欲以牽舟山之勢而舟山已陷時公從行

公有滄洲行詩 大兵之下舟山也使松江張天祿出漂關金華馬進寶出海門
而陳錦總督全師以出定海張定西自恃習熟形勢謂諸將曰蛟門天險誰能飛
渡吾坐而覆之此易事耳八月大兵試舟海口舟山人以三舟突陣獲樓船一隻
戰艦十餘馘十一人而縱之踰日天忽大霧咫尺不辨大兵輕帆直下時阮蕩湖
先詣海門請和欲以緩師大兵將誘之蕩湖適歸邀擊大兵于洋以火毬投樓船
風轉反焚其舟蕩湖面創甚投水而死遂往抵螺頭門城上方覺定西以王跟踰
而去諸將背城力鬪大兵殺傷雖衆然衆寡不敵城遂陷文臣則大學士張肯堂
禮部尙書吳鍾巒兵部尙書李向中吏部侍郎朱永祐通政使鄭遵儉兵科董志

寧兵部郎朱養時吏曹楊思任戶曹江用楫林英禮曹董雲兵曹李開國朱萬年
王璽顧鉉工曹顧宗堯戴仲明中書蘇作人武臣則安洋將軍劉膺之左都督張
名揚楊錦署衛指揮王朝叅將林志燦守備葉大俊定西叅謀顧明楫內臣則太
監劉朝諸生則林世英俱死之

公有挽張相國肯堂詩 華亭相國在舟山時內司文誥外調軍機翰躬盡瘁刻
無寢晷而吟咏之事不輟亭臺竹木手自茸灌又有寓園秋色詩礪灘鯨背之間
詩筒唱和可以觀所養矣其雪交亭者植一梨一梅開時花嘗時相接覆於事上
有寓生居繞屋皆種續斷續斷名寓木也并爲文記其事

公有挽大宗伯吳穉巒詩 宗伯晚年嘗曰吾與馬文忠世奇最善而李忠毅昇
則吾弟子錢忠介肅樂則吾門生皆死國難吾叔子福之乙酉起兵以殉難死吾
負吾君是負吾友吾負吾友是負吾子時復告老居補陀聞變曰吾從亡之臣當
死行在即入城中與張相國分城而守城陷作絕命詞曰只爲同事催行急故遣
臨行火浣衣遂自焚于學宮宗伯所著有雉幽集

公有挽朱聞玄少宰詩 朱少永佑字爰啟號聞玄華亭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晉吏部郎閩中以太常寺卿出監平夷俟軍力勦鄭芝龍無降將遣力士刺之已而不果丁亥偕相國肯堂徐給諫孚遠至滄洲晉侍郎加尙書城陷病不能起或謂之曰薙髮則生罵曰吾髮可薙何待今日遂遇害僕負其尸出郭流血不止僕號泣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耶應聲而絕

公有挽安洋將軍劉盾之詩 劉將軍盾之名世勛江寧人也丁丑進士爲人奇偉倜儻精于戰陳復好儒雅能詩福邸命以副將安撫浙東因隸肅鹵麾下果有功監國進都督挂安洋將軍印舟山圍亟世勛開門詐降內伏大砲大兵前隊爭入砲發死者千人力竭終陷自刎而死

公有挽王完勛侍郎詩 王完勛名翊餘姚人初從軍西興無所知名西興師潰翊歸餘姚私求壯士家貧授經以館穀量貲分給人感其意魯王在海上遣人授翊御史使舉兵穀結壯士十餘人起下管轉相號召浹旬得千餘人發辯士至舟山說黃斌卿同攻甯波甯波諸生華夏以帛書來告內應未幾夏等謀洩斌卿至

寧波後期歛軍退翊遂入四明與公同邵一梓李長祥等分營互應兩軍最強
以王江司餉沈調倫毛明山孫悅領募卒兩破上虞殺攝令得其縣印於是大帥
檄四明村落結團練自爲戰守大兵踰清賢嶺攻丁山翊卒死者四百人孫悅驍
歿御史慈谿馮京第自湖州軍敗閒行入翊軍屯兵于杜壘爲團練所破邵一梓
亦戰敗于下管翊乃自天台收兵還擊團練破之收散卒隨道招集得萬人使京
第乞師日本將會兵由海道入長江會斌卿弟孝卿敗其謀遂與斌卿絕攻奉化
不克戰于河泊所還入四明順治六年魯王次健跳翊往見加僉都御史次舟山
再見加兵部左侍郎時嚴我公爲招撫使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降之大兵將
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翊部將黃中道邀殺之翊謂京第曰今與我犄角惟舟山
我破舟山無援舟山破我亦孤事未可知然豈可孤乘桴之望哉明年破新昌越
餘姚拔澣山紹寧道梗大兵將取舟山惡翊反內地乃分兵二道金礪自奉化田
雄自餘姚會擣大嵐翊戰敗京第被獲于灌頂山翊至北溪爲團練所執過奉化
賦絕命詞軍府廷翰之翊不屈總兵劉進忠射之中肩田雄中頰金礪中脅不動

貫植木絕其吭乃仆毛明山暨鄞人陸宇燦購其首葬之王江及調倫俱戰死于四明山翊執後一月舟破魯王奔廈門

按順治十一年甲午張閣部會定西軍直抵金山遙祭孝陵偕王御史江等題詩蘭若中此王江豈另一人耶抑記載誤耶

順治九年壬辰公三十三歲

公復扈監國入閩延平不肯奉魯但以廩餼供之而已時王去監國號以海上諸臣皆受滇命也惟公於王不改節是年刑部公卒

公有讀史詩 初延平以閩越舊嫌不欲臣於監國然監國在長垣在健跳在瀟洲皆有諸軍護衛亦無藉于延平辛卯之後延平軍勢日盛遂執牛耳定西平夷閩安諸公皆稱絳莒而監國爲寓公矣故不得已而去尊號乾侯之辱良可悼也浙邸舊臣惟公始終一節不與延平附和公有讀史二首蓋情見乎詞矣公在海上当事防守其家刑部密遣人謂公曰吾嘗爲李通之父不作姜維之母至是病卒李徵君鄭嗣葬之城南

公有閩南行詩 是年鄭成功圍漳屬邑俱下獨郡城以援至不克成功防備門山以水之堤壞不浸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亡者七十餘萬時又遭派塚瘞餓之慘夜敲瘦骨如龍瓦聲千門萬戶莫不洞開落落如游墟墓饑鼠飢鳥白晝充斥圍解百姓存者數而指溝中白骨非其父兄即其子弟歷數告人然氣息僅相屬言雖悲不能下一淚也時有一人素慷慨率妻子閉戶一慟而絕鄰舍兒竊責噉之見腹中累累皆故紙字畫隱然鄰舍兒亦廢箸死延平陸梁海上以來沿海居民受荼毒亦至矣然莫暴於漳州之師總督陳錦實死於是役焉

順治十年癸巳公三十四歲

公在廈門時有言思文帝未死在五指山爲僧尋以敕書通問公疑其僞已而卒無可考還浙次於東甌尋入吳淞

壬辰八月前刑部侍郎王虞石至島言來自五指山思文帝實在彼爲僧初思文帝蒙難有告路相國振飛者云被執者非帝也至是皆信其言繼而勅使至廈門故臣皆不能決是年二月復遣使存問使言思文帝今離五指駐平遠不日起兵

諸臣乃具公疏請勅驗觀卒不可得

順治十一年甲午公三十五歲

公在吳淞會定西侯軍北行時諸軍直抵金山遙祭孝陵三軍慟哭
偕王御史江等題詩蘭若中南都震恐而上游人待接應者愆期不
至諸軍不敢深入左次崇明

順治十二年乙未公三十六歲

公在吳淞再合定西軍入江掠瓜州儀真抵燕子磯卒以師徒單弱
中原豪傑無響應者還軍於浙

是年延平以去年出師未盡得志乃以正月祭旗大演陸師六月祭海太演水師
遂下福之安平鎮漳州及惠安南安同安三邑墮其郭因破廣之揭陽澄海普寧
峻揭陽城毀澄普又發師下浙之舟山 國朝復遣使撫之不聽是時延平專任
閩事朝議割漳泉潮惠四郡并賜延平及其父芝龍叔鴻達等封爵令島上薙髮
延平不受 世祖初遣鄭賈兩漢大臣繼遣葉阿兩滿大臣撫之延平乘機登岸

國朝書
措餉縱橫福興漳泉之地 世祖怒安置芝龍于高俎延平不願是冬大發水陸
諸軍于揭揚應廣東李定國軍十二月攻降泉州漳屬縣十降其九泉屬邑七降
其六延平遂置六官分理庶事

順治十三年丙申公三十七歲

公在東甌間至閩中時定西侯以前年卒其部落無主者公盡統之
軍勢漸振復還秦川

順治十四年丁酉公三十八歲

公在舟山初舟山既失守延平以兵取之丙申復陷是年中朝以舟
山不可守遷其民於內公屯兵焉

按舟山自辛卯後 國朝以巴臣興守之乙未延平遣部將督諸軍圍舟山巴臣
興降丙申八月 國朝復取舟山部將之守城者俱赴水死了酉 國朝以舟山
不可守乃遷其民過海遂空其地

順治十五年戊戌公三十九歲

公在舟山滇中遣使慰勞普閣部會延平師北行已陷樂清等縣砥
羊山孽龍爲禍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羊山者海中小島羣羊
乳其上見人了不畏避然不可殺殺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
之方熟而禍作復還舟山

是年五月滇中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湖南馮雙禮副之劉文秀下四川王復臣副
之以楚事急選兵俱隸定國六月定國駐軍武岡雙禮駐寶慶連戰皆捷恐孔有
德在廣西或躡其後於是定國出新寧雙禮出祁陽分趨全州別遣一軍先趨桂
林雙禮先之全州克之與定國合軍而前桂林方發軍救全州南師畢集遂閉城
守諸軍攻入其陣孔有德自焚死踰時定國軍復趨湖南蹶敵謹王於衡州東南
大震會與孫可望構隙遂不克終劉文秀入川以乘勝不備爲吳三桂所敗復臣
死之蓋滇事大債矣 是年永歷駐驛雲南依李定國以居孫可望已降矣前年
已開緬甸爲省以沅江十一府爲總督不果 是年永歷遣漳平伯周金湯航海
晉成功延平郡王甘輝崇明伯萬禮建安伯黃廷永安伯郝文興慶都伯王秀山

祥符伯餘俱拜爵有差公有聞行在所遣使至營宣諭有感詩 自注時予官少
司馬兼學士乃自述其故官非謂是年始授也是年乃晉閣部銜故詩中有黃麻
紫綵不須多之句墓誌及諸傳俱訛

順治十六年己亥公四十歲

公在舟山尋會延平師北行以失利還海上見北征錄

公有會師東甌漫成詩 戊戌七月延平全軍北指甲士一十七萬習流五萬鐵
人八千習馬五千號十萬戈船八千相國亦以所部並發延平推相國爲監軍至
浙江攻陷樂清縣次于羊山是年五月復由溫州而上

公有次觀音門詩 是時閣部爲前軍合延平師取瓜州諸將卽欲直趨留都閣
部以鎮江實大江門戶若不先下則邏舟出沒主客之勢異矣力請先取鎮江延
平猶慮留都來援閣部謂何不遣師先搗觀音門則留都自守不暇矣延平因卽
請閣部往并以直達蕪湖爲約已而延平果克鎮江閣部次觀音門業已兩日貽
書勸乘破竹之勢疾趨留都會延平以水道進巨艦逆流留都遂得嚴爲之備

公有詩次蕪湖詩 予所遣前軍已受降詩 閣部待延平不至乃發前軍先上蕪湖而以戈船繼之遣部曲七人掠江浦大兵以不備開門走閣部乃扼浦口會捷書至前軍已受蕪湖降矣閣部乃親按之傳檄郡邑大江南北多響應者

公有師入太平府詩 太平即古丹陽郡

公有姑熟既下和州無爲州及高涇溧水溧陽建平廬江舒城含山巢縣相繼來歸詩 時閣部師所過吏民喜悅爭持牛酒進勞父老扶杖炷香挈盞漿以獻者終日不絕見其衣冠莫不垂涕閣部撫慰慇懃入謁先聖坐明倫堂長吏故官或青衣待罪或角巾抗禮攻察黜陟州如牧行部故事閣部之趨蕪也軍不滿千船不滿百至是聲勢頗盛相度形勢一軍陽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郡以絕上游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甯國以通徽州江楚豪杰多詣軍門請歸禡旗以應大帥而身往來蕪湖間實席不暇煖也

公有驛書至偏軍已復池州府詩 閣部駐軍海上最與居民相安師行所過野人童子或折名花以獻或携濁酒以迎至是益嚴軍士之禁秋毫無犯有游吳關

入剽掠者卽擒治如法遠近翕然故有歌吹已知來澤國樵蘇莫遺過田家之句
閣部整軍將取九江以留都尙未下乃貽書延平謂事久易變氣竭則喪守鎮江
諸師宜分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陽皆畿輔咽喉地必加扼塞勿使援兵得入而大
軍圍留都者日挑戰以困之勿使援兵得出俟吾四面克復收兵鱗集留都直躋
中物矣延平不能用 北征錄曰初意石頭師卽偶挫未必遽登舟卽登舟未必
遽揚帆卽揚帆亦未必遽出海乃遣人閒道致延平書勸其再戰并欲令益百艘
以爲上游之助不意延平竟棄鎮江以去其時休寧方有兵阻閣部方有戒心賴
導行皆歛人故得無恐旣入瀆安已是浙境遂由海上達海壖

順治十七年庚子公四十一歲

公在林門舊時部曲漸復來歸間至桃渚

順治十八年辛丑公四十二歲

公在林門是年滇中盡喪所有之地旁皇徼外公與海上諸臣謀結
鄭東郝李之兵一道出蜀一道出黔以牽其勢使無急進乃推吳職

方鉏南行然濱中已不可守矣

延平渡海取臺灣公力阻之不聽會沿海民居有令內徙戀墳墓者或不願往公謀以軍撓之因再貽延平書欲令回軍相應延平終不能用

公有送慕容羅子木往臺灣詩 羅叅軍子木者名綸溧陽人也海上水師提督蘊章之姪己亥閣部師入長江叅軍謁于江上指陳形勢閣部大奇之曰李清河之客也將留用之以父老固辭去既而以告延平延平使水師強起焉署爲叅謀軍事卽令從營將東下狗吳會會江師潰叅軍請再戰不聽至于涕泣乃奉其父浮海而南時閣部自蕪湖收散亡屯林門叅軍將往從之舟次三山忽遇大兵叅軍率家丁力鬪矢集鎧如蝟墜水得生而其父竟被縛去叅軍大慟徬皇滄溟間思出奇計以救其父卒不可得拔刀自殺爲人所救送之閣部行營閣部以伍胥之事慰之嘗爲詩序然叅軍每思其父輒椎胸哭至于嘔血其後奉閣部命入臺灣致書延平不聽甲辰同殉難葬于閣部墓旁

公有送吳佩遠職方南訪行在兼會師鄖陽詩 吳職方鉅嘉興人也東林復社名士乙酉謀起兵應太湖不克逃去遍走山寨海島之間嘗南觀滇中北依魯邸謁韓王于巫峽朝益藩于江西以至通城瑞昌諸營無不畢到瀕于死亡者屢焉家亦以是落晚年江上烟沈海中潮落遯迹柴桑間與閻孝廉爾梅徐孝廉枋等爲汝社游不媿謝臯父一輩 初桂王以己亥入緬至是三年李定國連戰不利公集中送吳職方黎大行皆海上所使以探消息者其冬緬人獻王明年至滇遇害然是時定國諸軍皆在徼外安得有會師鄖陽之舉按流賊將郝永忠等反正北保湖南巴東之間駐軍屯田自爲號令時有李來亨劉體仁等十三家分據興山巫山房山施州均州涪州諸寨聲勢相倚所謂鄖陽之師者也後都御史洪中丞育鼈總督湖南諸軍當桂王駐安隆時疏言十三家抗險據衝觀釁而動方今楚蜀雖失諸軍未有貳志若有征行可以兵應時蓋海上諸公之計謀結鄖師以抒滇患忠臣區區惓忱出于無可奈何事雖不成亦可憫也諸野史皆失紀賴閣部詩得以攷見 鄖陽諸師雖與桂王連和然別奉韓王本鉉爲主改元定武移

書序長幼而不稱臣滇事既平陝西總督李國英等以七將軍出湖潯分道討諸寨諸寨據險拒守癸卯來亨以疾困甚合諸寨軍力鬪四晝夜國英大挫甲辰巫山不能守育鼇死之諸寨繼破韓不終公有長鯨行詩爲鄭芝龍而作 是年十月有告鄭芝龍在高俎密謀不軌前此長江之役與其子通有詔棄市林太常時對曰芝龍爲海盜之首令行島上既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旂罔敢往來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億萬以此故富敵國其擁立隆武也非有恢復大略不過以權勢自雄而已諸大臣頗不悅隆武亦漸忌之堂廉遂積相忤又畏天兵之盛知力不能抗潛思歸欵而兩招撫洪承疇黃熙胤故皆福人因與芝龍通問許以閩廣總督之官芝龍喜于順命而兼得自莅其土也遂盡撤守禦是卽詩中所謂不望鳳凰之池但乞蛟龍之穴者也及貝勒至縱兵殺掠負約挾之而北芝龍亦大悔矣成功少爲隆武所奇既有知己之感素薄其父之有貳志遂不願去芝龍入京授精奇尼哈番甲午招撫閩島以海澄公封成功并賜芝龍同安侯爵成功不受芝龍遂入高俎辛丑被人所告終不免焉

康熙元年壬寅公四十三歲

滇中赴至公在東甌哭臨三日軍中縞素乃定策復奉魯王監國然
閩中自延平卒諸將多暮氣雖曰推奉具文而已

公有贈陳文生侍御返閩嶠詩 是時滇中報至相國哭臨三日軍中縞素遣延
平亦宰相國嘆曰所謂人之云亡者矣因貽閩南諸將書議共奉魯王稱尊號復
告延平世子以推戴之事遂具啟上詔書一道王遣陳侍御修報之侍御返命相
國復上書於是諸將復奉王監國然不過虛名而已

公有傳閩島近事詩 延平之未卒也忠匡伯張進守銅山爲部將郭義蔡謙所
挾以叛進自焚死忠勇伯陳霸守南澳延平忽得蜚語遣將討之遂入廣降世子
嗣位遂殺其世父泰泰弟鳴駿子繼緒降忠靖伯陳輝及蔡鳴雷蔡協吉蔡原楊
富何義杜輝等相繼歸命故閣部有船閃軍散之語暨于甲辰周全斌黃廷林順
等降臺灣之勢遂衰

公有得故人書至自臺灣詩 是年延平入臺灣 國朝適有遷徙之令相國使

羅參軍給貽書以臺灣遠在海外得之不足爲重而以內地兵遠出是無經略中原之志況紅夷欲乞師萬一內外夾攻思明寸土亦未可保又以沿海居民憚于遷徙東逃西竄鮮從命者若乘其機而圖之此良會也然延平以長江之敗喪氣自度無若國朝何以得臺灣爲休息之計故不聽相國之言是時盧司馬若騰王司馬忠孝徐中丞孚遠沈中丞佺期皆在延平軍中相國望其激發延平使之回軍西指故有只恐幼安肥遯老藜床皂帽亦徒然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之句

公有北回示將吏詩 按辛丑冬閣部有復曹監軍書曰弟樓遲沙關幾三月矣金盡粟空誰能爲景升仲謀者只得仍圖北返兩番鼓棹又以石尤留滯今春風至矣決計回浙亦且晚間事是閣部之北回在是年春也書中又曰沿海遷徙居民百萬生靈盡入湯火洶洶思動惜無勁旅爲之號召以致顛連莫告我輩坐視其荼毒而不能救真媿殺也時部閣欲止延平臺灣軍專略海上而延平不能用是以有同仇計左之語

公有賦行誌慨詩 溫州自戊戌爲延平所克次年江師敗歸守溫州將劉獻與
官軍戰敗績死之是後已歸 國朝今閣部詩有曰豈知魏勝壘已化李陵城又
曰行矣河梁別翻爲送離西似前此爲海軍所有而是時有以溫州降者 是詩
爲延平世子而作島事自延平沒後世子無意西出親族兵將大都望風投款以
取封爵於是朝議銳意南征合紅毛夷夾攻鄭人退守銅山官軍入島墮中左金
門兩郭收其婦女寶貨而北兩島之民爛焉世子入臺郡分諸將地頗有菟裘之
志度曲徵歌偷安歲月軍不滿千船不滿百兵甲戈矛一切頓闕相國兩詩深有
慨乎言之矣

康熙二年癸卯公四十四歲

公在東甌前年有台州鎮將張承恩者潛謀通海公以書招之至是
將窺浙東不克

是年招撫王總督趙皆以書招閣部閣部答招撫書曰執事旣啣命而來以保境
息民爲念莫如盡復海濱之民卽以海濱之賦畀我海濱之師在執事旣能捐棄

地以收人心何在海上難息蠻爭以待天命使殘黎朝歸故里則不佞夕挂高帆
矣其答總督書曰不佞功名富貴既等之浮雲成敗利鈍亦委之天命寧爲文文
山決不爲許平仲若爲劉處士何不爲陸丞相 國朝知不可屈遂收帛書

康熙二年甲辰公四十五歲

公在舟山監國卒於海上六月公遂散軍七月降校欲致公以爲功
從邏者暗中執公并及羅子木楊冠玉舟子三人公至甯波方巾葛
衣輻而入觀者如堵牆至省供帳如上賓每日求書堆積亦稱情落
筆九月七日公賦絕命詞云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
成仁萬事畢遂遇害子木冠玉舟子三人從死子萬祺先公三日戮
於鎮江夫人董氏先時被繫獄中削髮爲尼以例當徙燕因尼得免
今以再從子鴻福爲後武林張文嘉甬東萬斯大與僧超直葬公於
杭州西湖南屏之陰

公有入山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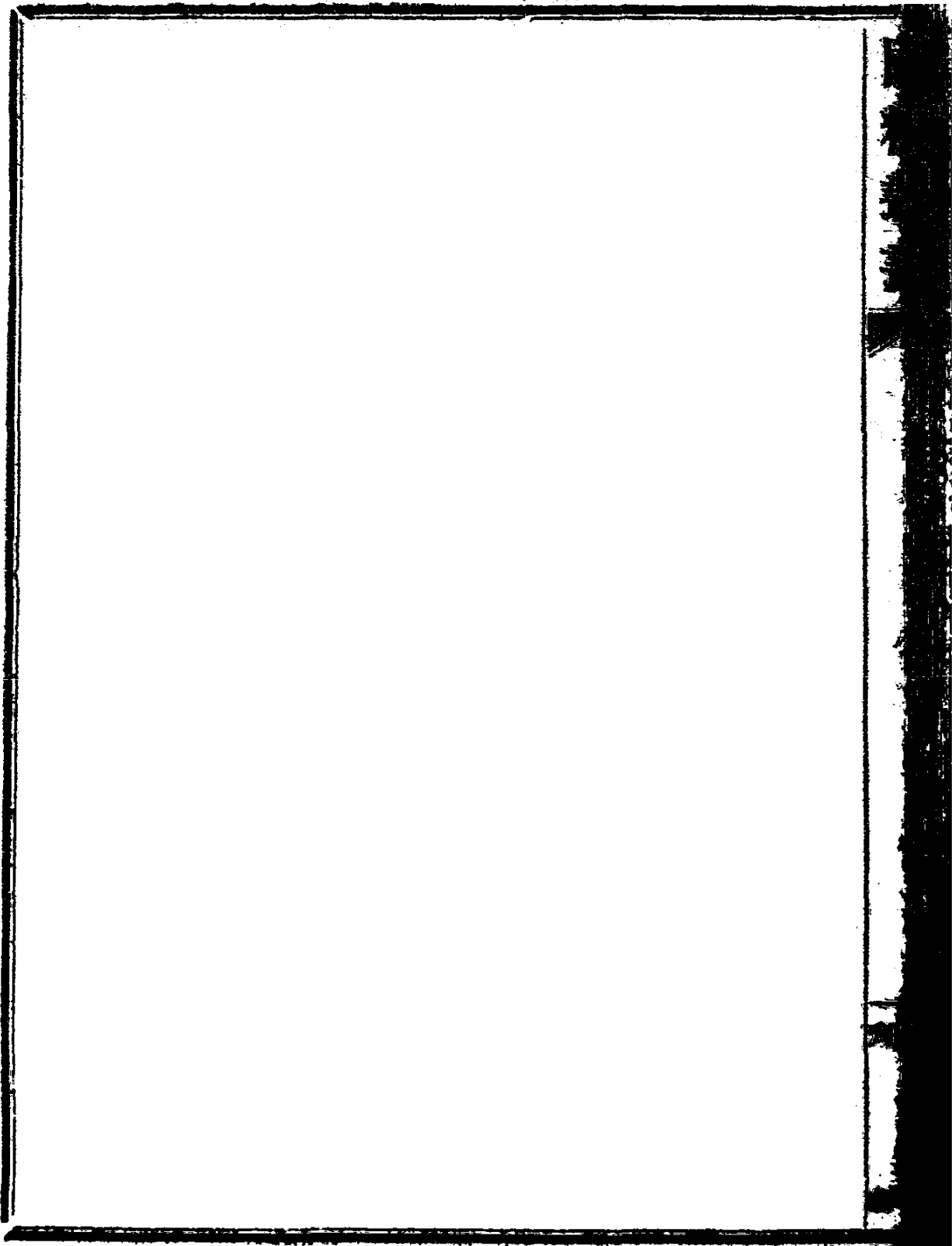
是時海上諸軍零落散亡殆盡鄭氏既入東甯祇存閣部一族然

閣部以監國尙存誓死不替是年監國薨于東甯閣部哭曰已矣吾其誰與事者遂以六月散軍入山世皆言閣部以援絕勢窮不復自持而不知使監國一日不亡則閣部一日不罷監國以是年亡閣部之命隨之可謂君亡與亡者也讀閣部之詩者尙其知閣部之心焉監國之死諸書失記以閣部之祭表定之有云十九年之旄節則甲辰矣近有造爲誣史謂鄭延平弑王於甲午是因延平不肯臣王而搆之者壬寅滇中蒙塵閣部三疏請王卽真今具在可攷也漫無證據信手捏造翻天覆地誰其是之

公有懷王媿兩少司馬徐闇公沈復齋中丞詩 按王侍郎忠孝字媿兩沈都御史徐期字復齋皆以從亡入東甯與盧尙書若騰辜都御史朝薦郭侍郎貞一徐都御史孚遠紀儀部許國爲鄭氏國老凡有大事待訪而行當時謂之七公其後並卒于島

公有過故里詩 閣部被執入鄞至張提督署徘徊四顧嘆曰此沈相公第也予二十年前曾會文于此今其子孫何在提督開中門延入請閣部東向坐曰遲先

生已久今得一見對曰國亡不能存父死不得葬今日之事但期速死提督更有
所問閣部不答時提督徼民舍爲閣部寓列卒守之有一千夫長者有心人也夜
半隔窗唱牧羊記傳奇蘇武罵李陵詞音調淒涼閣部擊節賞之呼與共坐倚歌
而和和已淚數行下提督聞之乃令諸將選優人奏樂以娛閣部至省趙總督廷
臣不見傳令獄中盛設帳具吏卒無得失禮司道府縣以總督命相繼來慰諭閣
部坐胡牀但拱手不起舊時部曲多爲幕府僚屬總督謂曰此爾輩故主也何妨
一見於是庭謁者踵至省中士民各賂守者入見



張忠烈公年譜

會稽趙之謙纂

鄞張忠烈公年譜題全先生祖望輯其書出自鄭氏鄭氏言得之姚江黃氏董君孟如修鄞志時嘗據以校正之謙乞孟如段寫以歸今反覆讀之有大疑焉全先生所箸書其弟子董秉純稱三十餘種年譜有作則見於張尚書集序然鮪琦亭集與外編所存文字於忠烈畢生志節行誼求之惟恐不盡忠烈之女爲全先生諸母行先生年十八時已從之問遺事補黃楊二徵士志記闕失糾吳星叟嘯臺集謬誤一見之神道碑銘再見之與萬九沙趙谷林書蓋至審且慎矣年譜晚出一人之書復相違異若此或謂昔信以是今知其非先生之學擇精而語詳亦必識所據依明失得之故矣有絕異者忠烈賜諡在乾隆四十一年距先生之歿已二十年

全先生以乾隆二十年七月二日卒今

既特書首簡猶可曰點竄者過也北征錄奇零草冰槎集忠烈所自作也而偵到其歲月遂易其事實何爲者也鄭氏又稱附錄詩話諦審之不類也文字孱且拙不類也抑淺夫因先生原稿久佚鈔撮成之托名焉虞後儒之滋議也不辨可也誣之不可也之謙年十三聞從祖占廬先生談忠烈懸輿被執時事忽改容而前從祖嘗哂之越六年於沈氏書攤得奇零草殘寫本七葉雖斷闕不可讀釋之略存顛末辛酉寇難復失之自乾隆中東南收繳禁書遺黎私記窮里復壁罔敢伏匿抽燬既定殘贖百一今亦半歸滅沒幸故鄉耆宿猶及此者每酒酣耳熱間述舊聞以息諧虐三十年前口耳之師默記四五雖老而健忘尙能說約略也忠烈之自序奇零草也曰思借聲詩以代年譜竊仰斯旨聞疑載疑願有述焉證諸本集期可徵信旁及異聞有資考索仍其是者去其誣罔別爲年譜一通以竟全先生之

志亦慰忠烈於九京也

明萬歷四十八年

庚申

一歲

是年九月光宗改元泰昌

公諱煌言字玄箸號蒼水浙江寧波府鄞縣西北廂人

(全祖望撰神道碑銘) 姓

張氏宋文節公知白之後

全祖望(甬上族望表)

元時避兵入高麗

全祖望文節之後自滄州徙平江

又自平江徙鄞居鄞九世避元亂泛海至高麗

以家世仕宋明初始歸稱高麗張氏

無名氏撰傳 今

稱雍睦堂張氏

高祖伯祥起家孝廉為令(族望表)知靖安縣伯祥即築雍睦堂以居兄弟者

曾祖尹忠祖應

斗父圭章

黃宗羲(思舊錄)圭章字兩如甲子舉人嘗教授余家

按公祭四叔父文曰叔父雁行有四吾父居長止生姪一人二叔蚤亡無嗣三叔

以壽終生從兄弟三人長嘉言次昌言又次德言叔父無所出昌言遂為承祧今

叔父既逝姪與嘉言俱在軍次德言尚稚弱恐不任箕裘則高曾之不祀忽諸是

姪未能報國先已亡家矣公之家世略具於此祭文又稱吾姊與吾姊丈暨一二

故交亦在不免則公尙有姊公奇零草有顯甥奔至一詩繫年壬寅詩云初聞購孺子何幸脫蘆中執手哀吾姊囊頭並若翁死生盡一別忠孝已雙窮淒絕青山外鷓啼血倍紅是公姊子惟不知其姓名公殉節後購公首者朱相玉全氏書公甥或爲一人文全氏張督師畫像記公從弟從軍海上入山以後不知所終聞有冒其名至錢唐者爲諸遺民所詰而去據公甲辰憶從弟嘉言詩秋聲蕭瑟到空山悵望驚鴻去不還離別紫荆生死際平安黃犬有無間疑相失在入山以前郵志據 國史館吳元福傳以總鎮林國梁謀內附煌言圍之國梁礮碎其船斬煌言弟嘉言詩意似未審存亡當時海島隔絕故不知確耗也則事在癸卯 母趙氏中年艱於子禱漢壽亭侯祠以六月初九日生公

(神道碑銘) 作十九日又注有作四日 父生時夢五色雲見故小字雲圃

者訛

天啟元年

辛酉

一歲

天啟二年

壬戌

三歲

天啟三年 癸亥 四歲

天啟四年 甲子 五歲

天啟五年 乙丑 六歲

始就塾 圍幼善病輒瀕死六歲就塾書上口即成誦

天啟六年 丙寅 七歲

天啟七年 丁卯 八歲

崇禎元年 戊辰 九歲

能詩 (奇零草自序)余自舞象輒好為詩歌先大夫慮廢經史每以為戒遂輟筆不談然猶時時竊為之

崇禎二年 己巳 十歲

崇禎三年 庚午 十一歲

崇禎四年 辛未 十二歲

母趙氏卒圖十二喪母父判河東離署解州篆為壯穆
故里煌言謁祠下撰文祭告以忠義自矢

崇禎五年壬申 十三歲

崇禎六年癸酉 十四歲

崇禎七年甲戌 十五歲

崇禎八年乙亥 十六歲

補邑弟子員圖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莫能中

公執弓抽矢三發三中神道碑銘

崇禎九年丙子 十七歲

崇禎十年丁丑 十八歲

崇禎十一年戊寅 十九歲

崇禎十二年己卯 二十歲

崇禎十三年庚辰 二十一歲

喜呼盧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父怒全美樟售已田爲清其
逋勸以折節讀書

(神道碑銘) 醜少好黃白之學絕粒運氣困殆幾斃已而遊於樵埋拳勇之徒扛鼎擊劍日夜不息忽又縱博無以

償所負則私斥賣其生產(全祖望穆翁先生墓志)張督師蒼水爲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狂聚窮晝極暮自其父兄以至師友皆拒之先生一見曰斯異人也盡賣負郭田三百金爲償其負而勸其折節改行穆翁諱美樟字木干其仲子公壻也避地居台州黃巖縣按公述懷詩其二有云弱齡尙遇異辟穀慕青鸞骨肉相驚涕時復勸加餐因緣悞煙火塵鞅日以攢上書獻天子索米走長安黃白之學當指此又全氏張督師畫像記乃述其族母張之言稱予年十八張年八十時爲康熙六十一年則公女當

生於明崇禎十六年

崇禎十四年辛巳 二十二歲

崇禎十五年壬午 二十三歲

舉於鄉 按是科主司為翰林院編修吳國華字葵庵南直隸宜興人吏科給事中范淑秦字通也山東滋陽人房考知諸暨縣錢世貴字聖浩南直隸

青浦人崇禎庚辰進士

崇禎十六年 癸未 二十四歲

國朝順治元年 甲申 二十五歲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流賊李自成陷京師懷宗殉社稷五月一日南都諸臣史可法等奉福

王監國明年改元宏光

大清定鼎京師

順治二年 乙酉 二十六歲

王師下江南 李介(天香閣隨筆)許定國殺高傑妻邢請於史閣部必報讐定國懼納款請兵已為鄉導時攝政王初定北都得定國乃決策南下豫王

以輕兵逕行千里直抵揚州許重熙(甲乙彙略)五月丙申開洪武門大僚統百官獻册行四拜禮請豫王進城乙巳劉良佐奉豫王令追至坂子磯黃得功中

弩自刎死良佐入其營挾福王回南京 浙西郡縣咸望風下閏六月十有三日浙東士民

競起無所期會城守以外窮鄉僻澁各自爲屯左尹（魯春秋）鄞士董志寧

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燭毛聚奎與刑部郎錢肅樂會鄉老合兵

沈宸荃馮元颺亦起慈谿十八日奉箋迎魯王監國全祖望撰（錢忠介公神道第二碑銘）

公先至肅樂即遣公迎於天台監國授公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加翰

林院編修兼官如故入典制誥出籌軍旅（神道碑銘）譜云詔以翰林院檢討掌制誥兼行人司事

傳云授檢討知制誥按魯春秋記同時並起者會稽鄭遵謙王紹美王登周賢

王襄鄭之瀚張玉鉉餘姚熊汝霖孫嘉績縣吏王翊仁和陳萬良馬雲龍道士范

大倫富陽陸方侯於潛俞文淵海寧朱大剛左尹周宗彝及弟啟琦沈陵俞元良

及兄元禮金華張國維朱大典東陽陳倉嘉興徐石麒王焜張翊嘉善錢梅海鹽

王雲衢及弟雲龍雲鳳韓萬象平湖屠象美陸清原倪長吁馬鳴雷朱大定湯雲

章崇德呂宣忠長興金鑑歸安韓茂貽王光祉德清蔡孺法蔡子標永嘉張寔孚

臨海陳函輝柯夏卿翁明英其江南江西響附者不勝書諸人或絕脰捐軀或遜

荒以死事蹟久湮今
且無能舉姓氏矣

閩中詔使至議開讀不合公請充報使入閩從之

(神道
碑銘)

順治三年丙戌 二十七歲

大軍已克浙東江上師潰(魯春秋)監國奔台州宮眷舟出定海總兵張國柱襲

楊鳳苞(南疆佚史)跋七據魯春秋今魯史江東閏位紀舟公倉卒馳歸拜父

山紀略以盜槩自到為張氏事據戴周二家未見左尹書也日兒將隨主航海竟去圍入翁洲從富平將軍張名振奉監國入閩既

至招討使鄭成功不為用公勸名振還石浦謀再舉乃偕還加右僉都

御史(神道碑銘)體云張名振守石浦棄之扈監國至舟山黃斌卿不納乃入

閩公留舟山(魯春秋)是年秋七月鄭芝龍降鄭彩入鷺門成功畫漳泉為守八月吳彩迎監國保鷺門燿言入海颶風舟覆登海島飢困待斃夢神告

日餉君千年鹿俟十九年還我詰朝果得一鹿炙食之人嘗一嚮歷旬不飢遇他

舟至獲免

順治四年丁亥 二十八藏

夏四月蘇松總鎮吳勝兆約張名振為外援（魯春秋）故都御史沈廷揚

御史馮京第與公並勸名振應之公監名振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

舟廷揚死之公與名振皆被執有百夫長導使走至公壬午房考錢

氏七日間道按北征錄云遭颶風覆舟口復歸翁洲（神道碑銘）翻勝兆

公廷揚勸名振行公與馮公京第同往至崇明颶風大作全軍覆焉（魯春秋）勝

兆與舟師期會夜中殺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號衆以待適海師礮震潛蛟舟

覆失約勝兆為中軍詹世勳所縛就法 按沈寓白華莊稿五梅公紀事略廷揚

字季明別號五梅乳名百五南都亡後斂衆舟山丁亥春統舟北上四月十四日

颶風大作舟膠於福山之徐六涇灘遂見執姪元昇麾下七百人從焉同行諸人

皆易服雜亂軍中逸去巡撫土國寶坑七百人於姑蘇婁門之季王廟廷揚檻送

金陵按察司獄七月二日受刑元昇從焉全氏撰崇明沈公神道碑銘述廷揚言

兵至必駐崇明禁打糧然後可至崇明食盡名振重違前約乃趨壽生洲打糧泊舟鹿苑五更風作舟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 大兵逆之岸上名振與煌曹京第雜降卒中逸去未嘗覆全軍也是年公在翁洲有九日陪安昌王黃虎癡張侯服張鯤淵朱聞元徐闇公沈公子昆仲登鎖山和韻詩又留節翁城同諸公行長至禮詩云幾年臥節夢金鑾綿蕞猶班舊握蘭葭管初開周甲子蔥珩重見漢衣冠嵩呼恍覺鑪香近海曙還疑扇影寒 惟有臣心冰雪淨誓將綵綫續雙丸

順治五年

戊子

二十九歲

義興餘校復起出沒林麓

(魯春秋)

公集義從於上虞之平岡

(神道碑銘) 按山寨之

起以錢肅樂在閩連下興化福清諸城華夏乞師斌卿已言師至姚張都御史當以平岡之師會可得三百人則集義從正在是年及夏六月肅樂已卒矣公撰曹雲霖詩序云戊子秋余入山寨此確證也譜以山師起公軍平岡繫已丑大誤又

肅樂之卒全氏書五月魯春秋書六月攷是年閏四月時海上未奉正朔置閏遂異耳 黃斌卿使弟孝卿隨馮京第再

乞師日本公以詩贈行

按魯春秋二次乞師日本時同行者有凌士宏公送黃金吾馮侍御乞師日本詩云中原何地足依驢惆

悵徵師日出方龍節臥持多斧客魚書泣捧豹衣郎黃河北去浮青雀滄海東回
獻白狼佇聽無衣萬里外繡弧應復掛扶

桑奇零草此詩編年戊子譜繫丁亥悞

順治六年己丑 三十歲

公屯山寨

奇零草己丑有屯兵山寨勸農遇雨詩又答上虞口令詩其端陽喜雨呈張相國鮑淵詩云海天懸符為辟兵驅來雷檄又縱橫中天雨

露天中節半夜風雲夜半晴繁露何須災異對商霖原為相公生憂民幸慰祈年

意笑把菖蒲泛酒鎗(魯春秋)是年秋七月張名振議迎監國駐台州臨壺八月

監國至舟山黃斌卿不即納王朝先殺斌卿名振遂統其軍監國諭名振總督諸

師阮進治樓櫓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張肯堂加太子太保以吳鍾釐為禮利

二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李向中兵部尚書朱永佑兵部右侍郎向中永佑自鷺門

依監國至

舟山者

順治七年

庚寅

三十一歲

公入衛舟山超拜兵部左侍郎

(魯春秋)神道碑銘名振當國召公以所部入衛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譜稱公

以所部入朝晉兵左侍兼學士按公官階在魯已授左侍郎桂藩遙授尙書旋

晉大學士全氏神道碑銘於歷官年次皆不悞惟左右字悞遂爲官止尙書以浙

督所上印文爲信鄞志辨之是也譜則左字不悞而以授尙書之年爲加閣部鄞

志遂據譜以正神道碑之悞非也碑既泥舊

制譜又無確證蓋兩家皆未見左尹書故也

順治八年

辛卯

三十二歲

公奉監國命治兵鹿頸頭

(魯春秋)九月朔

大軍克舟山公以鹿頸兵同張名振軍衛監國入閩

(魯春秋)八月大軍治舟艦從蛟門向舟山神

將江天保爲阮進先鋒以四艦迎戰定海沈十三舟餘人斷右臂縱還監國詣蛟門祭江夜半見大星從西北隕舟山無數小星隨之卽還舟山未至聞警或請取二王子長宏枋次宏棟入舟張名振曰如是恐寒守者心監國不强時舟山精銳分應南北洋越五日 大軍復出天大霧咫尺不辨阮進戰於螺頭洋風逆不得前手發火桶倉卒觸桅焚進燔進創甚躍水起之不能言瞪目怒視三日死月之廿一日也名振弟都督名揚閣部張肯堂猶樓城鍵禦歷十晝夜名振等護監國由外洋南泛監軍主事金允彥邱元吉內款言城中虛實導攻益急守者猶隨允彥子傳示四門九月一日午南門開肯堂一門皆死名揚被執不屈死戚屬五十餘人焚死監國妃張氏赴井死宮眷十三人從死一內監死井旁失其名尙書吳鍾釐李向中朱永佑給事中董志寧御史朱養時梁隆吉主事蘇兆人林之璞劉午陽董元楊鼎臣李開國郎中李國楨中書顧玠江中汜陳所學皆闔戶自焚死溫州義健林伯起張瑞初都督焦文玉及妻張同死總鎮劉世勳格關死煌言名振護監國走三沙國姓成功迎入廈門尋居之金門 按全氏神道碑銘大兵下

翁洲名振奉王親搗吳淞以牽制舟山之師拉公同行翁洲陷公扈王再入閩次
鷺門譜亦云公軍北行入吳淞舟山已陷注則稱阮進舟焚投水死名振以王限
踰而去諸將背城力鬪衆寡不敵城遂陷張督師畫像記云名振自以習熟形勢
謂蛟關天險不可旦夕下乃悉其銳師奉王揚聲趨松江以牽舟山之勢聞變遽
還則不及矣謂其輕出則可謂其奉王以逃則悞此定論也舟山同殉諸人譜注
所載尙有文臣鄭遵儉楊思任顧宗堯戴仲明武臣楊錦王相林志燦葉大俊又
顧明楫林世英內監則劉朝也楊氏佚史跋六有岐陽王裔李錫祚李錫貢錫祚
佐阮進守螺頭洋進創甚錫祚趨救亦被創赴水死城破錫貢巷戰馬蹶被獲斬
於四明又浙江通志有婁文煥舟山破痛哭拱坐海邊沙上潮至隨水湧去 又
按監國妃張氏據全氏舟山宮井碑爲陳氏鄞人楊氏佚史跋七云陳氏監國紀
年作張氏謂卽元妃之妹舟山興廢記雪交亭錄鮐埼亭集皆作陳氏魯春秋記
壬寅秋九月十七日監國魯王以海薨於金門年五十四繼妃陳氏明年生遺腹
子宏甲周支長楊王術桂今改寧靖王收養棲於東寧豈又一陳氏耶劉獻廷廣

陽雜記明宗室從鄭克塽降者九人有魯王八子朱柏後與寧靖王子朱儼鈐皆
安插湖南墾荒 公有翁洲行一篇自從錢塘怒濤竭會稽之棧多鐵翻甬東百
戶古翁洲居然天塹高碣石青雀黃龍似列屏蛟螭不敢波間鳴虎韞爭如秦婦
女魚旒半是漢公卿五六年間風雲變帝子南迴開宮殿由來蜂國仗樓船烏鬼
漁人都不賤堂怡穴鬪幾經秋胡來飲馬滄海流共言滄海難飛越况乃北馬非
南舟東風偏與胡兒便一雇輕帆落奔電南軍鼓死將軍禽從此兩軍罷水戰孤
城聞警早登陴萬騎壓城城欲夷砲聲如雷矢如雨城頭甲士多瘡痍雲梯百道
凌霄起四顧援師無鱗蟻裏創奮呼外宅兒誓師痛哭良家子斯時帝子在行間
吳淞渡口凱歌還誰知勝敗無常勢明朝聞已破嚴關又聞巷戰戈旋倒闔城草
草塗肝腦志臣盡瘞伯夷山義士悉到田橫島亦有人自重圍來向予細說令人
哀椒塗玉葉填胥井甲第珠璫掩劫灰而今人民已非况城郭觸屣跡號寧復肉
土花新蝕遺鏃黃石苔早繡缺新綠嗚呼問誰橫驅鏃兩當翻令漢土翻龍荒安
得一劍掃天狼重
醉椒漿慰國殤
時提督田雄總兵張杰巡海道王爾祿皆以書招公

不可屈

公復略書曰兩間自有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獨行其是而已區區此志百折彌堅不過恪守人倫即是深明天道又云河北羣盜皆

以興復漢室為名今日山中義師大率類此故足下得以折東招之不孝面目何如亦欲以此術相籠絡誤矣矧水陸自有長技戰守自有定謀縱以全力來勝負未可知也我輩相晤正自有期不孝未便以文山自况足下不必以夢炎輩自居爾 按是時有司亦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父書言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為徐庶他日不憚作趙苞自贖

故復書中自稱不孝云

順治九年

壬辰

三十三歲

公與張名振及義英將軍阮駿

阮進從子使人密招蕩湖進於南田併拉從子義英將

按魯春秋辛卯夏四月馬進寶

軍駿同往駿不從以露富平名振名振涕泣留之進感而止

誠意伯劉孔昭諸軍入長江登金山望祭

孝陵時上游有宿約不至左次崇明

(魯春秋)監國居金門遣名振以已意乞師廈門成功不許名振露其背

所刺盡忠報國字激之並指腹為姻得助師二萬與煌言及駿孔昭等直溯金塘

獲金尤彥磔之以祭舟山諸死事者待約失期不進題詩金山寺而還有十年橫
海一孤臣之句 按名振詩奇零艸別本誤爲公作首句橫作淮末二句遙望孝
陵應有感會將大纛抵龍津遙望句作松柏陰陰兵縞素會將作罅看抵作禡下
又注用前韻繫年甲午一作壬寅皆誤惟和張侯服留題金山原韻六首繫甲午
不誤又甲午立春日大雨雪駐師吳淞詩注會名振之師初入長江登金山望石
頭城祭孝陵時上游有宿約不至左次崇明乃追述前事語公有同定西侯登金
山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二首不繫年其一曰割雲半壁倚中流天劈東南形
勢收鐵甕潮含飛鷺嶺牙檣影撼浴龍舟畫江何代空罍鼓橫海今來駐虎游咫
尺金陵王氣在可能瞻掃問松楸正是年事也公北征錄言丁亥從三入長江登
金山掠瓜儀師徒單弱迄鮮成績皆在戊戌以前全氏神道碑銘言癸巳冬復間
行入吳淞尋招軍天台次於翁洲明年軍行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
丹徒登金山遙祭孝陵上游宿約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掠瓜州侵儀真
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翁洲按癸巳之明年卽甲午也既書明年下

復繫以甲午誤矣其云再入長江者據公甲午再入長江一詩蓋全氏因北征錄
三入長江之文而未嘗考定初入長江爲何年又不知甲午之自春徂秋二入長
江故憫其詞否則癸巳字誤然以左次崇明屬之明年於事仍不合譜則以癸
巳甲午乙未三年分紀復與神道碑銘相左又全氏撰定西侯張公墓碑直以癸
巳甲午兩入長江爲說則北征錄三入之文爲不足據矣此實一大疑案賴左尹
書於三次入江詳記始末耳左尹與於乙酉義師曾官兵部畫江之役身在行間
浙東事敗猶遯荒野又後公數十年歿雖其書不傳舉憶一二甚資考證非燕說
也 是歲公公卒於家公屯涓島 曹雲霖詩序歲在壬辰余避地鷺左雲霖在
焉歡然道故時欒欒棘人耳故不輕有贈答
癸巳春余附樓船北歸 譜注公父病卒李徵君鄴嗣葬之城南傳云既聞父亡
一慟而絕比甦不再哭念已破家殉國父死不葬妻子顛連無以存活終身不蓄
姬侍公甲午有追慕二首白國難驅人出家傾待子歸可能磨墨盾其奈冷斑衣
金革三年淚冰霜寸艸暉髮膚雖不毀猶恨故園非廿載嗟何怙長銜楛櫓愁節
旄看盡落斧鬣悔遲謀燕去巢應改烏號屋僅留在堂有委蛻無計翦青楸 按

公是年有長至志感除
夕宿湄洲禪院諸詩

順治十年 癸巳 三十四歲

公自湄島至瓊琦經南日北還入浙尋入吳淞
是年有次瓊琦謁錢希聲
殲宮重經南日弔沈彤庵
及北還入浙入吳見雪忽憶車駕南巡諸詩譜言次於東甌尋入吳淞者自閩入
吳淞海道也公癸巳除夕詩曰入歲他鄉臘鼓催鄉心捲亂鼓聲哀無情天地猶
攬甲有意山川獨畫灰兒女藏鈎離別後君臣投
壁播遷來年華如許人將老辜負春風又幾回

順治十一年 甲午 三十五歲

春正月公與名振會成功全師復入京口
公立春日大雨雪駐師吳淞詩
曰春信驚催元臘殘江梅猶帶
六花蟠屠蘇飲出冰餘冷組織光浮木末寒吹垢豈期風入夢洗兵自合雨成團
征人感荷東皇意
且逐年光奮羽翰
戰不利淹四日退軍成功復令陳六御程應蕃等協

攻崇明不克還觸吳淞關掠戰艦二百九十名振以沙船九百泛登

萊及高麗乃還秋八月公復與名振合成功所遣水軍總制甘輝再

窺吳淞

公再入長江詩曰江聲萬古似聞鼙天險依然渡水犀涿鹿亦當經再戰盧龍應復待三犁瑯弓挽處驅元武鎮甲擐來失白題兵氣至今猶

未洗自慚無計慰雲霓

遭風變旋師移攻舟山鎮將巴臣興陳虎禦之陳虎戰歿

巴臣興降

(魯春秋)成功軍入京口戰敗喪副將阮甲旋由平洋沙攻崇明是失利平原將軍姚志卓自剄死按巴臣興本名成功降始改名

年名振卒

(魯春秋)名振卒於舟山公辛丑祭名振文云甲午之冬棄捐賓客距今僅七載又哭定西侯墓詩注卒於甲午祭文別本作乙未誤

全氏定西侯墓碑書甲午卒畫像記則書乙未卒亦誤

遺言以所部付公公平岡入衛部下不滿三

百至是始盛

(神道碑銘)按成功陷舟山遭戎政司馬陳六御及義英伯阮駿守之公既統名振軍是年富在翁洲公閒居詩有云人居閒

處非佳境事到難時且放懷壽阮季友云笑我尙爲籠鷓客相期何日捧龍鱗又海上二首其一有云浩氣填胸星月

冷壯懷裂髮鬼神愁疑亦作於是時

順治十二年

乙未

二十六歲

公屯臨壘(神道碑銘)乙未成功貽詩於公謀大舉(魯春秋)乙未秋九月成
功還厦門改爲思明州議設四屯公駐臨壘陳文達駐玉環山阮春
雷駐楚山牛頭門亦置勁旅遙爲

犄角相聲應東南遺黎走集甚衆

順治十三年丙申 三十七歲

公移軍秦川(神道碑銘)丙申公軍於天台是冬軍於閩之秦川(魯春秋)秋
八月 大軍破舟山阮駿舟膠淺敗績劉永錫赴水死陳六御張

洪德自剄死楊晉爵以孤軍戰橫水洋兩日夜力竭自剄死太常少卿陸九徵被
執不屈死永錫孔昭子也 按公奇零艸自序云綴緝新舊篇章稍稍成帙丙申

昌國再陷而亡什之三是 大軍攻舟山時公當自臨壘至既破乃入閩公壘江
卽事詩其一曰倦飛無路且投閒滄海人來第幾灣真覺壺中留日月猶疑畫裡
對江山飄零蛋戶還相笑偃蹇柴門長自關閩越波濤千里關那能有夢寄刀環
又云駭浪扁舟輕似葉重圍匹馬跳如丸創深已信傷弓數痛定應愁捲土難又
夢中句云集候秋虫偏解語失途老驥亦長鳴又舟次三山云每擁塵纒欲淚潛

萍踪無禁又三山才非命世空沈族事尙因人亦強顏猿鶴秋深悲別嶼魚龍夜
舞泣間關途窮未就行藏計華髮
朝來已半斑可想見當日情事

順治十四年 酉 二十八歲

公還翁洲 (神道碑銘) 丁酉 大兵遷翁洲之民公還軍翁洲時魯王已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按公戊戌冬懷入首中潛邸一作有句云只今冷落

蛟螭窟雪夜徒吟鬼苑篇正謂此也 (魯春秋) 時海禁嚴沿海居民內徙四十里限期勿後懸田廬違限者火之徙所許借居寄食於其姻族拒者有法 公有丁

酉元旦駐

師秦川詩

順治十五年 戊 三十九歲

公在翁洲桂王遙授兵部尙書 (魯春秋) 按神道碑銘戊戌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己亥告敗滇

中且引咎滇中專勅慰問加尙書兼官如故譜於是年書滇中遣使慰勞晉閣部

又據公聞行在所遣使至營宣諭有感詩注中時余官少司馬兼學士謂自述其
故官非是年始授良然取詩中黃麻紫綵不須多句爲公晉閣部之證皆誤譜於
詩注兼侍講作學士尤誤鄴志辨己亥綽告敗滇中滇中專敕慰問爲誤以晉閣
部爲前一年事己亥則永明入緬何有往來之使是也不知全氏乃誤會公辛丑
上桂藩疏中語而以加尙書云云牽連書之故有此失若以往來之使爲疑則是
年滇使爲周金湯據公疏又有劉之清當時諸臣崎嶇險阻帛書蠟表出死入生
恒非意計所及弗可議也七月成功以師會公北行泊羊山風濤碎船復還翁洲（北
錄）戊戌隨賜姓延平王北抵羊山遇風碎舟返旆（神道碑銘）成功仍推公爲
監軍泊舟羊山羊山多羊見人馴擾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
殺而烹之方熟而禍作碎船百餘義陽王翊焉（魯春秋）成功以舟師大掠招寶
山兵部尙書煌言計資延平大力勇圖恢復舟山敗後凡大舉必與延平合議時
監國往來鷺門無定轍是年公有撫時感事詩句曰人生百歲安得有我今草
草三十九又縱橫露布浪飛書突兀星槎莽犯斗風雲縮朒帝應噴日月齊百鬼

亦吼丈夫志氣薄動名何況文章等芻狗 樂府薤露吟 赤風蕩海宇弱水羣
飛揚日月長麗天中有蓬萊鄉桓桓國虎臣據圖畫封疆火生木必焚害金自相
戕屏藩遂已撤干戈及寢皇白日竄野馬黃昏號國殤貴賤同一骨誰爲送北邙
蒿里曲 猛獸在深山藜藿亦壽考况也濟亂流干城國之寶一朝捐賓客三
軍哭孤島李代桃亦僵崩易絲愈擾吁嗟周遺民去作流離鳥路逢故鬼語死生
何草草野死媚鳥鳶水死蛟龍飽哀哉失所天人命不自保 又舟山感舊四首
一曰孤雲兩角委漁磯極日滄桑事已非隔浦青燐相掩映傍溪紅雨自霏微
檣鳥轉逐危舟宿社燕空尋舊壘依獨有采芝人尙在天荒地老不知歸三曰江阜
烽盡燧猶紅獵火歸然滿故宮樓閣總隨蜃氣散鼓鼙迸入角聲空田橫島上淒
涼月杜若洲前冷落風翹首靈

光何處是五雲應復捧南中

順治十六年

己亥

四十歲

夏五月公會成功舟師從大江突京口卽嚴家沙爲壇禱告入七里

港攻陷瓜洲直趨蕪湖

(魯春秋) 煌言以其師領前鋒開府蕪湖傳檄千里上印者三十有七時腥餘大小八千餘號大將

張茂之總五軍令嚴掠一黍者死斷鎮江鐵索城中擲輻輳齊市肆不驚商旅如故(北征錄)己亥仲夏延平以余練習江上形勢推余前驅抵崇明余謂延平崇沙乃江海門戶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不聽既濟江議首取瓜步時金焦間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礮數百位延平屬余領水軍先陸師入遂揚帆逆流而上次礮口風息流迅不得前諸艘且進且卻兩岸礮彈如雨水軍傷矢石者骨飛肉舞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得入僅十七舟而本轄則十三次早師克瓜城延平欲直取石頭余以潤州實長江門戶力贊濟師鐵甕延平慮援騎朝發夕至余謂何不遣舟師先擣觀音門延平意悟屬余督水軍往約直達蕪湖時江潮縮臍水下如駛易沙船牽挽而前未至儀真十五里吏民遮道來歸舟次六合得報六月廿四日復潤州余計潤州既下由陸逐北雖步卒皆鐵鎧難疾趨五日亦當達石頭城下卽致書張茂之謂兵貴神速水道進師遲細非策余恐後期晝夜兼程抵觀音門乃六月廿八日也艤棹兩宿戰船無一至乃發輕舟數十先上蕪

湖而身爲殿泊浦口七月朔戰不利忽一航至則轄下牽艘也乘之復戰後蘇繼
至始去而日已曛矣詰旦整師前進部曲馳報江浦已破捷聞延平止余毋往蕪
關且扼浦口撫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翌日延平亦抵七里洲商取建康而余
所遣先往蕪湖諸將捷書至矣延平謂余蕪城尤上游門戶促余旋發七日抵蕪
城傳檄諸郡邑江南北相率來歸者府四州三縣二十四焉 按是時公所部義
從凡六千人見徐孚
遠所撰奇零艸序

七月

大軍破成功於江甯誅其將甘輝余新

(魯春秋)
作日新

洪復等成功遁

(魯春秋)
海師戰桃

灣不利甘輝營被劫大戰石灰山復敗績失萬人沿江數百里舟師咸退去 (廣
陽雜記) 賜姓攻南京余新爲梁化鳳所愚遂不爲備值其壽日聞神策門攻之
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請降甘輝不屈死洪復罵而死復泉州同安人丰
姿如婦人而勇冠三軍賜姓攻漳州值劫營失思文所賜七印復獨騎自敵後入

營中挾印囊走追者至發三矢連斃三人以印反命（魯春秋）既執甘輝賁輝勳
降成功酬大爵輝傲睨曰國姓父不能奪國姓乃仗輝且輝亦安肯勸國姓也請
速死無他言怒叱日新公猶在蕪湖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等遺書招公
丈夫得死所濡忍何爲公與郎總督書略曰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爲色變
公峻詞拒之而忠貞之士則不然如僕將略原非所長止以讀書知大義左袒
一呼甲盾山立區區此志以濟則藉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故不惜憑陵風濤
之中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逾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彌堅此忠臣義士得志之秋
也即不然謝良山竹帛抗黃綺衣冠亦之死靡它豈復浮詞曲談足動其心哉乃
執事儼然以書進似以僕爲可利鈍興衰動者虎俵戒途雁奴同夜固無足怪來
書溫潤諒執事非憤憤者遂附數行以復斬使焚書適足以見不廣僕亦不爲也
按公是書集中編年戊戌據北征錄則在己亥入蕪湖後上魯監國啓亦及此
事全氏神道碑銘書戊戌江督郎廷佐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凡兩見按江南通
志順治四年設總督轄江南江西河南三省六年以後總督不轄河南會典九年
總督又移駐南昌亦稱江西總督未幾復歸江寧郎公以十一年任江西巡撫十

三年授總督戊戌爲順治十五年公方與延平入東甌舟覆復退翁洲未踰浙境
郎公爲江南江西總督已越臺涉海貽書勸降疑非事實集中編年傳寫易譌或
係後人據書中逾一紀之文而改之不知戊戌以後皆得言逾也茲從北征錄仍
繫是年既成功全師入海援絕路阻遂棄舟登岸潛行山谷復歸臨厓
（北征錄）余之按燕也兵不滿千船不盈百惟以先聲號召大義江楚魯衛秦傑
多詣軍門受約束余相度形勢一軍出漂陽窺廣德一軍鎮池郡扼上游一軍拔
和陽固采石一軍入寧國偪新安身往來姑熟間名爲駐節鳩茲實席不暇暖正
思直取九江然延平軍圍石頭城者已半月余聞之上書大略謂頓兵堅城師老
易生他變無何石頭師挫時余在寧國府報至遽返燕湖已七月廿九日矣初憶
石頭師卽挫未必遽登舟卽登舟未必遽揚帆卽揚帆必且守鎮江故彈壓上游
不少退而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遺書相招余峻詞答之又遣兵復取太平然
江上下音信阻絕余遣一僧齎帛書由間道款延平乞益百艘相助詎意延平不
但舍石頭去且棄鐵甕行矣余欲據城邑念援絕勢孤終不能守余名則成士民

何辜欲冲突出江池州守兵又未集因部勒全軍指繁昌池兵亦至共議以樓櫓
竟趨鄱陽乃決計西上八月初七日次銅陵一軍將抵烏沙峽後隊尙維三山與
楚船相值余橫流奮擊沈其四船溺死無算以天暮停舟夜半楚船遁下流礮聲
轟然轄下兵悞爲劫營起帆解纜一時驚散或轉蕪湖或入焦湖西江之役已成
晝餅余進退維谷遂沉巨艦江中易沙船至無爲州擬走焦湖聚散亡適英霍山
寨義士來說焦湖冬涸不若入山寨可持久因焚舟楫師登岸至桐城黃金彌邏
銳騎馳擊奪馬數十由奇嶺進山十七日已入霍山界陽山寨在咫尺先以書通
褚良有堅不納移札東溪嶺思走英山將軍寨將士疲甚余強起披衣行占四課
俱空陷因申令詰朝早發余率騎兵前驅而追騎躡後方踰嶺後軍報奄至士卒
竄山谷中余左右止二十餘騎步卒不滿百勒馬高坡後軍已截斷首尾不能顧
余念鬪死無名單騎突圍走止一童攜印相隨去稍遠牙門將逃而復返呼之偕
行三人紆迴山岡間迷失道士人導余乘月行夜走七十里望門謀朝炊主人問
所從來導者答余爲館師余將則賈客皆以兵難避導爲送往進一匕復行塗遇

散兵十許見喜驚余欲相勞苦導者恐駭耳目余亦躡導疾走村中豪傑竟相遮
問導者謂事露不反顧襍被亦負之而趨余既失道復失導傾所有分贈諸人稍
稍解去視其中貌厚者俾導行其人姓胡昆季三人是日行三十里宿逆族主人
胡族屬也胡之季粹至招兄耳語却入語余曰君自海上來余曰然爾何從知之
胡曰君在邨中不見十數人過我門乎余季問之知君亦海上人也恐吾導不力
所以來耳胡之老人爲余言此邨向年亦舉旂卒不成今莫敢動余謀所向僉云
當從安慶渡江余憶舊時賓從歛人朱君變姓名賣藥高河埠至高河朱君他往
未返市人見童子之間朱君也蹤跡之得朱君友徐某陰左右余令密友何
某伴余由縱陽出江抵張家灘登岸金與徐別從安慶來會灘屬池之東流徐之
兄賣藥於邨中故問津焉於是由建德邨門山中走休寧余復病瘖扶疾而行冒
險奔馳道路以日將次邨門江右義旅陳九思屯朱橋鎮賴導皆歛人得無他計
程兩日抵休邑未至三舍聞兵阻不得入止郭外招提乘閒抵城中寓徐諸父家
其諸父善歧黃有隱君子風余至盛治具然亦謂余館師與其猶子善不知爲余

也兵退買棹嚴陵過新安亭達街口邏卒登舟見余持之急徐起與閱事得解解
維過溇安已入浙矣會省符插民艇載兵絕浮梁余船藏他港卒爲插去乃迂道
走遂安達嚴郡計山行無恐後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赴海壩鳥道羊腸較徽州
更甚時余將已令取道於杭而金徐諸人皆不諳浙道里向者導導余茲則余導
導然余實茫然問途已經得至海濱居人咸來問訊遠近闕然知余得生還矣（
魯春秋）煌言師不統於鄭自請先登以是深入成功不爲聲援急全師去煌言
不得退提殘校入霍山界歷險巖衝擊死散始盡至棄騎僞爲失路賈往往得故
義健曲護之蓋是時中原婦
豎無不知大司馬煌言忠者 是年桂王遙授公東閣大學士兼官如故（
魯春秋）秋桂王遙敕仍魯王監國駐
澎湖晉煌言東閣大學士兼原官 冬築長亭鄉海塘 公山頭重築海塘碑
山負海東鄙即尾閭也有鄉民長亭吞吐潮汐民居與魚鱉爲鄰而地脉湧出贊
附一沙與龍山對峙號山頭實沮洳場也後馮袁諸姓卜築于此爲滄以濬山東
爲塘以捍海潮而族始盛其俗樹藝之外皆魚鹽爲業久之亦遂殷阜國家盛時
海波不揚邑多賢長吏濱海丸封尤鮮戎馬驛驛故上農以力田舉科蛋戶以編

晉牟益箸姓氏家禮樂而戶詩書蓋彬彬乎盛哉但邑居介山海間田阻山則多
磽恒苦嘆田阻海則多鹹恒苦潮于是鄉之人聚族而謀伐木畚土隆其地復其
障微滄海爲桑田卽鴻鹵胥化膏腴矣十餘年來義旌徧海戎服繁興民力用是
益殫家室不保違問封表由是沉潦內潰洪濤外囓向之膏腴仍歸鴻鹵桑田亦
幾爲滄海矣余自乙酉飄泊海曲迂復鞠旅于緱城外島聞之愴然曰民事寧可
緩乎乃出金五十爲倡鳩工經始義士馮某等爲之釀金錢聚土木以度其事大
抵富者輸財貧者輸力靡不奔走恐後因就故址增新防埤者崇之圯者累之闕
者修之薄者豐之自冬徂春蓋三閱月而工竣慮人情之易媮也申約以今時捐
財之多寡爲他日授田之廣狹亦可爲計及久遠者矣 公新安溪行詩 曲曲
溪流曲曲山青峯千折水千灣山亭擁霧遙疑塔水碓春雲巧作關越榜下灘雙
槳捷吳鹽到界一帆間却看兩岸楓林葉似送離愁照客顏 浮蹤同邱舍山感
賦詩 蕭瑟干戈事浮蹤已似萍半床留破席一室欠疎檣霜月窺人白漁燈入
夜青天涯知己在猶自歎丁寧

時大吏已籍公家夫人董氏及子萬祺逮繫鎮江

公有代內人獄中有寄
詩 國破已飲泣家破

復閒關自君之出矣妾媵君亦鰥兒女雖有情不在別離間上堂潔脯脰下堂代
斑爛知君驅汗馬豈敢怨紅顏吏官張羅網忠義委草管奄忽大椿謝君涉滄海
灣兀然生死魂并作蛟珠潛君行寶膚髮奔跳安所還妾自感百懼飛蓬任雙蓬
衰門既零落空閨誰貞艱哀哉并白婦終歲困狴犴非不輕微生將難實且辱圖
扉滋味惡燐青碧血殷古稱東海婦嚴霜暑路班天胡嘗夢夢莫辨玦與環如何
貫索星獨照望夫山視彼摩笄峯高名良可攀難將妾巾幗來佐君羽輪報君還
祝君旂常樹人寰 又擬答內子獄中有寄 盛年不惜別客久始懷慚我非蓬
蒿人江湖途屢淹况復避豺虎誰能解征衫孤雁自西來仿佛墜書函書中寄珍
重書外淚重緘恍見閨中秀吞聲寫素練卿今陷虎穴雙魚何從探珊瑚魂魄來
關河諒非諳棘林魑魅瘠骨肉各生嫌稚子亦囊頭狼狽影兼憶我初行役兵
戈未解嚴馳驅悲九折輾轉歲華添白雲空繚繞長此傷烏脚水鷗雖忘機安得
比鷓鴣名教自束躬柔情非所耽憐卿持門戶鼎祖心已甘豐獄有埋劍紫氣若

煙炎莫邪獨淹抑干將慘不銛神物庶終
合造化焉能殲生當挽鹿車死當駕雲轡

順治十七年庚子 四十一歲

公在臨登

是年公有上魯監國啟略曰臣萬里孤蹤一軍特立又懼旁疑他戶未敢輕達封章已亥夏於東甌晤錦衣指揮陳貴曾附疏轉達豈意

陳貴隨踪北上因南師挫衄流落江上聞今已往山東臣自入長江直奪鎮江破口傳檄而下三十餘城駐札蕪湖水陸兵至萬餘豈意藩師潰於金陵倉卒南旋臣之孤軍竟陷重地虜酋百計阻絕歸路貽書招誘遂焚舟登陸提三千餘衆轉戰千里相持二十七日終以勢孤援絕士卒罷敗臣單騎突陣竄伏山谷中由閒道徒步二千餘里賴義士挾衛始得生還海上然志猶未已力圖收燼散亡漸集奈囊空斧傾力不如心偷浙海決不可支亦當南帆一覲昨差官自思明州回始知移蹕金門之信遵養時晦尙無其地是臣所爲日夕旁皇者也臣垂翅之餘百事艱難芹曝之獻容俟後期錦衣張士魁楊澄亦經患難俱得生全現在臣營合併具報 得朱子成書詩 書來惜分手正憶皖城秋入海仍精衛還山尙關緘

參差非恨事倉卒少良謀異日傳心史孤忠冀見收
按子成疑卽高河賣藥朱君字 又重過桃渚詩 一棹天台依舊迷重來秋爽足攀躋苔衣糝髮鬢偏美
石磴鱗鱗齒未齊夢到赤城霞氣近感深滄海水聲低臨流空作桃花想愧煞仙源是武溪 復屯臨臺詩 十年兵甲滿滄洲此日迴戈又上游人去鹿場仍舊
跡秋高蟹浦足晨羞空山餓犬聲如豹失路窮黎狀似鳩自笑經營何太拙悞將
島嶼作

井州

順治十八年辛丑 四十二歲

公引軍入閩次沙關

(神道碑銘)

時成功取臺灣公遣參軍羅子木致書阻

之成功不聽

公與成功書略曰舉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業者尤在地利故晉武以獨斷而平吳符堅又以獨斷而敗於晉尉陀以僻處而據粵

劉禪又以僻處而亡於魏則人和地利審之不可不精也殿下東寧之役豈誠謂外島可以創業開基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無內顧憂庶得專意但自古未聞以輜重眷屬置之外夷而後經營中原者或謂女直起於沙漠我何不可起於

島嶼不知女直原生長窮荒適彼樂郊悅以犯難人忘其死若以中國師徒委之波濤浩渺之中拘之風土瘠榛之地真乃入於幽谷其間感離恨別思歸苦窮種種情懷皆足以墮士氣而頓軍威况欲其用命於矢石改業於耰鋤胡可得也茲懸暑徂寒攻圍未下無他人和乖而地利失也誠能因將士思歸乘士民思亂四旗北指百萬雄師可得百十名城可取矣又何必與紅夷較雖雄于海外哉况大明之倚重於殿下者以殿下能雪恥復仇也區區臺灣何與於赤縣神州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於火輪宿將碎肢體於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大可惜矣思明一塊土何啻桐江一絲繫漢九鼎今守禦單弱兼聞紅夷乞師萬一乘虛窺伺勝負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台灣者技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安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寧進一寸死無退一寸生使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於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進哉昔年長江之役雖敗猶榮倘尋徐福之行蹤思盧敖之故蹟縱偷安一時必詒譏千古觀史載陳宜中張世傑兩人褒貶可爲明鑒夫虬髯一劇祇是傳奇濫說豈真有扶餘足王子若箕子之君

朝鮮又非可語於今日也 公是年有感事四首句云筆路曾無異桃源恐不同
童女三千笑孤兒五百嘖鳩居初 滇中事急公復艸疏遣職方郎中吳鉏
得計蛋市轉生疑蓋爲成功作也

南訪兼會師鄖陽謀救滇

(神道碑銘)公孤軍襄回兩島滇中事急成功方
得台灣不能行乃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間道

入鄖陽山中欲說十三家之軍使撓楚以救滇

公陳南北機宜疏略曰臣本書

生遭逢多難自經倡義十有六年雖棲山橫海備嘗艱苦而恢復未奏但覺有罪
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蒙主上綸綽頻頒節鉞謬寄臣感極生慙憤極思奮故于
己亥五月隨臣成功直擣長江分道疾馳孤軍深入不意金陵挫衄倉卒班師臣
念上游父老夾道遮留奮不顧身持戰兩旬援絕勢孤遂至潰敗臣突圍闕行始
得完節而返復蒙主上遣監臣劉之清齎到專敕一道時臣方收燼於浙而使臣
又停橈於閩未獲具疏陳謝至今悚仄數年之間遠邇聽聞久不知天南確僞事
機得失關係非輕茲以職方郎中臣吳鉏不憚萬里閒關願得陞陳大計特具本
附奏 公有送吳佩遠職方南訪行在兼會師鄖陽詩其三曰鄖江稱斗絕咫尺
向夔門雲棧凌霄起旌旗插壁屯金貂皆上將鐵馬足中原一見隨何檄還應報

國恩 譜注桂王已亥入緬至是三年李定國連戰不利公集中送吳職方籌大
行皆海上使探消息者其冬緬人獻王明年至滇遇害是時定國諸軍皆在徼外
安得有會師之舉按流賊郝永忠等反正北保湖南巴東之間時有李來享劉體
仁等十三家分據興山巫山房山施州均州涪州聲勢相倚所謂鄖陽之師者也
後都御史洪育鼈總督湘南諸軍事桂王駐安隆疏言十三家抗險據衝觀釁而
動楚蜀雖失未有貳志若有征行可以兵應蓋海上諸公之計謀結鄖師以抒滇
患出於無可奈何事雖不成亦可憫也諸野史皆不載賴閣部詩得以考見又曰
鄖師雖與桂王連和別奉韓本鉉爲主改元定武移書序長幼不稱臣滇平陝西
總督李國英以七將軍出湖南分討諸寨據險拒守癸卯來亨以疾困甚合諸寨
力鬥四晝夜國英大挫甲辰巫山不守育鼈死之諸寨繼破韓不終 按吳佩遠
名祖錫嘉善人與於復社全氏吳職
方傳別號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

康熙元年

壬寅

四十三歲

公還軍臨鹽

(神道碑銘) 按公復曹監軍從龍書曰弟棲遲沙關幾三月矣金盡粟空誰能爲景升仲謀者只得仍圖北返兩番鼓棹又以石

尤留滯今春風至矣決計回浙亦且晚間事弟非不知兵力軍極況二阮一陳俱徘徊回閩境則聲勢更微然弟以爲寧進寸母退尺寧玉碎母瓦全其素志然也但不知果能自存否近有小詠云風髡定擬浮家去鴈足空傳屬國還又云平沙一族真孤掌可有天戈靈武間感慨係之矣

時滇中已平夏五月成功卒於台灣公三上書魯

監國不克行

公一書言春來閱邸鈔知去年十一月緬夷內變導虜入緬致我永歷皇帝蒙塵扈從宗室官員無一得免惟吉王自縊以殉李定

國入海白文選亦遁深山臣聞變之日猶謂狡虜詐傳疑信參半及四月中旬聞官春竟從鎮江北轅矣臣以爲延平藩當伸大義而至今寂寂道路謠傳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終夜旁皇恐孤島孤軍難以持久况復加以他故譬羸廷之疾胸胃轉增雜病其能久乎只今遣招撫於浙閩廣每省二人以解散海上若不及早經營則報韓之士氣漸衰思漢之人情將輟臣惟有致命以了生平所慘慘者主上羈旅島嶼不獨與閩人休戚相關且與閩海存亡相倚計閩勳鎮正在危疑不若急用收羅之術以爲擁衛之資此非欲徼福也兇禍亦宜然即未暇雲輪也圖

存亦宜然伏乞密與齊靖王及諸將帥謀之發憤為雄以慰遐邇二言臣竊
 來忽經十載百折千回壯心未已原非動念勛名特以越國義族魯邸侍從止臣
 一人尙在軍次雖乖哭庭之志尙圖掃境之功以主上養晦潛隱宜權區區之情
 盟之幽腑何期行闕洊染胡氛攀髯莫逮延平忽捐賓客秉鉞無人臣以孤軍子
 處荒壤又無蟻子之援日夜枕戈與死為鄰亦以死自誓若輕為移蹕則風鶴類
 驚仍栖滯島竊恐號召既遠復與臣呼喚不靈乞與諸將帥勛鎮熟籌妙策或揚
 帆海山或保據沙關結納忠義以絕窺伺三言去冬緬甸之變君亡臣死天下已
 無復有明室矣海上猶存一稜真乃天留碩果願島上勳貴罔識春秋大義臣實
 兵微將寡餉匱糧窮見宗國之亡而不能救幸舊主之在而不能扶中夜椎心淚
 盡繼血但得南國首為推戴臣敢
 勿協力扈從恭進膳銀差官齎獻
 秋九月監國魯王卒於金門（神道碑銘）作冬
 十一月魯王薨於台譜言魯王卒於甲辰以公表祭有十九年旄節語為證皆悞
 按魯王以甲申襲封至壬寅正十九年冬字或草書九月二字之悞十一月則十
 七日三字因冬而改當時紀載傳寫魚虎往往有此惟全氏畫像記亦云甲辰卒

與碑不合此
當從左尹書是年

朝命招撫使

按公上魯監國第一書是時招撫使每省二人在閩中則一為洪文襄承疇一為洪熙允見林氏時對記鄭芝龍事浙中招撫據盧氏宜述公

答招撫書署為答岳招撫王兵道趙督院書全氏神道碑銘又書招撫使王公皆

不簪其名疑浙中二招撫一為岳公王兵道則巡海道王公爾祿兼任其事爾祿

湖北黃陂人明進士浙江通志順治六年爾祿已任巡海道公爾與書有足下為

昭代魏科語必其人也至康熙六年海上事靖缺亦裁矣岳公無攷又是時分守

寧紹台道有王廷璧河南祥符人然守道無兵備不當稱兵道也

與浙江總督趙廷臣帛書招公公答書

凡一千七百七十餘言終不屈

公有聞族屬被逮且以告密波累親朋作宗國既飄搖家門遂顛覆感此多難生

欲泣不成哭我生實數奇乾坤方百六猘綸滿中原赤靈社已屋逋臣骨可棄豈

敢惜擊戮所悲諸父行班白櫻三木女兒與所天株連遭拳楛幸或作流人否亦

登鬼籙稚子竟何辜十載尚淹獄世離有寡妻墨幃兼緇帽國亡家亦亡我固甘

澁族邇聞告密風舊游復被錄白虹慘欲垂黃金貧莫贖天地豈不寬誰念忠義

屬惟應千秋名芬芳追王蠋破涕慰親朋安知此非福

先是公自編所作詩為奇零草至是復編其

文曰冰槎集公冰槎集引曰嗚呼此予槎上作也昔之乘槎者或為客星而入

當淒霰嚴霜不得已而棲託靈槎筆墨所及率成冰聲則是槎非貫月也亦非

星也而茲集所存又皆子晚節所作于是以冰槎名嗟乎水澤腹堅天心豈見乃

從凌陰千尺間而欲論列古今辨正夷夏不失君臣父子朋友之倫不其難哉異

日者東風解凍尙有想見枯槎中人而興

嗟者否歲在壬寅菊月朔張煌言自識

康熙二年癸卯 四十四歲

公遣使入閩祭告監國公表文有曰十九年之旄節為國不殊廿四郡之鼓

秦早慚狐偃扁舟去越敢學鷓夷又曰穆王馭駿以來歸已孤此願望帝化鶴而

猶在莫時
慰餘思

大軍已克思明島師散盡(魯春秋)和蘭內附合攻思明思明敗而金門臨壺牛

三首譜疑指溫州事又疑為鄭經作皆非也(魯春秋)言思明敗諸島多內款受

職周全斌先殺馬得功兵敗亦降詩中苦口吾同澤甘心彼喪名謂成功父子也

吹笳悲自壯擊筑和誰親謂無同調也行矣河梁別翻爲送隴西謂解甲諸人也
冰雪寒孤胆風雲怯病蹄玉關雖咫尺敢
復望芝泥謂終不可爲也當在是年作

康熙三年甲辰 四十五歲

夏六月公散軍居懸輿

(魯春秋)作花
澳一作范悞

七月提督張杰執公

(神道碑銘)
提督張杰募

公故校使居補陀爲僧以伺公會公告羅舟至不之忌也故校出刀脅之其將赴
水死又擊殺數人最後乃告之以夜半出山背攀藤入暗中執公并羅子木侍者
楊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杰以轎迎之方巾葛衣而入(魯
春秋)是月廿有三日煌言令裨將吳國華哨探至陶家尖會寧波人孫惟法伺
得之國華被創投水死舟子林姓者至死不言一火者導之執煌言及監紀羅綸
字子木勇士葉雲門者冠玉并二持槳者煌言素袍朱履就道 按無名氏錄遺
集記言云甲辰七月望後八日有客來告蒼水張公被執去矣予亟往覘之見公
方巾葛袍直至牙門外神色自若左右令公從角門進公不動杰知之令啓中門

延公入上坐此云望後八日則廿三日爲公至郡之日可信也懸輿居海中不聽朝發夕至公以十七日被執二十三日至郡非十九日左尹書廿三日執公又悞以至郡日爲被執傳聞不若親見也全氏書同執者三人左尹則書五人裨將及舟子故校姓氏全氏不詳左尹則箸之記言從死者僮舉客羅子木及童子二人鈕琇觚賸同子木作自收趙世安仁和縣志則云客羅子木僕楊冠玉等五人徐逢吉清波雜志載從死二人注阜隸葉雲侍者冠玉無羅子木子木深陽人本名綸以字行公羅子木詩序曰師指瀨水羅生謁余江上陳山川形勢余以清河客擬之然竟引去曰親在身未敢許人也余揚舡西上聞羅生應延平招從其族父軍將往吳會延平師潰踉蹌挂颿又聞羅生涕泣遮說不肯留遂隨軍道江入海未幾舟次三山猝遇鑿戰思以死衛父格鬥逾時矢集鎧如蝟墜水得生而父就縛以去羅生流離滄溟宛轉島嶼閒欲出奇計救父卒不得父生死音耗然後稅駕於予行營悲涼酸楚至於嘔血子木出處具見於此冠玉鄞人公鄉人子故家後裔父母死從之海上臨刑當事見其幼欲釋之冠玉曰司馬公死於忠某義

不忍獨生延頸就刃見無名氏撰傳又全氏神道碑銘言公被執時有王居敬黃岩人以計得脫林氏時對記曰公幕客王畏齋黃岩諸生令披緝名超遜語予云公被執前一日夢金甲神持符稱帝命召公次早向畏齋詫其兆俄有白氣一縷衝所居茅廠畏齋親見之夜半蒙難又公客徐允岩相從最久己亥入江多所贊畫延平師遁公走英霍徐亦相從幾以格鬥死公勸之祝髮伏匿山中公還海上徐復來歸見公所作徐允岩詩序附記于此

八月以公至杭州

記言越旬日檄公至省杰命以四人輿公公至城門令駐輿北向稽

首曰臣志畢矣復向城拜曰某不肖徒苦故鄉父老二十餘年有辜屬望又再拜曰自此不復見張氏家廟矣道旁數千人無不流涕按盧氏宜曰公少白哲後

乃高顙長髯嶽嶽千仞宜家去公宅僅三四十武幼時猶及親公色笑知之最詳

亦最確總督趙廷臣羈公於請室按傳云至武林處於舊府陳景鍾清波小志補云送居蕭寺公上總督書亦云羈留旅邸

則未嘗置之淫犴也(魯春秋)煌言至武林總督高其義禮延之煌言抗賓座拱手曰昨蒙尺一下及賦性拘執不知悔悟致煩使者左右進茶搖手曰從不知此味或覆以衣必不可譜注云至省總督不見傳令獄中盛設帳具吏卒無得失

禮司道府縣以總督命相繼來慰諭閣部坐胡床但拱手不起（神道碑銘）時都
曲內附者皆得來慰問官吏願見者弗禁杭人爭賂守者入見或求書公亦應之
公與趙總督書曰昔宋臣謝枋得有云大元制世萬物維新宋室孤臣尙欠一
死竊以疊山業經市隱賣卜可以遠害全身而元參政魏天祐必欲招致之乃疊
山有死無二招之不來餽之不受卻聘書尙存可攷而知也卒觸天祐之怒執以
北去疊山遂不食死未嘗不嘆古人守義之堅殉節之篤也某今日南冠而繫視
疊山所處已自不同而台下尙欲貸其餘生屢責貴屬存注有加嗟乎此固臺下
衰忠錄節之盛心較之天祐奚啻霄壤顧某自律必不因此苟延旦夕也每思慷
慨引決館伴防閑嚴切不克自裁絕粒三日迫於貴屬勸勉稍稍復食他人聞之
寧不以某寡廉鮮恥晚節可嗤哉揣臺下之意不過謂某生膏斧鑕始足爲忠義
者之戒殊不知大丈夫冰輕鼎鑊慷慨從容原無二義猶記去歲華函見及某之
報書有寧爲文山之語非但前識蓋齋心舉念時早已辨此至今日敢有食言自
古廢興屢矣廢興之際何代無忠臣義士何代無逋臣處士義所當死死賢於生

按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公葬雷峯之右至今有包麥飯而祭者梁玉繩督記乾隆
壬子杭人勒碑表其墓錢廣伯弔忠烈一絕云華表何年立豐碑此日題從教機
采者不到邵墳西廣伯名馥海寧州布衣有小學童遺稿嘗爲張忠烈公墓募田
說略曰蒼水張公就義之百十三年 皇帝命廷臣撰勝朝殉節錄公得諡
忠烈壬子季秋與同人樹碑墓上春秋祭祀居省垣者以時舉行費率捐於臨期
恐久而或輟也莫若同志各隨願力輸銀置間田每歲所入納糧奉祭外爲積累
以廣祀產則公之享祀不替而祀堂坊表可次第舉矣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
好義之士其樂此盛舉乎慈谿鄭勳年譜跋云公葬七十餘年道士吳乾陽脩復
墓道壬子鄞萬斯大之孫福謀立石墓門海寧陳鱣大書曰 皇清賜諡忠烈
明兵部尙書蒼水張公之墓勳等輸財設祀春秋薦以蘋蘩

附錄二終

0

4172